

新島文化事業公司・三版



方北方著

遲亮的早晨

洪天賜教授捐贈

長篇小說

遲亮的早晨

方北方著



新島文化事業公司

1963 · 10

遲亮的早晨

方北方著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Sima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80, Corss Street, S'pore-1.

Tel: 77348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15號



版權所有・嚴禁翻印

1957年7月港初版0001—4000本

1959年1月續再版4001—6000本

1963年10月星三版6001—8000本

32開本40字×15行×256頁合計153,600字

每冊定價港幣四元

三版頭記

這時是夜色陰沈的時分。

窗外的椰林在狂風暴雨無情的鞭撻下，緊張地發出慘呼、怒吼！我沒有絲毫畏怯的感傷，因為我校完了三版的「遲亮的早晨」後，不但呼吸到抗戰時代的空氣，而且聽到雞鳴報曉，生命力頓覺旺盛了許多，於是使我產生了以下的感想：

我覺得在自己出版過的九種長短篇小說中，「遲亮的早晨」是比較可愛的一種。我喜愛它，不是因為它的銷路好，也不是因為它具有滿意的寫作手法，更不是因為它的內容概括了中國抗戰時代的某一個階段。

「銷路好不見得就是好書。」

我同意這一句話。不過自以為沒有違背良心而能把握着正確的主題，然而又得不到讀者的歡迎時，那麼所把握的主題可能是違反了多數讀者的願望了；比方引導讀者走入邪途與歧路，或以「藝術第一」為目的。在這種情形下，對於自己的寫作態度，是有檢討的必要的。同樣的：滿意自己的書，往往可能認為自己的創作手法正確；但自己的看法畢竟是主觀

的，所以我必須嚴正地自我批判。

在決定一本書的內容時，同時也已經決定了它的讀者對象了。一本以消閒與趣味爲主的書，它的讀者，主要的當然是有閒階級；一本指示人生向上，具有積極意義的作品，它的讀者，當然多數是朝氣蓬勃的青年學生。因爲作者對事物的觀察與感受以及對事物的傳達，處處都會注意到讀者羣所發生的關係；要給讀者傳達作者的觀察與感受，必然的是採取適應這種認識與理解的表現手法。

我當然不忘記走這條創作道路，可是我是否有積極的傾向，我必須再三檢討的！

只有在三校本書時，我覺得自己的靈魂是純潔的：雖然文事劣拙，却能忠實地把這時代裏的殘暴與善良；新事物的萌芽、蛻變、成長；舊事物的頹敗、分崩、絕滅；少數人的鑽營、盤剝、荒淫無恥；多數人的貧困、飢餓、莊嚴地工作；以及人與人的互相輕蔑、踐踏，和弱者的哭泣、慘呼、怒吼、暴叫……等一切複雜的樣相構成了它的畫面。

這，就是所以我喜歡本書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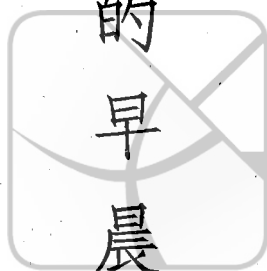
方光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如果冬天來了，
春天還會落在遙遠的彼方嗎？

——
雪萊 Shelley

遲
亮
的
早
晨



昨夜，當我要上牀睡的時候；吳素芬來我家告訴我說：她要到廣州去了。我聽後百感交集，終夜反側牀上；胸口像被笨重的東西壓住一樣，很久很久說不出話。窗外連夜北風呼呼，我的心就給風凍冷了。

今晨，天色才朦朧，吳素芬便來敲我的門環。原來她是來向我告別的。

她今天穿著的是工人服裝，看去相當樸素，樸素得令人起敬。

她的三十的年齡，以及連年來的多憂善感，固然使她失去了年青活潑的姿色，但是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吳素芬，一時却恢復了無比的活潑而變得年青了。

她一手攜行李，一手輕輕推着小牛靠近我；然後自己也蹲下，又輕輕地拍着小牛的肩膀說：

『小牛，你要乖乖，聽表叔的話。媽去省城賺錢，錢一入手，媽就寄回來給你買魚吃，做新衣穿。乖乖囉！媽要上車去了。』她摸摸小牛的頭顱，然後將那快要溢出來的眼淚收斂回去，才站起來，對我發出一種出於禮儀上的微笑，接着又說：

『表叔，這幾年來，蒙你照顧，給我們母子很多幫助，不然我們真不知要流落到何處去。現在又要將小牛放在你身邊累贅你，今後對於你的恩惠，我不知道要用什麼來報答？』她的話有血、有淚，慢條斯理，一句又一句，像小石子似的投向我的心。……

但是我聽得出她口裏那許多還要說下去的話，却像被什麼東西哽住了一樣，只有滿腔熱淚，勉強裝着興奮地向我微笑。

所以，我對她說：

『現在不必談這些客氣話了。祝你一路平安，到省城後找到了工作，認真苦幹下去，將來一定有前途的。至於小牛的生活，我自當小心料理，你用不着掛念……不過以後要常常寫信給我們。』

對於一位認識已有十年，相處已經六七年，而驟然離開要到遠方去的青年女子，我何嘗不會感慨萬千。惟在生活的鞭策下，以及時代意義的啓示上，我自然應該鼓勵她上進。雖然我還有很多話想向她說，無奈街口的汽車，已經「虎虎」地催客人上車，於是我們只得在說不出話的空寂中分別了。

我牽着小牛的手，在街口目送着她上車。靠着車上的燈光，我看見她的眼淚終於滴下來了。

最後，她舉起手向我們說：『回去吧！』

我却像沒聽見似的，直至車在朦朧的霧氣中消失以後，精神才逐漸恢復常態。

回到家裏，吳素芬的影子還貼緊我的腦壁，小牛更流着淚水，十分哀怨地蹙着眉。我的心湖，直被小牛由哀怨滴下的淚水，激起了破碎的漣漪。

.....

很久很久，房裏的空氣宛如被抽去了一樣，但窗外還是刮着呼呼的北風。稍後，隨着天色的清朗，我才逐去由悲哀放下的空寂，問小牛說：

『你覺得你媽可憐嗎？』

『可憐！』小牛拭去臉上的淚珠。

『爲甚麼？』我十分同情地又問他一句。

『媽整天悲哀地流淚。』

『你媽爲甚麼會流淚？』

『找不到爸爸。』

『你爸爸到那兒去？』

過了好久，他才答我說：

『聽說是失蹤了。』

『你爸爸爲什麼會失蹤？』

『不知道。……』他低下頭去。

『那麼有機會時，我將經過講給你聽吧。』

於是，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十六年前。

我那時候才十六歲，在家鄉修完高中課程後，便和表哥張逸人赴廣州投考中山大學。我們出發以前，雙方原已決定寄宿在校內的。後來，不知道表哥受了他那在廣州做生意的伯父——張世芳怎樣慫恿，忽然改變了主張，要我和他在校外另租地方居住。他們的理由是：校外需費可以節省，行動比較自由。當時我的年紀還輕，道不出主張，當然不會表示異議。

話說回來，表哥本來也可以住在他伯父的家裏的，但是因為張世芳的生意門面不大，地方狹小，加以家人衆多，負累又重，另一方面也因為我的口食的關係，他爲了要減輕負擔起見，所以慫恿姪兒與我另外租地方住，這樣也可以減少我們入學一時應繳的膳宿費的負擔。因為我們兩人，逐月的需費，是全要靠他先行墊出，然後結算若干，才由家鄉父母匯來還給他。

一星期過去了。當入學的手續辦理清楚後，我們就由張世芳的家搬出來，遷居到由友人介紹的、離中大石牌不遠的一座樓房去。

那是一座舊式的小樓房，地方倒是清幽，光線也十分充足；惟屋裏的人丁稀少，除老主人和他的女兒以及一老年的女用人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人同居了。

經過三天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們由那介紹房子的朋友口裏，才知道屋主是湖南人，行伍出身，姓吳名春山。他早年隨北軍入粵，官至團長，發過一筆橫財，後因在觀音山某役中大吃敗仗，備受上峯責罰，憤慨而脫離軍伍後，便購置了這座樓屋。

因爲吳春山年已四十餘了，所以自購置樓屋後，便時時覺得有立即娶妻的必要，因此在朋友之間，常常透露出急欲物色妻室的意思。

不久，有位湖南籍的青年同鄉，帶一年約廿七八，裝扮入時的青年女子，親到吳家來作自我介紹的求親。他倆自稱是兄妹，說他們自父親生意失敗過世後，便孤苦無依；如今女大當嫁，承父命囑配給同鄉，所以前來作自我介紹。

那女子姓李，名愛芳，年雖廿七八，姿色還雅麗過人。

吳春山一見之下，甚是滿意，幾乎有相見恨晚之慨。據他當時向人表示：他是有些年歲了，正需要娶位年紀相當的女人。因爲近了卅年紀的女人才懂得世故，所以他對李愛芳的身世來歷，就不甚求詳，一口答應這個婚事。於是數日後，就和她草率成婚。

婚後，吳春山滿臉春風。因爲新娘子婀娜多姿，對丈夫體貼入微，而吳春山看她溫柔賢

慧，更十分愛她，所以新婚燕侶，雙宿雙飛，感情幾如膠漆。

但是，好景不常，人的感情容易昇，當然也容易降。

就在新婚一月之後，是石牌郊外的北風刮得很緊的一個早晨，吳春山正在甜睡的時候，李愛芳竟帶着衣飾，偷偷地溜走了。及等他醒來後，李愛芳已經無影無蹤，直到他發覺衣櫃裏的首飾不翼而飛了，才深悟到李愛芳原來是藉意捲逃。

後來吳春山經過幾度調查，結果證明李愛芳是有夫之婦。那位自稱是她哥哥的青年，就是她的親丈夫；她之所以嫁給吳春山，正是他們夫婦合作串成的騙局。

因爲那青年是吳春山過去一個部下的朋友。他們知道吳春山身邊擁有來歷不明的金錢，而且是風流人物，如今既急欲娶妻置室，以其平日爲人之馬虎，對於妻室也不外只求一時合眼而已。所以爲了騙取吳春山的金錢，那青年便利用妻子犧牲色相的勾當，引誘吳春山入局。結果不出他們所料，吳春山終於受騙。

李愛芳得手後，和她的丈夫已逃之夭夭。吳春山便無法找回損失，好在所損失的財物不多。因爲另一支重要的鎖匙，吳春山還是自己帶在身上。因此對於被捲逃的損失，他也不想加以追究了。

半年後，吳春山又娶親了。新夫人又是湖南人。但新婚之後，湖南夫人忽然中毒死去，

甚至連累到他大吃官司。後來官方雖得到證明是遭人暗殺，而兇手不久也告落網，但事情已弄到吳春山心灰意冷，掃興萬分。

自此以後，吳春山已是萬分消極，每日除逛逛公館外，再也不想結婚了。但風流人物的心，畢竟像海洋一樣，不會永遠風平浪靜的。

果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由友人的介紹，他認得了一位商人——伍仲年後，他的平靜於一時的心潮又告不平靜起來了。

伍仲年是個在商場初遭失敗的商人，自生意失敗後也就更有時間跑公館，原因是希望在公館裏找到挽救事業失敗的機會。後來他除知道吳春山身邊多金外，並認為吳春山的爲人馬虎豪爽；心想假如與他結交得好，日後對自己的事業不會沒有幫助的。所以他對吳春山極感興趣，儘力所能討好吳春山，應酬他，歌頌他，奉承到吳春山也覺得伍仲年的爲人甚好。後來甚至時常邀請吳春山去他家裏宵夜，款待週到，情如兄弟。

吳春山呢？年來因婚姻發生波折，廣東方面又少有朋友。因此在消極之下，忽遇多情慇懃的伍仲年，自也樂意與他交遊。時日一久，他看到伍仲年，上至公婆，下至兒孫，天倫之樂融融，不禁歎羨萬分。一想到本身的處境時，不免又萌起置家的念頭來了。於是不久便向伍仲年提出物色對象的意思。伍仲年聽後十分同情，他願意代爲物色一位適合的對象。

三天後，出於吳春山的意料之外，伍仲年所介紹的，原來是自己的女兒——伍素琴。

吳春山知道伍仲年的意思後，除一時感到稍微難爲情外，當然毫無異議地向他表示感激。

於是吳春山與伍仲年，雙方由走公館的關係而認識，進而結成相知的朋友，再由朋友的關係而變成女婿了。

可是伍素琴的本意，却不願嫁給吳春山。當然囉，女的還這麼年青，男的却有那麼高的年紀了。以現實論，吳春山是性情暴躁的軍人，伍素琴却是那樣溫婉和淑的青春少女，當然不願意嫁給他的。

但是結果伍素琴所以終於願意過吳家的門去，完全可以說，她是犧牲了自己的意志來成全父母的苦心的。

原來伍素琴已在十五歲那年許配給一位姓陳的青年，而那青年正是她日夜思念過的心上人，後來心上人不幸罹病死亡，她悲痛得幾乎要自殺；無奈受到雙親多方勸慰，才消極生活下去，但私心已決定終生不再嫁人。事經八年後的今日，她所以肯下嫁吳春山，一面認爲父親負債已重，一面看到父親生意資本短絀，門面日非。爲了希望父親挽回失敗的局面，打算替父親從吳春山身上取得一筆款項，於是她含淚忍痛聽從父親的計議，答應嫁過吳家去。

吳春山娶過伍素琴後，雖然感到妻子默默寡歡，但她每日三餐，倒也整理得井井有條。他撫今思昔，認為有如此賢慧的良妻，倒也是人生快事。

春、夏、秋、冬相繼過去。

一年後，伍素琴分娩了。吳春山喜上加喜，但喜過悲來，原來禍不單行，當女孩子出世的第二日，作爲母親的伍素琴，忽因血山崩潰，挽救無效。

吳春山一時陷入悲傷與失望的深谷，一連失眠了幾夜，自此百念俱灰，而決定不再續娶了；只將一顆破碎的心，寄託在女兒的身上，希望她長大成，所以特別爲她請位身體健康的奶媽，把女兒交她撫養。自己則深居寡出，一心計劃將身邊所存的餘款，儉儉度過晚年殘生。

日子一年一年地過去，吳春山終日在家摸珠念經，私心喁喁，希望向神佛贖回昔年非爲的罪過。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吳春山的女兒素芬已長成婷婷玉立的姑娘。吳春山看她如掌上珠，爲了希望她學識豐富，從小就給她讀書。於是吳素芬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高中，十七歲那一年就考入嶺南大學。

年來由於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中，局面日形緊張。吳春山人也老了；老人十數年來本已養

成孤獨喜歡寂寞，似乎只有寂寞才能填補他心上的創傷。但不知道怎樣，自全國烽火漫天後，吳春山的心境好像受到烈火燃燒一樣，忽然又怕寂寞起來。所以他交代女佣人放聲出去，招人伴居，租金多少，倒也不計較，只要有殷實的人家來做伴房，熱鬧熱鬧就滿意了。

女佣人將吳春山的意思告訴我們的朋友；朋友介紹給我們，所以我們才有機會租居到吳春山的樓房來。



吳春山忽然不慣於寂寞的生活，所以將住屋撥出一部招人租居。但是他還喜歡躲在自己的房裏，除非有特別和要緊的事，一定要他自己出來料理時，他才踏出門外，否則他好像要隔絕塵世一樣，連廳外也不想踏出一步。因此，我和張逸人一連好多日子，都沒有機會見過他。

關於他的房子租給我們的事情，他完全交代給那位女傭人——吳素芬小時候的奶媽料理，如果我們需要什麼交涉，只要跟老傭人商量就可以了。而老傭人能夠答應我們的事情，也多半是代表吳春山的意見。

開學後，匆匆又過了數月。

我們不但沒有見過吳春山一面，連她的女兒——素芬，我們也幾乎沒有機會跟她談話。想起來或許是大家沒有經過人家介紹，因生疏而各存着自尊心，所以誰也不願意向誰先行招呼。一方面也許是女孩子多數是怕羞的，覺得男人不先開口向她打招呼，她當然不敢先向我們開口。因此，我們日常出入見面時，大家只點點頭，默默地，作各人內心的呼應罷了。

那時候的吳素芬雖然是嶺南大學二年級生，可是年紀很輕；輕得使我不敢相信她已有十七八歲的年齡了。

但是當時在一般同學的印象裏，大家多說吳素芬清麗，活潑，有着秀逸的青春美，在我的近視眼鏡下面，我却認為她比現在「百花齊放」影片裏的石慧大不了許多的。不過她那鵝蛋形皙白的臉貌上，掛着兩顆黑溜溜的眼珠，的確像星兒一樣光輝；也像太陽一樣燃燒着高度的熱力，而當她向人微笑時，想起來，確也像今日的石慧一樣，有那誘人的笑渦：使人喜歡接近她。

有一天，記得是十二月十三日，那時北方已經落雪了，南方也很寒。南京陷落的消息從廣播電臺播出了後，廣州市的人心，就像八月的海潮一樣，澎湃奔騰。同時因日軍由另一路進襲徐州，第二年一月十一日，又攻陷濟南，雖然不久，中國軍隊曾經在臺兒莊寫下一頁輝煌的殲敵戰史。但是由於上層對抗戰的信心不夠堅定，不敢大力動員民衆作戰，所以徐州、開封也相繼失陷，而上海的敵軍又循長江來攻武漢，結果武漢未受包圍，廣州已受到威脅了。於是這當兒有身家生命的人，多紛紛準備撤退到內地去。

吳春山從收音機裏聽到這些消息一天一天惡劣後，他也像許多人一樣倉皇起來；一時使他感到寂寞的可畏，所以他不時走出廳外來。

而那時候的政府機關，以及學校團體，都紛紛作北遷的準備，中山大學也決定遷到曲江的碎石去。我和張逸人當然也要跟學校一起動身，於是我們回家後，想將這消息告訴老傭人。剛好那一天下午，吳春山一手握着銀質的水煙筒，一手摸着烏溜溜的佛珠，蹣跚地踏出廳外來。他的面貌以及腳手皮膚，全身都像白毛猴一樣皙白；人倒魁梧雄健，容光煥發，連額上應有的一些皺紋也沒有，嘴巴的四周却生着白茸茸的鬚鬚。不過眼睛方面，看樣子已有點花了，但是他沒有帶老花眼鏡，走起路來步伐稍慢，而眼神不大靈活罷了。我們走上去叫他一聲『伯伯』。他好像早已知道我們就是他的房客，所以毫不介意地就叫我們在廳上坐下。於是我們談論了許多南京失陷後，關於武漢與廣州的情勢問題。他的閱歷深邃，分情析理，頗有見地，只是當每個問題談論還沒有到結束的階段，他總會截住我們的話，而這樣地問一句：

『廣州，總不至於這麼快，就跟着失陷罷！』

說完話便咳地一聲，吐出一口如陳舊的牛奶一樣黃的濃痰到他身邊的大痰盂去。

我這樣告訴他說：

『廣州是華南的國防前線，敵人遲早是要來的！』

『不，廣州，總不至於這麼快，就跟着失陷的。』

吳春山又是咳地一聲，一口牛奶黃的濃痰飛出去了。

無論我和張逸人怎樣加重語氣，說明廣州是可能隨着武漢的緊張而隨時陷落的，但是吳春山總是三句中有兩句要這樣自我安慰着說。

四十分鐘後，吳素芬也從學校回來了。

她一踏進客廳，向着她父親面前走去，叫她父親一聲『爸爸。』

我們也站起來，叫聲『吳小姐，請坐。』

吳春山却向我們這樣說：

『大家應該像自己人一樣，用不着稱呼她做小姐；叫她素芬就好了。』接着他輕輕地咳嗽一聲又繼續說：『素芬，你也坐下來，大家來討論討論，日後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家才可以商量。』

『好的，爸爸。』吳素芬於是坐了下來。

大家的話題一打開，吳素芬發表了很多意見。

當我們沒有和她談過以前，我們幾乎以為她是不懂世故的小姑娘，想不到在這次談話中，她竟能說出許多好像不該是她懂得說的話。她對抗戰的前途以及武漢和廣州的形勢，有很多獨特的見解，一時除使我們感到自己對她所估計的都是錯誤外，而對她也萌起了一種敬

愛的觀念；認爲她的學問比我們好得多，有不少地方是我們應該向她學習的。

因此，我們討論了好久，吳春山也跟我們一直談論到太陽下山了才回房去，我們和吳素芬却繼續討論。最後燈火已上了，大家所談的話，雖然不外仍是當前的時局怎樣以及討論局勢危急時如何逃難的問題。但因各人的情感富豐，思想活潑，所以大家無話之中也會找出話題來。

晚餐的時候，我們破例在一起吃飯；大家又談了好多話，特別是吳春山的話說得最多。看那一天的情形，吳春山對我和張逸人的印象相當好；而我們對於吳素芬的認識也覺得不錯。

自此以後，吳春山幾乎天天都在廳上了。他一看見我們，就常常要問七道八。雖然總是三句中脫不了兩句是這樣的自我安慰的話：

『廣州，總不至於這麼快，就跟着失陷罷！』

可是他對時局的憂慮，以及敵機來炸時所產生的驚慌，從談話中，總是十分明顯地表露出來。

吳素芬呢？她的眉梢雖然也浮起憂鬱的暗影，神情却相當鎮定。當她出出入入和我們見面時，常常會握住我們的手說：

『不會怎樣的，大家鎮定一點，敵機來時，小心就好了。你們要出街就該早點回來。』
她真使人想不到會像姐姐一樣關懷我們的安全，所以我和張逸人暗自慶幸和歡喜。我們
一接近了她，就感到分外興奮。

那時候的敵機，無日不竄入市空殺人，學校的功課幾乎完全停頓了；於是我們和吳素芬
接近的機會更多，談話的時間也增加了。大家一談起話來，感情很融洽，像一池漲滿的春
水，時時激起美麗的漣漪……



四

有一天的下午。

吳素芬約我和張逸人到愛羣酒店的隔壁茶座去喝茶。當我們三人剛要出門時，張逸人的伯父——張世芳忽然到來，他要張逸人到他的店裏去商量事情。他們去後，我向素芬提出改天才去。吳素芬却說她已經約定了兩位同學在那裏等候我們了。所以我和素芬不得不去，於是我們告知老傭人後，便踏腳車出門去。

當我們抵達茶店時，已超出吳素芬和她的同學約定的時間卅分鐘了。而她所約的同學或許是看我們沒有來就回去，或者因其他的故事沒有來。

吳素芬要我和她逗留一些時間，看他們會不會再來，於是叫了一壺茶，我們坐下來。不久，我開口問她說：

『今天你約大家到這兒來，是不是有要緊的事情商量？』

『沒有——想介紹大家多認識幾位朋友，因為大家都是外地人，多一些朋友，就多一股力量。』

她一手提着茶壺，一手拿我的杯子。而那對像會說話的眼睛，也向着我發出溫暖的微笑。

我受到溫暖的照顧，心上有着說不出的歡欣。呷一口茶後，就激情地這樣說：

『素芬——我和表哥十分感激你們。伯伯既十分厚待我們，你對我們又這樣關心。我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

『你爲什麼要講這些話，大家既然在一處，誰對誰就該存着關注的心，何況現在的時局已日見緊張。』

她跟她爸爸的口氣一樣，每一句話都能使人受到感動，於是我爲她添茶後就問她說：

『昨天聽伯伯的口氣，好像你們已決定要回湖南的鄉下去，是嗎？』

『是的，爸爸有這個意思。因爲看情形，廣州這地方是不能住下去的。』

『這樣說，我們可以一齊出發到曲江，然後你們才轉上湖南的鄉下去。』

『就是這個意思，今天我才約二位湖南同學到來，他們的家庭也是要走曲江這條路的，

所以我想讓大家認識起來。』

『是，大家在一起，至少在路上可以互相照顧。』停一下，我又問道：『那麼你們決定那一天起程呢？』

『聽父親說，可能在兩星期後，因為父親等一筆借給人家用的款子收回來才動身。』

『中大的大部份同學，也決定在這時期走的。』

『這樣很湊巧啊！』她像發現什麼一樣，緊緊捏着手，歡喜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為她的歡喜感到無名的興奮，內心歡喜到幾乎說不出話來。最後還是一陣緊急的警報聲，把我從興奮與歡喜中喚醒過來，於是我們馬上離開了茶座。她走到櫃前付了賬後，和我一齊走進愛羣酒店樓下躲警報去。

一個鐘頭後，警報解除了，我們才回家去。在路上，我和她還是無話可說，原因是大家的心，都轉到離開廣州的問題上面去了。

那天過後的第八日，廣州的形勢突然緊張，因為日本的飛機在武漢上空，被擊落了十一架，老羞成怒後就轉入廣州，向人民大肆轟炸。被炸最甚的那一天，人民死傷超過六千。一時造成廣州空前的恐怖，逃難的人於是一時比一時增加。中大的大部份同學，就在這時候陸續離開廣州了。

吳素芬說她的父親於兩星期後，可能走的這一段時間，已在驚恐的日子中很快就溜過去
了。

有一天，是我與張逸人決定離開廣州的前三日一個下午，我把要走的意思與日期告訴吳

素芬，希望她跟她父親和我們一同出發，而作一切出門的準備。那知她聽後却失意地說：

『恐怕不能跟你們一同走了！』

『爲什麼？』

『父親說被人欠的錢還沒收完，而且想把屋子賣出去！』

『笑話，這時候誰還要屋子。至於被人借去的錢，在這兵荒馬亂時期，根本就無可能收

回。』

『他老人家就不會這樣想呵！』

『你可勸他說，身邊有點錢，足以當作川資逃難就夠了。』

『我早就這麼告訴他了，無奈他的個性強，誰的話都不肯聽的。』

『他老人家應該知道，再慢恐怕沒有時間給他走。』

『他總是說廣州不至於這麼快就失陷的。』

『那麼你自己怎樣想？』

『我嗎？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想，他老人家不走，我怎樣想也想不通的。』

『這樣說，我們不能一齊走？』

『……』

她無話說，只是望着我。一會，就跑回房裏去了。

在房外，我聽見她在房裏嗚咽啜泣。

晚上，我將吳素芬不能跟我們走的消息告訴張逸人。張逸人十分難過；他對我說明天早上，他要探詢吳春山的意見。我同意他的主張。

可是第二天，當他見吳春山後，回來對我所說的話，也和我從吳素芬所聽來的意思一樣，於是我們不能不決定先行離開廣州了。

第三天的早晨，當東邊的天色才朦朧，我和張逸人帶着內疚的心，便離開那依偎一年多的吳家了。

吳素芬和老傭人，爲着我們的出門，很早就起牀來爲我們準備早點；幫助我們料理出門時應做的工作。

我們吃飽飯，壁鐘敲過六響後，便到內廳的房裏向吳春山辭行。他老人家馬上放下手裏的水煙筒，很客氣地送我們到門口，而且要吳素芬伴我們到車站去。吳素芬告訴他早就這麼想了。於是吳素芬和老傭人，就陪着我們一起到車站來。

在路上，吳素芬走在我們兩人的中間。她一手握緊我的手，一手又牽緊張逸人。但大家都沉悶着，沒有話說。

有時候，我擡起頭想向她說出我心裏的話。可是在路燈下，當我發現她臉上的神情很消沉時，我的話又說不出了。

有兩三次，我也看出她好像要向我說話一樣，但不知怎樣，她看見我時，話也總說不出口，而張逸人也噤若寒蟬。……於是大家抵達車站後，就這樣默默地在無聲與沉悶的氣氛中分別了。

不過當我握着張逸人的手，要踏上車子的梯階時，吳素芬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交給我，然後對我們說：

「候車子開後，才把它打開來看。」

五分鐘過後，車開行了，靠着車上的燈光，我們急急把信封打開，一看，很長，信裏這樣寫：

張、方二兄：

當你們在車上讀我的信時，你們的心或者發生了某種傷感，但是這時的我，爲着你們的離開，在回家的路上，同樣的，何曾不會悲哀呢！

自從你們到我家後，由於你們是讀書人，使我一時感到非常歡喜，原因是樓房裏孤獨的生活太過

於寂寞了。所以對於你們的到來，使我對人生的意義增加了無限的價值。

你們來後的幾個月內，我們雖沒有談話的機會，但相信我們之間的精神已經交流了。因為從各人的眼睛裏所發出來的善意，就證明了大家所要說的話，都從活潑的眼睛裏傳達出來了。因此你們雖沒有勇氣先向我開口說話，然而我的心早已知道你們想和我說話的意思。後來在家父的介紹下，大家一談就談得那麼融洽；甚至燈火已上了，大家還有很多話沒說完。

從那一天起，我覺得你們給我的印象，實在超過我內心上對你們所認識的還要多，我看出你們的眼光銳利，有爲、能幹，愛國觀念十分濃厚。十足是支持中國長期抗戰的中堅份子。

由於我認爲你們有着很多是我還沒有學習到的智識，而且又有不少可以指導我進步的優點，所以我時常跟你們學習；一年來在你們的指導之下，我確實得到許多從書本裏學不到的學問，又得到不少關於宣傳抗戰的技術常識。這些，我在這裏應該大大的感謝你們。

但是正當我需要你們給予更多的時間來指導時，你們忽然要離開這裏了。爲了這件事，我傷心了好多天，加以時局的日益緊張，以及廣州遲早的必須放棄，曾多次我慫恿父親離開廣州退到曲江，或者回到沒有發生戰事的湖南鄉下去。父親初時聽我的計議後，他原已贊成我的主張，答應要離開這裏了，並且說明要跟你們一同出門，所以兩個星期前，我把這消息告訴你們。你們聽後不是爲這件事很快樂，爲我們能夠在一起而慶幸？但幾天以後，父親忽然想到錢上面的問題來時，却又改變了原意。

他說出門的日期或許要變更了。因為給人家拖欠的錢，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恐怕不能收入手。我明白他的意思後，用盡一切的話，誠如你們所說的：在這兵荒馬亂的時期，絕對無可能收賬的理由勸導他，希望他還是不要改變原意，無奈他對金錢看得太重了，加以個性固執剛強，所以無論我用怎樣比喻的話，他老人家總是說一定要等幾宗重要的債務收入手後，以及樓房賣出去了才要離開廣州。原因是他相信廣州不至於這麼快失陷的。父親只有我一個女兒，他的話既然這樣說，那叫我怎麼辦呢？因此，我只有流着淚，看你們離開廣州。

朋友！人生那有不散的筵席，加以你們又是有為的青年，大家都是爲着保衛祖國的土地才轉移工作方向去的。我的心實在不應有悲傷的理由。是嗎？何況人生何處不相逢？因此，我的意志又健全起來。我祝福你們快樂，祝福你們的工作勝利；更希望將來當我們再見時，你們已是勇敢的戰士了！最後，我希望大家可能在曲江見面，因為我知道父親遲早是要離開廣州的，那時我一定要上碎石到中去找你們去。現在請你們也不要爲我而傷心了。

專此，向你們致崇高的民族敬禮！

吳素芬手啓。午夜

我們讀完了吳素芬的信，惘然地擡起頭來向後看，但是陣陣的塵埃把車後的景物蒙得模糊了。我們再也看不見吳素芬，連附近的樓房也遠遠地失落在塵埃的後面了。

五

三天後，我們在北風蕭蕭，冷雨淒淒的嚴寒下，抵達了清遠縣城。

從廣州到清遠縣區一段黃土公路，據說原是崎嶇不堪的，如今在時局緊張下，經政府實施焦土政策破壞後，整條路基被鑿成許多窟窿，所有的橋樑也被炸得七零八落，弄得公路車幾乎不能行駛，除了一些地方還可勉強通過，車子就不得不設法從稻田迂迴過去。如遇到河流的地方，搭客便要下車來，小心翼翼地幫助車夫，使車子從一邊仍是三合土結成的橋樑，另一邊用木樑暫時架用，預備隨時可以拆卸的橋上拖過去，所以木炭車總像爬嶺路一樣，一站歇過一站，慢得幾乎使人不敢相信。而我們抵達車站時，整身的筋骨已被顛簸得幾乎要鬆散開了。

從清遠開赴英德的車子，每日還開行三兩次，我們可能搭的那輛卡車，因為修理上的關係，必須候兩天後才能開行，所以使到我們不得不在清遠縣暫時歇腳下來。

清遠縣是一個小城。由於從廣州與前線疏散回來以及借路經過的難民，一日比一日多，便使她的身體忽然臃腫起來，路上到處是熙往攘來的難民，有的是散失了父母，有的是散失

了妻兒，或者妻子找不到丈夫，有的是和自己的工作機關失了聯絡。於是電桿上，牆壁上，甚至橋頭樹幹，都寫着尋人的廣告，街頭巷尾的泥濘，印上了很多男的女的，大的小的足跡，旅館和夜店也麤集着許多從各方擠入來的人。人，那麼多的人，形成各處都是人，敵機好像是看見這小城擠滿了人，所以時常張着獐獐的面目，在城池的上空張牙舞爪，甚至落彈掃射，害到無數從炸彈下逃命出來的難民的心，再度緊張起來。如是日以繼夜，驚恐的氣氛籠罩着全城；全城觸目的除了各種抗日的標語外，便是浮動的人心所表現出來的一張張驚慌的臉孔。

當晚，我們歇宿在建國夜店，大家的身心十分疲倦，可是牀榻上臭蟲很多；一睡下去，身體馬上就癢起來，幾乎使人不能安眠。我和張逸人因無法入睡，只得坐起來聊天，由一些不重要的話談到切身的問題。最後我們談到吳素芬的事。張逸人問我說：

『你覺得吳春山這個人怎樣？』

『老人對待我們倒不錯，可是他的做人方法就有一點問題。』我答。

『什麼問題？你的意見怎樣？』他很正經，神氣也十足。

我毫不猶豫地說：『吳春山這老人的壞處是太固執，太無眼光，思想又無中心。』

『你說吳春山不願意很快離開廣州就是固執嗎？』他仍是那股十足的神氣。

『當然的，有把握的人，這時候是不會再留戀廣州的。』我故意說得很慢。

『其實吳春山是留戀着他的錢，不是留戀這個將要淪陷的廣州。』他對我作這樣的解釋。

『對的，他就是愛錢，愛得太過份了；連自己以及親生女兒的生命，都看得不關重要。像這種爲錢而輕視生命的做人法，到底有什麼意義？』我用強調的語氣指出吳春山的做人法不對，『再說，他說父女要北上的川資，並不是欠缺。據吳素芬說：他老人家身邊的現銀還多得很。況且此刻等着收債，根本就是笑話！』

『你須知道：一個十分愛錢的人，他對錢的看法最少是搞通了的。因爲他把錢看爲第一，把生命看爲第二。所以像他這樣愛錢的人，他爲了錢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甚至也毫不顧慮而輕易地犧牲別人的生命。』他又是那麼有神氣地把一個愛錢的人的思想，分析得頗有道理。

『那麼，你覺得吳素芬這個人怎樣呢？』

『吳素芬麼？太沒有勇氣，待人接物有禮貌。可惜她將被愛錢的父親悞壞了前程。』

『我問你，吳素芬她爲甚麼不肯跟我們一齊跑？』

『吳素芬假如跟我們一齊走，那麼叫她的父親怎麼辦？』

『把他放給女傭人看待就好了！』我說：『因為他愛錢，那麼就讓他在那裏等着人家拿錢還給他好了。』

『其實像吳素芬這樣的女孩子，那會有這種勇氣自行決斷呢？』他估計吳素芬缺乏勇氣。『就是她太懦弱了，所以我預料她將來可能逃不出廣州。』我自作聰明的這樣猜測。

『就是留在廣州，只要她不變節，那也沒有關係。』

『她就是不願意變節，但地方淪陷了，環境很可能壓迫她變節。』

『這不過是你對她太過關心的一種看法罷了。』

『你說我關心她。我想你也不會不十分關心她吧！』

『不錯，大家都十分關心她的。』

.....

當夜，我們談了許多關於吳素芬的話，直到壁上的掛鐘，長短針已交過午夜一時二刻，在身心疲勞的困頓下，才不知不覺地漸漸入眠去。

第二天早上，天空依然還是陰霾；東北邊的天壁，便被被潑上了墨水一樣。

我們的車子繼續北上，和我們同時要開行的還有其他的兩輛大卡車，都是載滿逃難的人，要上英德轉粵北去的客車。

上午十點鐘左右，車子才出北門外，不到四五里遠的地方，走在我們面前的兩輛卡車，因遇着路面破壞太甚，車子不能立時通過，因此放着慢車；我們接着的也慢下來。大家都預備由麥田迂迴過去，正當三輛卡車爬落地時候，前面忽然傳來了轟隆轟隆的機聲；說時遲，那時快，我們聽見機聲後，即刻扣緊心弦跳下車來，企圖疏散開去躲避起來。但三架大紅膏藥標的重轟炸機，已從前面的山頭掠向我們的前來了。很多人還找不到地方躲避，敵機已從我們的前面打了一個圈子回了頭來。接着機鎗咯咯咯無休止地掃射下來；子彈很多顆從我們的頭上溜過去，也有很多顆從別人的身旁落下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急向前奔跑。最後我躲在田壘邊的大溝下，心神雖然驚慌得連牙齒也在發抖。但是我聽見不少人這樣呼喊著：『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以及一兩句使人聽後毛骨悚然的呻吟：『我……我被射中了，痛死啊！救救我吧！』所以引起我時時擡起頭來，看看敵機蠻橫的暴行。

我看見很多人伏在田壘下的泥沙上，把身軀緊縮起來；頭也幾乎要鑽進泥土去了。但敵機還是像金頭蒼蠅發現血腥一樣，在上面釘緊盤旋着。而且不時不時咯咯咯地吐出子彈掃射下來，好像要把中國人掃個精光才肯罷休！

在我身旁的壘邊那一位少年，當他企圖轉換個地方逃避時，一顆子彈忽然從他的頭上飛

下來。我看得很清楚。那少年的頭蓋骨立刻飛出去，蛋白色的腦漿和鮮紅的肉橫飛直濺，腳手立時變成青灰色的，抽搐了一下後就斷氣了。還有那漆黑的水溝也有很多人跳下去，可是敵機也低飛下來，咯咯咯地向他們掃射一兩顆子彈。靜靜的卡車裏，也有不少人因逃不及而伏在裏面的。那最前的一輛，便給炸翻了身，其他兩輛的車蓬，也被子彈炸成七零八落。

十分鐘內，大地死一般地靜，敵機屠殺了不少人命後，才發出勝利的譁笑飛去了。於是逃避在各個角落裏的人，才像螞蟻被擊破了窩一樣，開始慌張地奔走出來；大家議論紛紛，但每一張臉孔都是紫色的，驚慌的；接着男人女人的哭聲，也從各個角落裏發出來。

我聽見哭聲就想起了張逸人，所以急急向四處張望。但四處都沒有張逸人的影子，連其他幾位同學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我一時着急了，沒有目的地四處奔走。可是始終看不見他們。於是心上忽然浮起了許多不祥的念頭來，最笑話的，我忽然自言自語說：

『難道表哥是被炸死了？』

.....

最後當我看見前面那輛被炸翻了身的車子，旁邊的人愈圍愈多的情形，便馬上走過去。

我聽見人羣裏有女子的哭泣聲。於是我撥開人羣擠入去一看，大吃一驚，原來車裏被炸死的人是吳春山；他的身屍陳臥在車蓬的帆布上。蹲在他身旁哭泣的人，正是我們關心的吳素

芬。我一時惘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不管他人的阻礙，慌張地鑽進車蓬裏去，馬上牽起吳素芬的手，急促地這樣叫道：

『素芬，你們怎麼樣也會在這裏？』

『……』吳素芬聽見我的聲音，緊張地擡起頭來。可是無話說，只啜泣得更大聲了。

『不要哭，哭也沒有辦法了……』我企圖勸慰她；自己却惘然地不知應該怎樣。

『……』但吳素芬還是撫屍痛哭，哭得更加悲切。

我看見吳春山的顏面被彈片截去了一大半，臙下的一邊面頰也沒有了眼睛，幾乎像沸水熬過後的豬獸面一樣慘白和可怖，而胸膛上那被子彈射穿了洞濺出來的血，也已凝成一片一片的血塊了，黑濃濃地粘在黃色的棉襖上，全身和六七天前的吳春山相貌，截然成了兩樣。這樣使人可悲可怖的慘狀，當然也把我的眼淚吸引了出來。

稍後，我看見車蓬外的兩位同學鑽入來時，我不得不勉強地把眼淚收斂起來，安慰吳素芬幾句後，就叫兩位同學幫手，在吳春山的身屍蓋上了被單，然後把屍體扛出靠近車門的地方來，預備料理善後的事。

之後，當我聽到吳素芬問起張逸人時，我又想起了表哥的安全，而所有的人都着急起來。

我好還在還鎮定；除另請一位同學和吳素芬看守吳春山的身屍外，自己和另一位同學便馬上進行找張逸人去。當我們走出人羣，向前一望，忽然看見張逸人已在不遠的地方拐着腳，蹣跚着向我們這邊走來。大家看見後，悲喜交集，馬上衝過去，問他怎麼樣了。他指着下腿告訴我們說腳腿被子彈射傷了。我們詳細一看，原來他的腿肉被子彈擦傷了；好在沒有從腿股穿過去，所以無傷要害，只不過褲子染紅了血罷了。我問他痛嗎？他說還不怎麼樣痛，不過走起路來，很不方便。我與一位同學於是扶着他，向人羣的地方走來。

一扶起張逸人，我就告訴他說：原來吳素芬和他的父親，早已經搭在我們前面的那輛卡車來了；並且告訴他說，吳春山已在剛才敵機的掃射中被炸死了。

張逸人不相信我的話，急促問我們說：

『你們有親自看見他們嗎？』

『不但看見吳春山被炸死，我們還親自爲他的屍體蓋上被單。』大家幾乎都同一口氣這樣說。

『奇怪，奇怪，真是奇怪！』張逸人連聲歎息。

『有什麼奇怪，人已死了。』我低沉地說。

『就是死得奇怪，六七天前不願意和我們一同離開廣州，口口聲聲說要留在那兒等着收

錢，如今爲甚麼會到這兒來呢？」張逸人又激昂地嗟歎。

「也許有原因吧。」那個同學說。

「素芬平安嗎？」張逸人忽然提起她了。

「她倒不會怎樣。」我說：「不過已悲痛到極點了。」

我們正談到吳素芬，吳素芬忽然從人叢中走出來。她走到我們的面前，用着非常懇切和關心的口吻指着張逸人問我們說：「他怎麼樣了？」接着幫我一手扶着張逸人。張逸人立刻回她說：

「不會怎樣的，腳部被子彈擦了一點傷吧了。伯伯被炸壞了是嗎？」

吳素芬的眼圈立刻又紅起來說：「沒辦法的，人已死了！」

大家默然無話，低着頭走近那蓋着被單的屍身旁。吳素芬把那蓋在身屍上臉部的被單拉下來。

張逸人蹲下去一看，神色驚異。吳素芬的淚珠，又連串地滴下來。

我看見吳素芬又要哭泣，立即提出：

「現在我們不應是哭泣和觀望的時候，大家應想出辦法來措理善後這件事。」

「是的！人已死了，老是哭泣也無濟於事的。大家應想出如何善後的辦法才是。」一位

同學附和我的意思說。

稍後張逸人面對着我提議說：

『素芬搭的這輛車已不能開行了。我們的車今天能繼續北上，應讓其他的同學先走，我跟你與素芬暫留在這兒，把事情料理清楚，回到縣城，再找搭明天的車吧！』

我贊成他的主張，於是我們三個人決定留下來，其他的幾位同學就在午後先走。

因此，當清遠縣的成德善堂勞工隊來收屍的時候，我們託他們另備一口棺柩。然後幫助他們把吳春山草草地埋葬在附近的山崗下。

喪事料理清楚後，又跟張逸人到民衆醫院替他的傷處敷藥。回來時，已是太陽西斜後的黃昏；天陰森森，象徵着我們的心有着無限的悲哀。

三人到街頭吃完點心後，又到建國夜店去歇宿。

當晚，吳素芬睡在吊舖上，我和張逸人睡在樓板；大家的胸膛，積壓着的那一股不能形容的悽愴，始終不能消散。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心上的痛苦只有增加沒有減少，於是我問吳素芬說：

『你跟你父親爲什麼會這樣快到清遠來？』

她無限感慨地說：『你們出門後的第二天，敵機更瘋狂地日夜轟炸，父親因此慌張起

來。他說樓房太寂寞了，他不再等着收賬了；要我在第二天準備搭車來追你們，所以我們才會到這裏來。因為找尋不到你們，才聽朋友的介紹搭上了那輛卡車，真想不到竟會碰着這樣的遭遇，父親喪失了老命。』

張逸人和我不約而同地問她說：『那個女傭人呢？』

『前幾天，父親叫他出街去催賬，回來時在半途給敵機炸死了……』吳素芬提起老傭人，聲音分外哀怨，好像又要哭出來了。

我也因悲傷過度而失眠，直至雞啼三更後，才感覺疲倦而慢慢地睡去。

六

離開清遠縣城，到達英德縣的時候，日子受旅程所拖延，幾乎被帶走了半個月的時間。每天的天色，從早到晚，都是黯淡陰森，氣候也一天比一天寒冷；寒冷得路上所有行人的鼻頭都被凍得通紅。

說起來奇怪：我們的木炭車，好像也受不了寒，一到英德車站又被凍壞；修整了好多天，仍是不能開行。因此，我們又被膠着在那裏了。

英德縣，雖不算是一個大城，據說在城的人口也將近五萬；商業上頗稱發達。但是當日軍的槍尖指向廣州的時候，作爲後方的英德縣的市容，却馬上出現了一片驚恐與淒涼。公路上，到處是企圖逃難的難民，街頭巷尾，是成堆成堆衣衫襤褸的老百姓；車站，祠堂，宮廟，各地都塞滿了一隊一隊、手無槍械、穿着殘破不堪的兵士。雖然說縣抗敵後援會與縣動員會的抗敵標語，寫得十分生動地貼滿城池四壁。然而滿城淒風苦雨，幾乎使人看不見有着蓬勃的朝氣。好像那許許多多將作爲補充前方的兵士，穿着單薄的軍衣，不是被凍得形容枯槁，便是垂頭喪氣，兩手插進袋褲裏不停地發抖；這些軍士既缺乏營養又沒有穿著，他們怎能發

奮振作，使英德的抗敵精神表現出來呢！

有一天，我們三個人離開旅店，打算到北門外去探問車子開上曲江的確定日期。一走到十字街頭，防空哨的警報忽然響了，接着又是連聲發出緊急信號。一時滿城雞飛狗走，哭聲驚天動地；從屋裏拖兒帶子逃出郊外去躲避警報的人，就如七洲洋上捲起風暴時的洶潮一樣緊張。男女老幼都是眼青嘴紫，像熱鍋上的螞蟻羣一樣驚慌萬狀；我擠你推，爭先恐後，好像誰被擠在後面的，誰的生命就沒有保障了。所以大家恨不得能馬上插起翅膀，飛向郊外去。街道兩旁的大小店戶的夥計，也驚慌得臉無血色，好像大禍臨頭，砰砰磅磅地相繼關起舖窗，企圖逃命。就在這人心浮動，空氣緊張的一剎那間，三架紅膏藥標的巨型機，很快地插落市空來了，接着一連串如雷響似的砰砰磅磅震撼天地的炸彈聲發生了。許許多多在一時找不到地方逃避的人，就這樣變成血肉模糊的犧牲者，而輕傷的也多成為飲恨終生的殘廢人了。

我們三個人，雖然不像其他的人那樣驚慌失措。可是我知道吳素芬，張逸人，以及連我在內，大家的心靈都會不停地在發抖着。因為清遠路上，敵機殺人濺在大家心上的血跡，還是斑斑未乾。所以一聽見警報發出，在於是我就好像看見面目猙獰的劊子手又來了。

不久，當我們越過東倉的大榕樹後不遠的地方，湊巧敵機在我們頭上的西邊斜掠過來。

大家爲了避免成爲目標，就隨身跳下大溝裏去，那裏知道大家一蹲下去，子彈便如雨點一般落在溝渠旁的石板上，砰砰響着，幸虧誰也沒發生不幸。可是吳素芬已被嚇得臉目青紫，連話也說不出聲來！

後來，敵機在空際作淫作威發出籟笑的聲浪，漸漸消沉了後。我們才隨着恐怖氣氛的消失，而呼出了滿肚子的悶氣。可是接着又是陣陣令人害怕的聲浪傳過來了。那是到處人聲吵雜，槍聲砰砰磅磅，夾雜着東倉廣場上的人潮奔跑的脚步聲，呼喊聲，形成一片肅殺的，恐怖的局面。

『又是什麼事發生了？難道敵機又來了！』吳素芬自敵機去後，驚惶萬狀，這時才開口發出第一句話。

『不，敵機去遠了，是別的事情發生吧！大家不要怕。』

張逸人一面眼光不定地探望各方，自己又不鎮定地叫我們不要害怕。

我看見周圍洶湧着的人潮，一陣接着一陣，着實使人膽寒。所以拖着他和她倆的手，連聲不絕地叫着：

『走，走吧！向前走！』

因爲奔跑的人愈來愈多，而且有的人蹲在牆腳邊，有的人躲在附近的大樹下。我們也毫

無意識地跟人家一起躲到大樹下去。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看見奔跑着的老百姓後面，有很多荷槍的武裝兵士，急急地追擊着不少雜在人叢中拚命狂逃的散兵。那些被武裝兵士實彈射擊追趕着的散兵，有的胸壁上被子彈射穿了，湧出鮮紅的濃血後倒下去；有的整個頭顱被子彈打破了，腦漿濺出來後也倒下去；有的整條腿被土炮炸斷了，不能奔跑就在地上狂呼；中間也有三幾個老百姓被他們用同樣的手段射殺了。

『追掠逃兵，』我的眼睛看過後，促使我這樣唸出來。

『是的，是追掠逃兵！』張逸人也這樣附和我的話；不過他的神色從慌張中騰出了鎮定。

『蹲下一點，不要講話，他們的槍是亂發的。』

吳素芬已驚得不能說話了。但她在這時候却擠出這一句來；就在她發出這一句話以後，忽然一個逃命的士兵跑向我們躲藏的樹下來；同時又有兩個追趕他的兵士緊緊追着他到來。這當兒，吳素芬與張逸人似乎是發現躲在我們身旁左邊的幾位老百姓相繼跑開了，所以他倆也下意識地隨着走開去。可是不幸的事情就在這剎那間發生了。我看得非常清楚，當那位逃兵從地下爬起來，企圖混入這堆逃開的人羣時，忽然幾顆子彈飛過來，除了一顆射中那逃兵的身上外，其他的一顆，不中不遠，正射中了吳素芬的臀部。她呀一聲地倒下去；鮮血立刻染紅了她的褲子。我看見了，不顧有其他的危險發生，立即衝過去，坐下地面，兩手扶住

她：讓她躺在我的胸上。我一時說不出話來，熱淚幾乎滴下來了。張逸人也和我一樣腳亂手忙，不知如何是好。還是吳素芬比較鎮定，她輕輕地呻吟着說：

『不要緊……還不覺得痛……』

『你靜靜躺着吧！不要說話。』

我看不見她的臉色變成怎樣，但一聽見她會說話，心神倒鎮定一些。於是靠着精神的幾分鎮定，我看見兩個發鎗追趕逃兵的兇徒，他們除向吳素芬一瞥後，其中一位立刻從地上拿起一塊石頭，狠狠地向那個被射中背部的逃兵頭上摔下去；那個逃兵就這樣被摔破了頭，眼睛也跳到地下去，斷氣了。我看他們那樣殘忍，心神鎮定了好多，於是我扶緊吳素芬的手，兩腳靠緊起來，讓她那受傷的腿，架在我的腿上；使她臀上的血不致於因位置的不舒服而大量流出，雖然我也發現我滿腿子上都染了血。可是這時候倒好，因為看見了血而增加鎮定。所以我叫張逸人壯着膽子，到街場的民衆醫院去，設法子使人前來救護。

張逸人去後，我輕輕問她一句：『素芬，你覺得怎麼樣了？』

『有點暈……！』

她輕輕地，輕輕地這麼呻吟一句。

我壯着膽子，把她扶得更緊，等着救傷人員來把她接去。

但那時候，天呼地哭；到處陰森森，黑沉沉。烏雲被狂風捲成一團一團，望上去幾乎要壓下來一樣。

周圍的人都散光了。鄰近的人，可能給我呼喚過來壯膽的，他們却爲了避開那些兇殘追掠逃兵的狂徒們的鎗尖，就幾乎將身軀避進牆裏去了。只有遠處由北風傳來的幾聲哀怨的慘叫，以及夾雜着三幾句發自狂徒們口裏出來的憤恨與粗野的怒罵。好像『丟那媽，唔驚死，飛機一來，就想逃走，老豆（父）打死你！』這些惡毒的咒罵，真的使人聽後肝裂膽寒！

我開始害怕，無論怎樣壯着膽子，心神上也有幾分鬆散了。原因是我覺得這些武裝兵士已失去了人性。

吳素芬這時候的臉色怎樣，我無從看得清楚。可是她的手臂已被寒冷的氣流凍成灰白。大約卅分鐘後，企圖逃逸的壯丁們，已經絡繹被那批失去人性的兵士，從原路押掠回來了。

我看見那些被押掠回來的人，個個的臉色慘白，不是頭破血流，就是腳斷手折，有氣無力地被半推半拖趕着路；同時背上、頭上、胸上還不停地受着槍托的打擊！

一個面目橫暴的兵士，走過我面前的樹下，當他看見剛才那個被子彈射穿了胸部，又被他的同志用石頭把腦袋摔開後，連眼睛也被摔得跳到地下去的壯丁身屍時，他又舉起皮靴，

咬緊牙齦用力地向死屍的臉上踢了幾下，好像要將死屍的頭顱當皮球踢開一樣，然後又是這麼怒罵：

『丟那媽！真唔驚死，飛機一來，就想偷走，老豆（父）踢死你！』

像這樣橫蠻的暴行，使我不忍看下去。因為那皮靴好像踢在我的心上一樣；我要不是爲了扶掖吳素芬而有着鎮定的心，恐怕早已給這些窮兇暴惡的人嚇昏了！

但由於心神上被傷害，使我渡過一分鐘的時間，就像是經過一天那麼的長久，而心裏雖然渴望張逸人早些引着救傷人員前來救護。可是由於心裏的希望停留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裏老是不能實現，更使我感到苦悶的難挨。後來不知苦挨了多少時光，當天空的黑雲真的已壓下來的時候，張逸人才帶着救傷人員到來，一時我的那顆將窒息的心，才好像得到一口新鮮的空氣而感覺輕鬆！

『唉！急死人了！』於是我一看見他們，心上就浮起了許多埋怨和譴責：『等了老半天，人要是危險，早就來不及挽救了。』

『老弟！你以爲容易請到人嗎？北門外被炸死了很多人，善堂的勞工隊，早都趕到那些地方去搶救了，要不是我託得人，恐怕連這兩位先生也不容易請來啊！』

張逸人走到吳素芬的面前蹲下去後，一口氣喘喘地就把心坎裏所有的苦衷都傾吐出來。

『現在閒話休提，馬上送她到醫院去。』

我迫不及待地催促一陣後，就幫助他們把吳素芬擡上布牀去，然後脫下自己的大衣蓋在她的身上，便跟着布牀的後面出城去。

一路上：我由於神志的消極，原已黯然無言，加以看到牀上吳素芬的臉色逐漸變青；顏容也一時比一時顯得痛苦，內心更加惆悵地夾着怔忡而不能說話了。

這時候的街上，已經熙熙攘攘，因為許許多多逃避警報到郊外去的人絡繹回來了，所以人聲嘈雜，大家不是議論敵機怎樣下彈，就是說某某人怎樣被炸死了。中間也有不少人談着剛才師管區的壯丁，怎樣趁着敵機來時企圖逃走，後來怎樣被兵士追逐槍殺；指天劃地，真是吵個不停。

我雖也爲了關心吳素芬而無意去聽聞，一心却爲了要明白剛才敵機侵入縣城殺人後的情形怎樣，所以趁着站在醫院門外等着進去的時光，就集中精神聽取周圍的新聞：

一位老婦人哭着說：她的北門外一家親戚八口子完全被敵機炸死了。

另一位白髮斑斑的婦女也哭着說：她的單丁兒子，給敵機炸不到，但在逃避警報時，却被追掠壯丁的兵士槍傷了。

又有一位肚子隆起來了的孕婦，哭着向兩位守衛醫院門檻的衛兵跪下，要求他們允許她

進院去看看她那被槍殺後將要斷氣的丈夫。可是那兩個衛兵，不但不允許她進去，反而對她破口咒罵：

『誰叫他要逃走，該死！不許進去！』

.....

張逸人看見以上的情形，捏緊拳頭，不絕地嘔歎：

『抗戰！抗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抗戰！』

我也不禁黯然神愴，感到人與人之間互相殘害的可怕。

大約經過卅分鐘後，我們好容易地才被引進一間光線黯淡的病室，裏面躺滿呻吟不絕而受傷很重的人，空氣十分齷齪，身體稍壞的人幾乎不能忍受，怪不得我們的布牀放下後不久，吳素芬便昏迷一點神氣也沒有。

再經過好久，才有位青年醫師進來探傷，他說：

『傷口可能會發炎。』

『那麼請你快一點給她施行手術吧！』我們懇求他趕快將吳素芬救醒過。

他愁容不展地看看我們一下，然後黯然失意地說：『對不住！我是助手，不能隨便替病人動手術的。』

『這樣說，請你快一點請醫師來！』我向他這樣要求；口氣急切，自信態度還是溫和。

他躊躇一下才消極地說：『唉！醫師到城外去了！』

『他要幾久才能回來？』

我看見青年醫師的失意，自己也感到好像失去了母親一樣的悲哀。於是急問他一句。

『說……說不定要一個鐘頭以後。』他臉上增加了不安的神色，而內心的痛苦也透過這神色表現出來了。

『先生，那麼要怎麼辦呢？人已被搞到這樣的地步了。』

我和張逸人由於心上的驚慌和急迫，所以不約而同地向青年助手求援。

『就是這樣啊！要緊的地方看作不要緊；不要緊的地方偏當作要緊！』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青年助手所說的話含有什麼意思，因此這樣急急問他。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醫師不應該把這裏許多痛苦得要發狂了而又急待搶救的人放下，跑去看那位不傷要害的紳士太太！』青年助手無限感慨地這樣說。

『紳士太太？』我本能地問一句。

張逸人也插問一句：『什麼紳士太太？』

『是，是那位只給彈片截斷了幾個指頭的紳士太太。』

青年助手由感慨而變成氣憤，似乎是不滿意他的上司這種做法，所以接着又說：

『如果她是平民的妻子，那就是身軀被截去了一半，恐怕他也不顯發出這樣的慈悲心！』

『她就是紳士太太，但醫院的經費難道完全是紳士出的嗎？難怪先生你這樣氣憤。』

張逸人也不滿意民衆醫院的醫師這種只看上不顧下的阿諛舉動，所以口氣很激昂。

『紳士對醫院簡直是沒有出錢。可是我們的醫師位置，却需要這些不用出經費的紳士來保障。』青年助手滿肚子熱情在憤怒的烈火上幾乎沸騰了。

『先生，現在不是發洩憤怒的時候。醫師既然不在這裏，難道你們就讓受傷的人昏厥下去，不想法子來救醒她嗎？』

我像熱鍋上的螞蟻，胸膛燃着烈火，也不管說出來的話有欠禮貌，一時就急促地這樣向青年助手攤牌了。

『是的，不該讓她這樣昏迷下去。』

青年助手不但不以爲我的話不夠禮貌，反而懇切地說：『動手吧！這裏的空氣太壞，不能讓病人在這裏久待，趕快送到我的房間去！』話說完以後，他就迅速動手幫着我們將吳素芬送到他的房間去。

當他用聽筒在吳素芬的胸上探聽過後就說：

『大家放心，她的神情雖然十分疲憊，但脈搏跳得很自然，我相信不會發生危險的。』

『不會危險，也該快點設法使她清醒過來。』

張逸人不耐煩地向他這樣提示。

『不用焦急，那邊因為空氣不好，加以一路受涼，現在只要在這裏休息一下，讓她的體溫增加後，我再給她打一針強心劑，她的神情就會慢慢轉佳的。』

五分鐘後，青年助手替吳素芬打好了針，又用消毒藥水將她臀部的傷口洗淨之後，又用探傷鏡細察一回，結果向我們這樣說：

『無傷要害，子彈已走出去了，彈道又靠近皮膚，只要將傷處洗淨，再打防腐消毒劑就可能沒有問題的。』

我聽了他的話，安心了許多，便向他說：

『你動手好嗎？』

『沒問題的，消毒方面我可以動手的，不過醫院現在沒有這種防腐消毒劑。』

『沒有，那怎麼辦呢？』張逸人問他說。

他答道：『萬不得已時，我可以想辦法，只要能夠把這位小姐醫好。』他一面拿着消毒

器具，一面像極有把握地這樣說。

『這麼說，你的手裏是有這種貨了？』我不敢肯定問他一句。

『不，我自己手裏沒有，不過我們的醫師家裏還有；只要我現在假借醫師的名義，向他的太太說醫院有人急用，他的太太就會拿給我的。不過醫師知道了，我一定會受他斥罵的。因為他的東西打算候過十萬元大關後才拿出來賣的。』

『這樣說，就請你現在趁着醫師還沒有回來以前，先到他的家裏去一趟吧！』我爲了吳素芬的安全，而不顧一個富有義氣的人的信用，就這樣催促着青年助手去幹出賣信用的事。

『也好，就讓我先去吧！慢點兒恐怕拿不出手了。』他於是放下手上的用具，馬上出門去。

『世界上真難得有這樣熱情的人……』他去後，我這樣自言自語。

『社會上不見得都是壞人，好人正多得呢！只要我們存心做好人，我們隨時隨地就會遇見好人的。』張逸人看到青年助手的言行，也受到很大的感動。

我聽到張逸人的話後，內心也有無限感慨，所以激奮地說：『其實，今天吳素芬所以受傷，就是她的周圍壞人太多。因為她不受傷在敵人的炸彈下，反而給那些所謂要保護自己同胞的軍隊槍傷了。』

『現在吳素芬不是碰見好人了嗎？』張逸人說。

『但想不到一路來，大家會受到這些不幸的遭遇。』

就在我這一句話說後，牀上的吳素芬忽然唉呀一聲。我們走過去，看見她的眼睛張開了。

『怎樣？』張逸人問她，她沒開口。

廿五分鐘後，青年助手來了。他帶着笑容向我們說：

『防腐消毒針來了，事情沒有問題啦！』接着他就開始替吳素芬的傷處進行消毒的工作。

等到吳素芬的傷處恢復原狀可以出院，已是一星期後的事了。

那時候，敵人爲策應武漢的包圍戰，於十月十二日晨四時半，在華南一帶開始蠢動；以陸戰隊配合強大的空軍，從香港不遠的大鵬灣葵涌地方登陸；澳頭的海面，也有敵艦卅餘艘，向岸上的守軍開炮轟擊；平山稔山各處也有敵人登岸。其來勢之兇，不外一面想控制武漢周圍守軍的勢力，一面企圖佔領惠陽，進攻樟木頭，切斷廣九路，以斷絕中國爭取給養的國際路線。這麼一來，前方傳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惡劣，而後方的民衆也因前方的軍事吃緊，情緒上一日比一日緊張。不久，武漢宣告棄守，第四天以後，敵人趁廣州我軍防備虛弱，便從惠陽，分兩路進犯博羅與從化，進而佔據石龍；十月二十日逼緊廣州，這時候廣州的軍民情緒雖然極度激昂，可是軍事當局未能先期組織，加以無意與敵作戰，致臨變惶惶，造成二十日晨廣州發生大火，接着在天色黎明時分便撤出市區。於是下午四時後，這南方的大都市——羊城，就完全陷落敵手，而『保衛廣東』的精神就這樣輕輕地給守軍丟盡了。滯留在英德縣城希望北上的人們，由於廣州迅速陷落的影響，以及蘆苞傳來的消息說，

敵人有由從化直趨連江口，威脅清遠之勢，一時就有如熱鍋上的螞蟻那麼焦急。我和張逸人、吳素芬也同樣對時局的迅速轉變感到懷疑和失望。

那一天下午，我們從車站買不到車票回來，經過十字街頭，當我看見李氏公祠牆壁上，貼着第四戰區第三政工隊戲劇組招收學生參加組員的佈告時，我的心受了感動，立刻就提出這樣的建議：『車站的搭客如蟻附羶這麼擁擠，反正我們天天買不到票，而後面等着搭車的婦孺又這麼多，大家不如參加政工隊的戲劇組去。』

『這也是個辦法，留多三個空位給老百姓也好。』吳素芬聽到我的主張，很快就同情地說：『我也喜歡搞戲劇的，這時候大家到集團裏去過團體生活也比較有義意，因為大家留在這兒也無所事事。逸人兄，你的意見怎樣？一路演劇到曲江不是更好嗎？』

『我不但贊成，而且覺得我們只有這樣做才對。根本上，我們這時候不但不應跟老百姓爭車逃難，還應負起民族所賦予的救亡使命才是。如今前方的軍事這麼吃緊，我們跑回後方來的人，還企圖再向後跑，說起來，實在太沒有意義了。』

張逸人除贊成我們的主張外，還激昂地自我檢討一陣。

『逸人兄的話說得對，但我真弄不明白：當時你們為什麼要那麼快地離開廣州。再說，難道廣州那地方就不需要救亡工作的人員了嗎？』

吳素芬聽完張逸人憤然激昂的話後，也許是認爲他的思想與行動大有出入，所以就這麼提出來批評。

我感覺她的話說得頗有道理，所以說：

『實在的：那時距離失陷的時間還相當長，我們爲什麼要那麼快就離開？這確也有自己一時的想。因爲廣州未免還有很多老百姓，還有許多宣傳工作，需要我們去做。比方參加宣傳隊，參加救傷隊，或者幫助老百姓疏散，維持地方上的秩序總是應該的。雖然說敵機日夜輪炸得那麼兇。』但爲了自私地代自己辯護，我接着說：『可是我們之所以要從速離開廣州，也並不是毫無理由的。因爲學校當局決定集體行動；爲了團體的規約，我們當然不得不先行出發了。』

『是的，話說得對，爲了集體行動，我們就不得不那麼快離開廣州。』張逸人也許是覺得我的話有道理，所以他繼續說：『但我們的離開，並不是認爲廣州的救亡工作不重要而把它放棄，而是認爲那地方的工作還有其他人在負責。同時我們所以急急要跟團體離開廣州，說起來，也正是希望到後方來做一些對國家比較有意義的工作。現在看到當局如此倉皇毫無把握，連消耗戰也不想打一個時間，就這麼一聽見敵人的炮聲便跑光了。想起來大家就是多停留幾天在那兒，工作效果上也不見得會有什麼收穫的。』

『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從私方面來講；當時你們如果能慢五七天和我們父女一齊出發，那說不定我父親不致於有今日的災難，而大家也不會因我父親發生意外，拖累到在旅途上耽擱得這麼久，而我也不致險些丟了生命。』

吳素芬認為她父親的受難跟我們的離開廣州有關係，我却不以爲然，所以說道：

『你父親的受難，這跟他不想及時離開廣州或者有多少關係。假如當時他能答應跟我們早點疏散，坐在我們的那輛卡車，如今不是安然渡過難關了嗎？不過話該說回來，他是和中國的千千萬萬老百姓一樣不幸地被敵人所屠殺的事實倒是不容否認。所以你父親的不幸不能怪誰；我們應該抗議的還是日本軍閥爲什麼屠殺中國的同胞？而中國這個善良的民族爲什麼常常會受列強的欺侮？至於你本身的險遭不測，那實在是意外了。因爲在逃警報中不受傷在敵人的炸彈下，反而遭自己的軍隊在有意無意下槍傷了，這不夠意外嗎？要不是這些徵兵團的傢伙，那麼草菅人命，不顧國家民族的生機，隨便殘暴地槍殺人民，你不但不會受傷，就是那些逃兵也不致於喪失了生命。』

吳素芬不等我說完，搶着說：『雖然壯丁們趁機逃跑是犯法；在軍法上抓回來重辦是應該的。但隨便開槍將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殺死，甚至殺死後還用石頭把死屍的眼睛摔出來，那實在太無人性了。』

『難怪壯丁們都要逃走，你想想，壯丁們入營後除本身吃不飽，穿不暖是平常的事，但放着家裏的父母妻兒在飢餓，怎能使他們的心放得下而不想溜走？再說：一般人的入營，大多數並不是出自本身的願望，或者輪值應該入營的。據我所知：有的是被強蠻奪理者抓來的；有的是懦弱得無法申訴被抓的；有的是無依無靠的單丁；有的是還未到法定的年齡，只因家裏窮困無法繳納丁錢；有的是受人僱替到來的。總之，這些所謂被徵召入營的壯丁都是窮人。因此當他們放棄田園的工作入營後，就是他們的家屬失去了維持家計的日子。這許多人由於掛慮着父母妻兒在家挨餓，政府又不能給予救濟，他們當然不能安心到前方去打仗，所以他們企圖逃走，完全是爲着家人的不能過活而引起的呀！』張逸人一口氣沉痛地說了這許多話後，當他看見我們還是沉默着的時候，他接着又說道：『因爲一心掛慮着家人的生活，而本身入營後又不能得到溫飽，內外交迫，所以不能安心上前線那是必然的，問題完全是整個抗敵機構組織不健全；要是上層能夠體恤民情，下層能夠秉公執行，不要看見有錢的人就馬虎了事，沒錢的人便加以逮捕。同時倘能注意徵兵家屬善後的生活，那被徵召的壯丁們不但可能不會逃走，而且也能專心對敵作戰！』

接着我才插進一句：『所以這些押帶徵兵的暴徒隨便開槍殺人是要不得的，而貪官污吏的趁機剝削人民，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實在也可恨！』

『因此，我們應該加強後方的救亡工作，抗戰才有前途。而希望從速離開那一定可能被政府放棄的前方，到後方來做一些實際有益於民衆工作，實在也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張逸人這樣說。

我也這樣解釋：『所以我提議參加政工隊的劇組宣傳工作，就是說當我們還不能到曲江向學校當局報告以前，還是負起每個人對國家民族所應盡的責任。』

『是，』張逸人興奮地，緊促地附和着說。

『我更贊成。』吳素芬也表現得很堅決。

『對的，我們應該這樣做！作爲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應該有一致的目標，爲了幸福的明天，一定要爭取抗戰勝利！』

我們的意志統一，於是步伐一致；臂膀連着臂膀。一時大家的心窩燃燒着熊熊的烈火，不知不覺已走完了那條又寒又凍，滿是泥濘的街道，而踏進溫暖的勝利旅店來了。

當晚。一顆興奮的心，爲我們驅散了身上的寒冷。使我們睡得很好。

翌日晨，天上有霧，很厚。但是我們很早就起牀了。

『從今天起，我們要開始過着新的生活！』吳素芬一打開惺忪的眼睛就對我們這樣說：

『從明天起，也許就是我們直接參加戰鬥的日子！』

『是的，我們應當像朝陽一樣，爲着千千萬萬同胞的生存，爲着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我們要生活在太陽光下；讓熱烘烘的太陽照着每個角落！』張逸人一面洗臉，一面這樣表現他的意志。

我接着也放下牙刷高興地說：『今天我們不要再到車站去跟老百姓爭車逃難了。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到劇團裏去，到民間去，去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告訴老百姓們日本鬼子是怎樣欺侮中國人民，給他們知道中國爲什麼要全面抗戰；更使他們明白我們只有全面抗戰，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

『大家的意識和行動都是對的。』

吳素芬這樣說之後，張逸人指着她淺笑着說：

『你的話說得夠響亮啊！』

『大家所說的話都沒有錯，不過我們要將口裏所說的話化成實際的行動。』我也這麼附和一句。

十分鐘過後，大家洗罷手臉，便下樓到街場吃完早餐，再到民衆教育館閱讀當天的報紙，然後就轉入大街，上第四戰區第三政工隊部報名去。

時間雖然還是早晨。街上却像往日一樣：蓬頭垢臉，隨處露宿的流浪者，仍是七顛八倒還沒有起身。行人，挑夫，難民，却已熙往攘來不絕於途了。一團忙亂惶惶的情景，真的使人傷心；也使人提高對日本軍閥的憎恨！

第三政工隊隊部是附設在文昌公祠裏面。當我們抵達門口，就有一陣陣雄壯的歌聲從祠堂裏播揚出來。一時，我們的心活躍起來了；血液像千萬條河流匯集起來一樣雄壯。我們進門一看，原來是好多青年男女在禮堂上放開喉嚨練習歌唱。他們這樣唱着：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看吧！千山萬壑，銅牆，鐵壁。

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氣燄千萬丈！

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

妻子送郎上前線！

我們在太行山上，

我們在太行山上！

.....

歌聲，像鋼鐵的洪流一樣活潑地飄過山岳，掠過海洋。我們的精神幾乎被那悲壯的旋律，活潑的節奏吸住了。我們忘記了一切，好像自己也是參加在歌唱；甚至被歌唱出來的和聲，感動得連熱淚也爬出了眼眶，直至他們唱完了最後一句：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在那裏把牠滅亡！』

我們的心才被喚醒了回來。然後才曉得走近辦事桌邊向那位坐在椅上的青年，說明我們要報名參加戲劇宣傳組的原意。

那位青年馬上站起來，非常熱情地分別握着張逸人和我的手，一面這樣說：

『歡迎，我們十分歡迎。』

接着，大家互相說出自己的姓名。

青年指着他自己自我介紹說：『我叫林名剛。』

稍後，林名剛把我們帶進後廳去，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坐下後；他溫和地告訴我們說：他是第七戰區，第三政工隊統率下劇宣隊的負責人。半個月前，他們隨軍從廣州倉皇撤退，一部份退入南路去，他們存下來的人手不夠分配。目前爲了加強東江隊伍的組織，所以由他負責，號召沿途各縣對於戲劇有興趣的青年學生，參加這個劇團的組織，使一般有戲劇興趣和熱心救國的青年，可以將力量貢獻給國家。最後，他又這樣說：

『想不到你們中大的同學也來報名參加，我除代表我們全體的隊員表示熱烈的歡迎外，並且向你們致崇高的民族敬禮，希望大家精誠合作，爲民族的解放工作而努力！』

林名剛的態度那麼誠懇和熱切；眞使我們感到溫暖和興奮。我們沒想到一個卅多歲的人，能夠說出比我們更年青更活潑的話。所以我被感動得開口說：

『林先生，我們還是在學習中的青年，多謝你看得起，以後要請你多多指教！』

『是的！我們都是沒有生活經驗的青年，只不過對戲劇有點興趣吧了，各方面還要向林

先生學習的。』吳素芬接着我的話後這樣說。

『太客氣了，大家都是一樣的。』林名剛微笑着。

『實在的，林先生，我們的年紀輕，思想十分幼稚。大家有的只是一點熱情；經驗方面可以說完全沒有。做事雖然說需要熱情，可是也不能缺乏經驗。因此我們非常誠懇，希望林先生不必客氣地多多指導我們。』

張逸人很高興，好像要把肚子裏所有的話都傾出來，因此他的話說得非常坦白，非常有

力。『大家都是年青人，應該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有一分光發一分光，有一分熱發一分熱！』

『是的，』我們三人幾乎同一口氣說。

停一會，廳外的歌聲又響了。林名剛向我們說：『諸位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勝利旅店。』我和吳素芬同時這樣說。

『很不方便吧！住在旅店。』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懇切。

『是的，林先生。』張逸人答。

林名剛畧停一會才說：『大家還是搬到此地來住好，房子雖小，但生活上可以團體化起來的。』

『好的，』吳素芬望着我說：『我們還是搬到此地來。』

我也這麼答應她：『是的！我們搬到這裏來。』

林名剛聽到我們都同意他的主張。他更進一步地催促着說：『那麼等一下你們就搬來吧！』

話說到這裏，廳外忽然有人叫着：『林隊長！有人報名。』林名剛的眼光投向廳外去，接着他便開步跨出去了。這時我們也跟着他出去。走到廳外，我們看見兩位年青女子走向報名處去。林名剛同樣很客氣地招待她們。她們談過一段話後，當低着頭填寫入會申請書時，我們跟林名剛說明要回旅店清理一些私事，於是就離開文昌公祠了。

踏出門外後，吳素芬望着滿堆了黑雲的天空很激昂地說：

『中國的抗戰，如果失去年青人的支持，勝利一定沒有前途的；一定會像天空一樣充滿黑雲。』

『不見得吧！』我故意挖苦她一下。

『不見得，你看廣州爲什麼會失得這麼快？連打也沒有打就走了，這給予廣州的市民不是多麼失望？因爲走得太快，所以怎不使人懷疑到這般官老爺的不中用？』吳素芬似乎是爲她的第一句話而這麼補充說。

『素芬呀！你太天真了。你以爲中國這般官老爺真的能夠完成中華民族長期抗戰的使命嗎？……假如你信任他們，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在這個時候，真正能夠負起責任來的實在是很少很少。好像韓復榘這般傢伙，不就是爲着鞏固自己的地盤而被上峯騙去槍決了嗎？諸如這般的政要們，整個抗戰機構裏每一部門，不知還有多少人呀！總之，青年人如果把自己對國家應盡的責任放下，那麼國家民族，就等於沒有明天的性命了；目前的抗戰就等於沒有前途。』張逸人所說的話是那麽不滿意現實的，所以一開口，免不了會產生幾句埋怨的話，但埋怨的話裏也充滿着活力與激昂的語氣。

『是，事實是這樣，從廣州一路到這裏，我們耳朵所聽見的，眼睛所看見的，以及身心所受的一切，都是使人痛心的事。好像公路橋樑，敵人到來的風聲還沒有聽見，自己就老早先行破壞掉，其實像那樣不徹底的破壞，難道日本軍的兵馬就不能通過了嗎？我認爲與其這樣馬虎的破壞不如讓它保存還好。因爲自己還來不及撤退，就已經自行破壞，這無異是等於斷絕了自己的後路。其次對於徵召入營的壯丁，待遇那麼微薄，手段又那麼殘酷，怎不使人意志消沉呢？』我覺得張逸人的話很有道理，也就跟着發出幾句嘮叨。

吳素芬也許是認爲我們的嘮叨是由她的話引起的，因此也這樣辯白：

『我並不否認青年人的力量，而希望把整個救亡工作都放在政府的身上，甚至連自己也

置之度外不聞不問。我的意思是說：政府如果忽視民衆的力量，那麼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得好的。何況這個艱難的救亡工作，一點一滴都和民衆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才說：中國的抗戰，如果失去青年人的支持，勝利一定沒有把握的。這些話不是跟你們發出的嘮叨一樣嗎？」

『是的，大家的意見都是一樣的，只是爲了不滿意這個現實，說出的話才這樣充滿着火氣。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論什麼時候抵抗外敵，或者對於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建設，都不能拋棄青年人的；拋棄了青年人，就等於政府失去了寶貴的血液；國家一失去血液，國防從那裏建設。』我將大家的話歸納起來之後，接着便轉換話題說：『時間不早了，我們去用午餐後，回旅店整理了行李就搬去文昌公祠吧！』

他們都贊成，於是我們便結束了具有火氣的討論。

九

用完午餐回到旅店把行李收拾後，已是下午一點鐘了，除了各人身上必須用的衣服和一點兒用具外，存下來的東西，以及吳春山的行李，我們就把它交給伙計，叫他們拿到舊貨攤去賣掉，預備把這些錢捐到劇團裏去。

但，結果賣不到四千多塊。伙計說：目前因為大家都想逃難，所以舊貨很不值錢。我們也認為有道理。於是由吳素芬從她父親遺下給她的款項下拿出七百元，湊足五千，決定把它捐入劇團裏做經費。

存下來的行李只有三件，每人攜帶一件，就朝向文昌公祠出發。

我們一踏進門，林名剛看見後就笑着說：

『很好的，大家住在一起了。』接着就走來把吳素芬手裏的行李接過去，引導我們走向祠堂左邊的房子去。

在裏面看書唱歌的男女青年們，一看見我們，大家都擁上來把我們緊緊地圍住。其中有人這樣說：

『請林隊長給我們介紹。』

『好的，』林名剛放下手上的行李，牽着我們的手，一一將我們的姓名介紹給大家，最後他這樣說：

『他們從今天起，就是我們的新同志了。』

『歡迎！歡迎！』大家更進一步地圍上來。

於是，大家談了許多話；男團員圍着我和張逸人，女團員，擁緊吳素芬。彼此的心給『抗戰』的鬥志緊緊團結起來。一時大家沒有不能夠說的話，大家也沒有不能聽的話，一股青春活躍的氣氛繞緊每個人的心；熱血像鋼鐵的洪流一樣在我們的血管奔騰，使到我們狂吼，使到我們高歌，我們唱出：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衆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戰場；

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會的棟樑；

我們今天是絃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斷地增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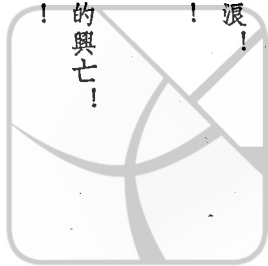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巨浪！巨浪！不斷地增漲！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公祠的地心都給震動了。

歌聲剛止，接着大夥又合唱起「進行曲」和「杯酒高歌」。就這樣唱得幾乎把整個文昌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警報響了。大家爲了避免無謂的犧牲，便絡繹離開文昌公祠，趕出郊外去。但一踏出公祠門外，第二次緊急警報的訊號又發出了。一下子，三架紅膏藥標的重轟炸機，從高空插下城池來了，牠們在屋頂上打了一個大圈後，便立即落彈下炸！

「轟隆」「轟隆」一聲聲嚇人的巨響，把每個逃難者的心都捏住了。於是有不少同胞在驚慌的倉忙中，又在敵機瘋狂的屠殺下丟了生命。

這時，有一位隊員，他爲了要把路中的一個小孩拉躲進陰溝裏；不料，他與那孩子都被掃射下來的子彈打傷了。

鮮紅的血液像流泉一樣，從受傷的人胸膛上直濺出來，一時吸引了很多人發出驚悸的注視；敵機雖然還在屋頂上砰砰叫地貪婪盤旋着，我跟大家却不顧一切危險的威脅，馬上走過去，把他連孩子扶起來；趁敵機掠斜的空兒，迅速地把他們扶進路旁的屋裏去。

一時走進屋子裏來的人越來越多，小孩子經過大家檢查後看不出流血的傷口，只是臉皮被地面的砂擦破了一點兒。然而搶救他的人，胸膛血流如注，臉青嘴紫，失去知覺，甚至很快地眼光就顯得死直了。

大家正在驚悸失措的時候，門外又匆匆走進一位廿左右歲的女人來，她慌張萬狀地走近傷者的身邊，然後蹲下去，用非常哀怨而急切的口吻叫喚着：

『惠林！惠林！你，你怎麼樣了？說話吧！』她滿臉充滿着陰森與絕望。稍停一下，接着又呼喚：『惠林！惠林！你怎樣了？你，你爲甚麼不看我一下呀！』

她雖然噙着淚，上氣緊接着下氣，口不離聲地叫惠林。可是這被叫惠林的青年却吐出一口濃血後，永也不能再看她一眼而斷氣了。

於是她的哭聲立刻氾濫起來了；悲哀的情緒很快地就從她傳染到每個人的身上去，大家的眼睛都淋濕濕地發出同情的淚光，無限哀怨地感到茫然與空虛。

我雖然壓下那股從胸上直昇起來的感傷，企圖借用理智來控制眼淚，不讓它點滴流出自己的眼眶。可是當這位連聲不絕呼喚「惠林」的女人，觀察出她所呼喚的男人已不能復生後，而抓緊他的屍身發狂般地痛哭時，我的淚水終於受到悲哀的放遂而奪眶溢出來了。

過了一會，當旁邊的兩位少女企圖拉開她對那死屍拚命狂哭，而不讓她在死人面前付上更多的悲哀時，我便偷偷拭去眼邊的淚漬，輕輕地問一位站在我旁邊的青年說：『他是他的什麼人？』

『她，就是惠林同志的太太。』那青年也輕輕這樣答我。

『難怪她比我們更加悲哀！』我的心這麼說。不久，當我進一步想問那青年說她叫什麼名字，想不到話還沒有說出口，林名剛已走到她的面前安慰她說：

『玉華，別哭了，就讓惠林同志安息吧！人已被殺死，哭也不能復生了。須知：千千萬萬無辜的老百姓都是這樣被屠殺的。目前活着的人只有認清自己的任務，加強本身所負的任務，爲死者復仇，才能安慰死者的靈魂。否則不能廣泛動員民衆把敵人趕出去，明天敵人的鎗彈就會射到我們的身上的。』

接着又有一位比較年青的女隊員，也拉着她的手勸解道：

『玉華姐，別悲哀過度傷害了自己的身體。人既死，只有哭不是辦法；聽林隊長的話節哀吧！後方還有很多工作正等着我們去做！』

我明白了她的名字叫「玉華」後，也走近去勸她幾句。但她經過林名剛最後再三勸慰後，才畧放低哭聲，流涕啜泣離開屍首。

這時候的吳素芬也受到悲哀的影響，而暗自流淚。她也許是想起自己的父親吧！因爲她父親也是在敵機的掃射下，像惠林一樣的被犧牲的。但除了我與張逸人能夠了解她內心這份痛苦外，其他的人，不明瞭她爲甚麼也會那樣深切悲哀，當然就會認爲她的感情太過於柔弱。所以難怪有一位女隊員看見她像玉華那麼悲哀後，便對她這樣說：『別悲傷過度啊！比這樣更值得悲哀的事還多着呀！』

『是……是的！』吳素芬聽後，惘無頭緒，然又像已悔意似的強裝着鎮定。

敵機去了。大家回到文昌公祠爲惠林辦理身後的喪事。黃昏後，當棺柩被男同志扛出去的時候，玉華抱着她那滿月後不久的嬰兒，又哭喊得幾乎暈倒下去。

那晚上，大家十分悲憤地渡過一個漫漫的長夜：我相信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許下爲千千萬萬被犧牲的同胞復仇的誓約，於是第三天過後，全體隊員在林名剛隊長的領導下，更堅決地以戲劇宣傳作爲武器，朝向抗戰必勝的方向前進！



廣州失陷後的第二個月下旬。

一個通天佈滿陰雲，北風呼呼砭人肌膚的早晨。第四戰區的第三劇宣隊開始離開英德城的文昌公祠，除一些小型道具請腳夫搬運外，每人就背一包袱，向望夫崗的去路前進；決定從望夫崗，經大坑口，烏石，白土，馬壩，一路宣傳而入曲江上湘北。

大隊出發後不過個把鐘頭，當男女一行廿八人浩浩蕩蕩向前進時，大約離英德城已有十多里路遠，我們先後聽見背後隱隱約約傳來一陣呼喚隊伍暫停的女人尖銳的聲音；那聲音由遠而近，使不少人對着它發出注意的神色。

當我翻過頭向後張望時，我看見靠城郊很遠的地方，有一位似乎是背着包袱的女人，她一面呼喚，一面拚命向着隊伍的面前趕上來。不久，全隊的人都向後轉過去，集中精神面對着這個一直向前奔來的女人注視。

我由於近視過度，看不清楚那位由遠而近的女人面貌怎樣，但在隊伍最前的人有些已嚷着說：『是玉華同志！』

『玉華同志，她爲甚麼要趕回來，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聽見在我旁邊的林名剛隊長這麼喃喃自語。於是我注意他的臉色；覺得他有着說不出的苦衷。但他却極沉毅地注視着逐漸跑近來的玉華，接着他又說：『是！是玉華同志趕回來了！』

『玉華，她爲甚麼要趕着隊伍回來？』我一時想不出理由，心中也向着自己這麼發問。

於是我立刻想起三天前，林名剛隊長在報告安置玉華善後的晚會說過的話：

玉華和惠林是廣州知用中學的同學。她們都是東北人，從小就在一起讀書，是一對最能互相了解的同學，同時也是一對富有熱血的愛國青年。「七，七事變」後，他們好像全國的救國青年一樣，熱烘烘地獻身到抗戰的陣營裏來；在廣州參加全市的學生抗敵聯合會，出街宣傳，落鄉演劇。不久由於工作上的密切關係，他們由戀愛而結婚；結婚後，在保衛大廣東的號召下，他們便加進第三劇宣隊來。廣州撤退後，他們也隨隊到後方，不久玉華生產一男，惠林很高興，爲了紀念他們從事救國工作的決心，特爲他們的孩子名叫「抗東」。抗東出世才一個多月，伶俐活潑，全隊的同志都爲他們祝福；不幸惠林這次被敵機射殺，作爲他的愛妻的玉華受到這樣殘酷的打擊，當然悲痛萬分，要不是爲着抗戰，以及全體同志的鼓勵，她未知會悲痛到怎樣了。但由於產後出血過多，營養不足，加以感傷刺激過度，所以已

弄得她與以前變成不同樣的人了。隊長林名剛爲了要保護她的健康，不忍她隨隊奔波，同時爲了減少隊伍的累贅起見，所以在隊員同心合力的幫助下，大家捐獻了不少錢給她，要她暫時在英德縣城的鄉下休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她的身體恢復康健後，再想辦法接她回隊。因此在隊伍開拔以前，就將她連她的孩子抗東安置在鄉下了。

當我想到這些事時，玉華已走到隊伍的前頭來了。她憔悴的臉孔浮泛着一時的興奮。但滿眶溢出來的熱淚却洗不去她臉上苦痛的神色。她跑到林名剛隊長的面前；掛着兩行淚珠的臉上，悲喜交集地強裝着笑意呼喘着說：

『林隊長，請你原諒我，本來我應遵從你和大家的話，休養一個時候，但……』她還沒說完，却低下頭嗚嗚地哭出來了。

林隊長扶着她的手，旁邊的隊員都圍上來。吳素芬和其他的女同志也各付出高度的同情心，紛紛發出真摯的言詞安慰她。一時大家的情感都交流起來，就是意志剛強的人，在這人類發出純真的氣氛下，也免不了會被擠在傷感的邊緣了。結果有幾位女同志終於鼻涕俱下。就在大家一齊陷入悲哀的境界時，林名剛便開口說：『玉華同志，不要悲哀了，有事大家可以商量的。』

玉華終於擡起頭來，她拭去眼邊的淚珠；企圖逐去臉上的哀怨，却還是哀怨地說：

『我不能一個人享受大家給我的安逸，我甘願跟大家一起吃苦，爲着我們的國家民族，爲着替千千万萬的同胞復仇，我不能自私，只要我的精神支持得住我的身體，我要跟大家一齊走，一齊到民間去，負起我的任務，負起惠林同志放在我肩上的責任！』

『玉華同志，你的身體需要休養的，你不能走！聽大家的話，不久，我們會歡迎你回來的。』林名剛安慰她說：『到那時候，你就會了解我們今天爲甚麼不把你帶走的理由。』

接着另一位女同志也這樣說：『玉華同志！你身體還有病，你不能毀滅你自己，也不能毀掉國家對你的希望，再說，抗東也需要你保護，等到你們母子的身體都能夠抵抗路途跋涉的困苦時，才負起你應負的工作，國家是會原諒的，聽大家的話，你回去吧！不久我們會派人來接你的。』

『不，不，我要跟大家一齊走！我已把抗東送給人了；我不能回去。』玉華幾乎又要哭出來了。接着她終於嗚嗚地放低了聲音說：『林隊長！讓我跟隊伍一齊走吧！』

『玉華同志！你應該明白，我並不是不讓你跟大家一齊走。原因是大家認爲你的體質實在不能抵抗路上的苦楚。而且爲了隊的工作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比方爲了你在路上可能發生一切不如意的事需要消耗同志的精力，所以才決定讓你在鄉下休息一段時間。如今你把抗東給了人家也好。但你最好還是回去，聽大家的話，大家都會原諒你的。再說，難道你不希望

隊的抗戰宣傳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嗎？」林名剛以溫和的態度而且非常冷靜地勸導她。

周圍的人，很冷靜地沒有一句話。而玉華經過林名剛勸導後，也很久說不出話來，直至最後林名剛又說：

『爲着希望玉華同志的健康早日恢復；爲着希望她日後能爲國家負起更繁重的工作，更爲着希望她能明白這次我們對她作善後安置的事是合理的，所以我們懇切地要求玉華同志暫時還是回英德鄉下去休養。』

『是的，我們要求玉華同志暫時回去！』不少人都同聲這樣說。

『好，我回去，我回去。』玉華聽到大家的勸慰後，便發出應諾的口氣。於是她不再說第二句話了，很快地就轉頭，憔悴地朝向縣城回去了。

大家默默地望着她走。但不到十分鐘，玉華却又跑回頭來，發狂般地呼喊著：

『我絕對不願意回去，我絕對不願意回去；我要跟大家一齊走！請大家讓我跟你們走！』吳素芬看見玉華又跑回頭來，走近我身邊，輕輕搖着我的手，這樣問我說：

『方向兄，玉華既然不願意回去了，就該讓她跟着隊伍走，你認爲對嗎？』

我注視玉華，看她越走越近，像瘋婦一樣，滿臉淚漬；她那麼樣的緊張，那麼樣的悲惻；着實使人憐憫。所以對於吳素芬所表示的意思，我也感到同情：『玉華實在也夠可憐，

她不願意單獨留在這裏鄉下，在沒有其他辦法之下，就只有讓她跟大家一齊走了，你的意見我是同情的。」

這時候，玉華已走到林名剛的面前來了。她似乎不理會周圍的人對她的反應怎樣，只顧不停地啜泣；緊緊地望着林名剛說：「林隊長！請你答應吧！讓我跟大家一齊走。路上有什麼痛苦和困難，我都願意忍受。林隊長！求你答應我吧！就是你不答應，我也要跟大家走的。」

大家都集中精神聽她向隊長提出要求，同時大家都投着同情的眼光望着她。可是誰也不開口表示意見。只讓她那悲怨的聲音，一句一句好像箭一樣射進心窩來，而那種淒惻與沉悶的氣氛，簡直使人窒息；使人痛苦！

至於受她要求的林名剛，他的心腸似乎很硬，同情心也似乎很少。他的話很吝嗇地一句也不說，但情感與理智在他內心搏鬥的影子，却已不停地從他的眼神中閃出來了。他默默地望着玉華好久，對於玉華的要求，雖然不會是同情，也不會是拒絕。然而由他內心的矛盾所呈現於臉上的痛苦，却不難使局外人看出他的理智已受到感情的控制了。

就這樣，全隊的男女同志的理智，也跟着他在哀愁的感情門外徘徊……。

可是時間的過去與沉默的久持，只有加重玉華的痛苦。於是當她以爲林名剛對於她的要

求不能給予滿意的答覆時，他掃視全隊的人後，忽然像失神的人一樣，就在林名剛的面前跪下去，一句話也說不出聲，只是哭：深深地哀傷的哭。

周圍的寂靜與大家心頭的沉默，立刻被他這突然的跪下，以及連串哀怨的哭聲所驚動，一時很多人圍着她。林名剛首先把她攙起來，而其他的女同志，也先後牽着她的手安慰她。雖然她還是不停地啜泣。然而同志間給予她的同情，已一時比一時增加。

不久，林名剛才這樣說：

『我並不是不讓玉華同志跟大家走，其中的苦衷，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現在玉華同志既然決心要跟大家走，看這情形，我也不便再阻止她了。這事情，還是讓大家來表決，同志們贊成嗎？』

『贊成！』

一片同情的心聲，匯成一道響亮的回音，立刻把不少被情感推落悲哀深谷的人喚醒回來。展開笑容最明朗的是吳素芬。我與張逸人也同樣感到暢快；而林名剛爲了看見玉華的臉上逐走了哀愁也現出笑意了。

這樣化了幾十分鐘後，我們的隊伍又繼續前進。

一日，二日，三日……時間在工作中慢慢溜走過去。

最初我們所經過的地方，除了幾個較大的墟市外，其餘的都是鄉村。因為地方環境不同，觀眾的水準低落；加以工作時缺乏充足的準備，技術和演出的方法多不能適應那些小地方。於是大家只得在工作中學習新的技術和演出的方法。至於劇本，也只有選擇一些比較適合農民大眾的口味，再加以改編刪插；從民眾的反應上所吸收的經驗中，漸漸來克復各方面所遇到的困難。這樣在演劇宣傳後，我們又得時時跟民眾生活在一起了。於是我們開始接觸了農民與商人以及一般人民大眾。當我們還沒有跟他們認識以前，在大家的想像中，多以為他們是不容易接近的。那裏知道，當我們跟他們接近以後，才覺得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和我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農民大眾有的是熱情，誠實；只要你肯老老實實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把國家大事以及各地的戰情告訴他們，使他們明白國家的命運怎樣；甚至給他們明白非全國上下一致抗戰不可的理由。這樣他們老少就會一致出自本能地把財力貢獻到抗戰的隊伍去了。

由於廣大民眾的覺悟，抗戰的隊伍日漸強大，我們對於本身所負的宣傳工作更感到需

要。所以演劇隊日夜忙碌，有時甚至衣食不週，然大家在精神上却感到無比的愉快！

但是各地的戰事也一天比一天吃緊，日本鬼子的鐵騎，更一日比一日深入內地，華南沿海各縣，甚至窮村僻壤，都有鬼子的足跡了。我們爲了配合前方的軍事，動員後方的民衆上前線，大家更加努力工作。每過一鄉村，一經宣傳，都得到羣衆的同情和擁護。這時候羣衆的情緒，像正爆發中的火山口一樣熱烈，只要我們發出號召，就有不少羣衆給予良好的反應。一休息的時候，更有廣大的羣衆緊緊圍攏着我們；不論男女，大家都非常關切地向隊員問長問短。假如我們告訴他們說：『目前羣衆的生活所以這樣艱苦，原因是國難當頭，只要我們能夠把敵人驅出國土去，然後共同來建立一個人民的富強的國家，日後大家的生活便能得到改善而有保障了。』

多數老百姓聽了都這樣說：

『是，先生們說的話很對。』

但有時也會有人像飽經世故地冷笑着說：

『先生們說的話固然對，但是日本軍閥還沒有來以前，我們的生活已經難以支持了。因爲十多年來，國家不是發生內戰，就是連年天災，弄到滿目瘡痍，人民的生活原已苦極了。可是政府不但未能爲地方造福；爲人民改善生活，反而貪官橫行；污吏霸道。今天催租，明

天迫糧，苛捐雜稅，害到鄉民無可喘息，民不聊生……』從那說話的神情上，似乎是這樣告訴我們說：

『反正我們在貪官污吏橫行下活着也沒有意義，不如讓日本人來統治一下也好！』

『但是，日本鬼子比本國的貪官污吏，更兇惡殘暴！』一個急性子的隊員出力地向他高聲說：『老伯你說的話是對。目前國內的貪官污吏實在可惡，可是兇暴的日本軍閥比我們的貪官污吏更厲害過百倍。因為貪官們只剝削老百姓的錢財，日本軍閥却不但剝削老百姓的錢財，而且還要姦淫老百姓的妻女；屠殺我們的同胞，搶奪我們的土地，滅亡我們的種族。所以目前我們沒有其他的路好走，大家只有精誠團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加強抗戰的力量，首先把騎在我們身上的敵人驅出去。』

『是，大家的 life 希望得到改善，只有趕走了敵人才能實現，因為敵人騎在我們身上一天，我們就不能喘息一天。所以今天我們的抗戰，當然一方面要打倒外來的侵略，另一方面也要消滅國內的封建。』張逸人也這麼補充幾句。

有一個比較上了年紀的老農民却這樣說：

『先生，你們的話都說得對，但是年情不好，收成全無，還要出錢出糧，而欠租不能完納時，常常連人帶牛也被押了去的，肚子不能飽，難道還會抗戰嗎？』我們還沒有向他解釋

時，那老農民接着又說：『不怕先生們笑話，我們已經整整兩個月沒有粥糜可吃了，連番薯也不容易找到啊！』

我認爲農民所說的話很對，因爲從一般事實上看，在遍地鬧着天災人禍的農村裏，那一家人不受生活的壓迫和摧殘。雖然說每一家人所發生的遭遇大小的原因各不相同，可是事實上家家戶戶所發生的痛苦都是一樣的。要怎樣來解除農民的痛苦呢？這的確是抗戰中一個迫切的急須解決的問題，作爲救國的宣傳人員，要是能夠和廣大的農民羣衆生活在一起，徹底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分擔他們的痛苦；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那誰都不能否認，他們貢獻出來的精力，才是抗戰以及建國的主要力量。因此當張逸人和吳素芬等問我對於所提出來的痛苦有何意見時，我就這樣答覆他們：

『關於怎樣解除後方農人的痛苦，假如我是醫生的話，那就應該對症下藥；讓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即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的「耕者有其田」以及民權主義中的「民治」制度，否則農民的痛苦只有日益加深，而抗戰的前途也屬於渺茫的。』

『要是早能實行國父的計劃，國家早就不會弄到這樣糟了。』張逸人同意我的主張，吳素芬也不表示異議。

但是有兩位隊員却說我這個主張有毛病。張逸人請他們發表意見，他們却這樣說：

『少說吧！不必在民衆面前說得太多。』

我不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這時在場的林名剛也不表示意見。我與張逸人也就不想再問他們了。可是從這一次起，我看出大家似乎還不夠一條心，所以太熱情的話也就不敢隨便發表了。

事實上却百分之百是這樣：我們一路經過的地方，所接觸的農村都是瘡痍滿目；農民十之八九都是在饑餓下輾轉呻吟。因此任憑我們怎樣演出和宣傳，不少老百姓還是會這樣發問：

『日本鬼子趕走了後，我們的生活能夠改善嗎？』

爲了答覆老百姓這個問題，我們只有加緊排演一些跟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戲劇內容，所以日常生活除一村趕過一村外，多數時間就集中於訪問農民和士兵的工作裏。因爲從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不但學習到活的演技方法，而編寫劇本方面，也可從各方吸收多樣複雜的題材。至於我們每天住宿的地方，在墟市就是學校，祠堂；在鄉村就是中心學校，保公所，廟宇，以及農民的空房，閒間；一堆稻草就成爲地鋪，爲了疲憊萬分，大家往往一倒身就沉睡了；食方面，只要食得飽的東西，我們都採用，因爲上峯發下來的糧餉是有限的。

總之，大家所以願意吃苦，埋頭苦幹，最大的原因是大家抱着一個堅強的信念：

爲了幸福的明天。

半月後，我們的隊伍又從英德出發，經望夫崗，大坑口，烏石，白土，馬霸，一直到達曲江。沿途經過不少城鎮與鄉村，越過許多高山與峻嶺，也涉過不少大江溪河。在這中間，我們接觸過千千万萬的老百姓。因為日夜與老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使我們更了解民間的疾苦，因而看見千千万萬骨肉離散的悲劇，同時也聽見不少青年男女，為民族解放抗日戰爭發出悲壯的吼聲！

劇宣隊一路來，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吸收到不少寶貴的經驗。所以到達曲江後，有的人就忙着編寫新劇本；有的就趕排練新劇，預備在慰勞軍人大會中公演。

我在這時候，因為旅途奔波跋涉；加以生活時時失常，到達曲江後的第三天，忽然肺病復發。就在咯血的那一個下午，同志們便把我扶進省立醫院去。從此我暫時離開了劇宣隊的朋友們，脫離了團體生活；睡在醫院裏悶着過日子。內心感到無名的寂寞。

幾個星期過後，我的病勢雖然已經好轉，精神上也一天比一天起色，然而為了遵循醫生的話，必須經過一個時期的休養，所以我還得在醫院裏住下去。

這些日子，劇宣隊的同志時常來看我，特別是吳素芬和張逸人，他們幾乎隔三兩天便來一次。此外，玉華也比其他的人，更時常到醫院來。

不久，我發覺玉華對我的病況，似乎比其他人更關心。所以有一次，當她單獨一人帶着芬芳的玫瑰花來看我時，我便向她這樣提起：

『玉華同志！你常常放下工作來看我，我不知道該用什麼來感謝你！』

玉華聽了我的話，好像沒有一回事似的，把玫瑰花插進瓶子後，便輕率地坐在我的牀沿上，用溫雅而又懇切的口吻，輕輕地說：

『你還是靜靜地休養，使身體早日恢復健康。我來看你是應該的，用不着要感謝。其實大家都是離鄉別井，來爲國家服務的人，誰發生了困難，當然就應互相照顧的……』她一面對我發出懇摯的安慰，一面伸手探摸我額上的熱度，付出像母親關心兒女安全一樣的真誠，一時使我受到更大的感動；內心獲得無比的慰藉。

我告訴她說：我的病並不怎樣嚴重，也不是如普通人所患的肺病一樣，只要休養一個時期，身體自然會復原的。

『那到底是什麼病？』我的話還沒說完，她接着便很關切地問我。

『三年前，我在家鄉，從縣城踏腳車到一個鄉下去，經過一條小石橋時，我下了車，把

腳車拉過橋去；不料走到橋中央，因腳底下的皮鞋釘子太滑，在石板上踏不穩，於是一骨碌連人帶車跌落河裏去，胸部便給腳車撞傷了。」

『後來怎麼樣了？』她臉上沒有一絲的虛偽，神色十分注意，緊緊追問一句。

『我從河裏爬起來時，身體還不覺得痛，但是一到鄉下，換好了衣服後，就咯出好幾口血，接着胸部也痛了兩三天。』

『是的，據說在水裏受到的傷是很重的，難怪要咯血囉！』這時淡淡的哀愁掠過她的臉上，然後從她的眼瞳內閃曳出來。她掠一掠垂下額角來的鬢髮，然後又說：『後來給什麼醫生看？』

『後來麼？只吃了幾次青草藥，胸部便不痛了。據父親說：那是治傷癆的鳳陽特效藥；但不料前年冬天北風一起，胸部又隱隱作痛。所以我才對你說，這並不是嚴重的肺病。』

我雖然認為自己的身體弄到這樣，在時間上，在工作上，對我的事業均可能發生不利的影響。但我却不消極，因為我相信自己的身體還健康，所以在玉華的面前，我從來不表示傷心。

可是，她對我比我對自己的身體的關心還要注意。因此她又進一步問我說：

『那麼，現在這裏的醫生怎樣說？』

『據醫生說：照過X光後，發覺右肺葉有些傷徵。但醫生認為如能注意營養，再經過一個時間的治療後，胸部的毛病是可以治好的。他說：因為我的身體健康。』

『這樣說，不久你就可以出院了。』她說。

由於受她那種磊落與真摯的態度所感動，所以激得我隨口說：

『是的，謝謝你！』

『你又來這一套了。』

玉華顯然不喜歡我常常這樣對她發出客氣，所以她對我的謝忱，總是認為不滿意。我爲了承認自己濫用情感的錯誤，連聲低說：

『好的，好的，我下次不向你感謝了。』

但玉華默不作聲。她走近窗邊，把窗帘拉成兩邊，讓窗外的陽光射進來。

一時室內顯出非常的明亮與溫暖。就在這麼恬靜柔和，而空氣又格外新鮮的氣氛下，更使我感到有如置身在幸福的境界裏；於是由於感情的激動，我又本能地濫用感情了。我說：『玉華……』可是當我忽又想起她不喜歡接受我的謝忱時，我又把快要說出來的話吞回去。

玉華却投出兩道瑩亮的眼光問我說：

『甚麼……？』

我一時沒話可說，把眼睛低下來，輕輕地吱唔一聲：

『沒……沒什麼……』

玉華反過身走近窗口去，面向着窗外的流雲，好像有無限心事想向蒼天傾訴。

我明白我這一聲叫，會引起她遐思，我更明白她的心境怎樣。因為憑數月來的經驗，使我知道當她舉首仰望天壁，她便常常會想念起那被敵機炸丟了生命的青年丈夫，以及那流落在英德鄉下的孩子來……

因此我叫她坐下來，企圖利用往日時常勸慰過她的話再來勸慰她。這時醫院裏催人客離開病房的鐘聲已響了。於是我只得把快要發出口外來的細語收回來，失望地投着同情的眼光看她踏出門外離我而去。直至她完全在我的眼前消失了後，縷縷的往事，便從回憶裏爬上心頭來：

一個風高月黑的寒夜。

同志們在望夫崗的陳家祠排練「兩口子抗日記」的話劇。張逸人與吳素芬，我與玉華，分別飾兩對夫妻的角色。我們爲了對誦臺詞，張逸人與吳素芬常在一起，而我和玉華也時常有接近的機會。後來大家爲了考驗對方誦出的臺詞是否純熟，於是我與玉華接近的機會更多了。就在那個時常接近的機會中，她告訴我說：我在她身邊時，她不知道怎樣，總會覺得溫

暖。

是的，我也對她這麼說：她在我的身邊時，我同樣地也有一股美好的感覺。果然，較後隨着雙方情感更進一步的融洽，彼此甚至把隔阻着兩人之間的性別關係的閘門打通了。所以我們之間心頭所有的話，當苦悶的時候，就會互相傾訴出來。

有一次，當她唸出：『我的家，在東北，原是一個快樂的家庭。九一八發生，母親死在冤獄裏。不久父親也被敵人屠殺了。』那些句子時。她忽然放低語氣用悲哀的口調說：『這些文字便是我自己家庭的寫照啊……』

我覺得她的神色愴然，似乎是受着往事的糾纏而發生無限的傷心，所以我問她說：

『你一下子爲甚麼就這麼悲傷？』接着當她還沒開口答我時，我又這樣問她一句：『難道你的家庭也發生過不幸？』

『可不是嗎？』她停了片刻，接着眼眶淋淋濕起來了，而又急促哀怨地說：『我的家被敵機炸毀了；父親活活被日本兵吊死，母親死在敵人的憲兵部……，家破人亡，正如劇情的內容一樣。所以念起這一段文字來，悲哀的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是的，像這樣悲慘的事，的確傷人肺腑。人是感情的動物，誰不想念自己的父母？難怪你一提起就會傷心的……』

她只顧着悲哀；悲哀的往事像一陣急雨，幾乎把她全身所有的興趣一掃而盡；使她落得一身傷心，與無限的空虛和靜默。

我爲了企圖從她那無限傷心的意境中，使她鼓起點滴的興趣。因此我用極低微的口氣安慰她幾句，我說：

『過往的事，就讓它成爲過往的事吧！如今爲了想念着往事而再度悲哀，似乎無此必要。然而不忘過去的事，存着一顆復仇的心却是應該的。要是真正能盡國民的一份子，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前頭，負起救亡的責任，始終爲人民服務，也就等於替父母復仇了。所以應該忘記過去，永遠向着未來。』

她從沉默的哀思中，聽見我勸慰的召喚，心情醒悟過來似的：『過去的事我永遠不能忘記。』她輕輕地這樣噙着。

『是的，過去的事，你不能忘記並不會錯。然而爲了過去的事而陷入悲哀，而放低工作的情緒，那就不應該了。要你忘記過去，意思是勸你忘記過去的悲哀，來提高現在的工作興趣，爲完成本身所應負的工作而努力，這就等於沒有忘記過去的仇恨！』

『你所說的話固然是對，但是你因爲不知道我的過去所遭遇的一切，所以你不領悟到我所以說不能忘記過去。要是你能夠知道我過去的遭遇，那我相信你一定也像我一樣感到往

事永遠的不能忘記。』她說來很懇切，幾乎與剛才在哀思中的沉默成了反比例。

我想深入了解她的遭遇，所以這樣說：

『既然是這樣，那你的過往的經歷是怎樣？你可以告訴我一些嗎？』

『你想知道的話，我當然可以告訴你的。』

這時大地像千年的墓林一樣空寂，幾片被微風吹落的枯葉的蕭蕭聲音，平添了這空寂的氣氛中悲哀的情調；半眉寒月已從天邊的黑雲裏沉沒下去，沉澱在這黑暗堆裏的人只有我和她。我的心境就像古井裏的死水一樣；而她敘述的往事，有如一個少女在北風呼呼的寒夜裏，坐在古井邊淒泣的哭聲一樣。

她說是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第二個月。遼寧省渾河北岸，離瀋陽市不遠的一個鄉村——孤山鄉，有一小康家庭，主人李大叔，年紀已六十，妻子也有五十多的年紀了，然夫妻倆的身體非常康健。

李大叔爲人慷慨好客，有一子一女；子名世生，在北京燕京大學肄業，女名玉華，也在瀋陽市立一中讀書，一家人上下都是豪放豁達，甚得同鄉愛護。

一日上午，李大叔的家忽來了廿幾個滿臉橫肉的日本兵；兩個握着三八式的步槍在門口踱來踱去；另兩個架着機關槍把守孤山鄉寨門外，其餘的就分別闖入各家去搜掠，把村裏所

有的人都肅清出來。一時來勢兇兇，嚇得村裏男女老少，臉無人色；連村上的野狗，也掩下尾巴，閃躲入人羣裏，拉長喉音悲傷地哭；還是李大叔與李大嬸膽壯，挺直胸膛不溜開。

『誰是李大叔？』

一個像隊長模樣的日本軍官，手按着長刀，面目獐獐，態度兇暴。操着生硬的北京話，聲音像雷響一樣，在衆人面前狂呼亂叫。

『是我，先生。』

李大叔離開人羣，跨步出來，上前向那日本軍官行個禮；然後指着自已說。

『好啊！就是你，哈哈……』

那個像隊長模樣的軍官，像瘋狂一樣，發出連聲哈哈的奸笑。

李大叔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說。

李大嬸却抖着手，抖着身，抖着牙；十分害怕地跪到那兇殘橫暴的日本軍官面前，用悲切的口氣向他哀求：

『先生有什麼事？……饒……饒了我們吧……！』

李大嬸的哀求還沒完，那兇橫的日本軍官已一脚把她踢倒下去了。

李大嬸慘叫一聲後又爬起來。但惡獸一般兇暴的日本軍官又一腳把她踢倒下去，接着舉

起刀尖，指着李大叔的胸膛，又發出像雷響一樣的狂叫：

『來！快說！你的兒子世生當重慶政府的游擊隊，躲在什麼地方，快招出來！』

『沒……沒……有這回事……事啊！』

李大叔含着淚顫抖着。

『沒有！還說沒有！我們已得到確實的情報：昨晚的軍車就是給他炸毀的！』兇暴的日本軍官放下了長刀，忽然改變了態度溫和地說：『只要你講出來，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們找到了他，不但不難爲你們，而且也不殺掉他；只要他跟我們合作。你說吧！對你有益的！』

『先生，實在沒……沒這回事的！』

『沒有！你又說沒有！難道你要死呀！』

又是一陣如雷似的吼叫。

『先生，實在沒有的，我講的是實話。』

李大叔總是連聲向他哀求。

『好的。』

兇暴的日本軍官沉吟了半響之後，揮動着雪亮的長刀說：『好的！你既然不要講，就讓我拿手段給你們看吧！』

李大叔李大嬸的神色更形緊張了。因為他們不知道兇暴的日本軍官這一着到底是凶是吉，所以神色開始慌張，又是連聲不停地哀求：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呀！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呀！』

『好的，我知道你們完全是反抗皇軍的傢伙！』又是日本軍官發出雷一樣的聲音：『把李大叔拉出去，吊死給大家看。』

廣場上的村人聽了靜如殭屍，鴉雀無聲，只有李大嬸一聲慘叫，劃破村空的肅殺，一時引起村民發生一陣騷動。

日本軍官看到村民躍躍欲動，馬上一手握緊身邊的短槍呼喊著說：『不要動！你們一個動，機關槍就要掃射過去！』一手揮着長刀，指對日本兵說：『快把他拉出來，吊到樹上去！』

幾個日本兵七腳八手，把李大叔拖出來之後。李大嬸衝上去，一面哭，一面叫，緊緊地抱住李大叔的腳。旁邊一個日本兵忙舉起槍托，對準李大嬸的肩膀，兇兇地重擊兩下，使她暈倒下去了。李大叔掙扎着翻過頭去，滴下幾點乾淚連哭也來不及地就被日本兵拖上土丘去。

在土丘上的大樹下，日本兵一邊用繩子綁住李大叔雙手，一邊在粗繩的一端打了一個結，扣住李大叔的頸項，然後將另一端丟過樹幹去，幾個日本兵捏緊它，用力一拉，李大叔

便被吊上去，舌頭伸長出來，斷氣了！

李大嬸呢？在昏迷中被拖上軍車，載到日軍憲兵部去。第二天在日軍的刑罰下，經不起拷打，丟了老命。……

『後來呢？』

當她敘述到她母親也丟了生命時，她的話忽然停止了。但滿眶汪汪的淚水一時如泉湧出來。我爲着要砍斷她那股傷感的心緒；不讓她有過多的時間去培植悲哀的種子，所以便採取像轟炸一樣，緊緊問她一句。

『後來麼？』玉華說：『家破人亡，哥哥帶着更積極的心，爲民族復仇而參加游擊隊去了。女的跟同學們南下投進抗戰工作隊！』

玉華的眼淚，雖然很快便收斂了。但，面朝着遙遠的天壁，心海又泛起無限的思潮；足有半個鐘頭，她不說一句話，也不走動一步，直至我用盡所有能夠勸慰她的話來勸慰她，才使她平復了悲哀。

……

如今，當她一再望着天壁，泛起悲哀的浪潮時，我又想起應該利用往日曾經勸慰過她的

話來勸慰她。可是無情的催促人客離開病房的鐘聲把她催走了。於是不但使她負着傷感的心情回去；連我也因了來不及勸慰她，未能使她消除哀傷而滿懷神愴！



自從玉華時常到醫院來看我後，我的心受了她關懷的影響，也開始發生變化了；甚至吳素芬近來對於我，也變更了不同的看法。有一天，是太陽剛下山的時候，吳素芬跟張逸人踏進我的病房，看見玉華坐在我的牀沿時，她使用笑迷迷的眼睛，對我作無言的示意。但却像有所思的樣子不說一句話，等到玉華走後，她竟拍着張逸人的肩膀說：

『張兄，你看得出嗎？』

『看得出什麼？』張逸人猜不透她的話意：『你的話怎麼只說一半？』

『玉華愛上我們的方兄了。哈哈……』吳素芬的口氣，故意說得又慢又有力，接着又是一陣夾着酸性，又帶着揶揄的苦笑。

『你怎麼見得？』張逸人驚異地詰問她一句。

我聽見後，心懷像被人潑上硫酸一樣又癢又痛，恨不得馬上跳起牀來。但也立刻截住張逸人的話，指着她說：

『素芬，你不能隨便說呀！給玉華聽見了，怪不好意思的。』

『爲什麼？』吳素芬又是笑迷迷地說：『難道我說的話，會沒有根據嗎？』

但張逸人聽了她的話，還是不以爲然，所以接着說：

『你所說的話，也許太過肯定了。』

我也不等張逸人再說下去，迫不及待地補充上去：

『是的，逸人兄的話說得對。素芬你這樣說太過肯定的。人家只不過是關心罷了！怎能把這關心的好意，強拉到羅漫諦克上面去呢？』

『我認爲不只是關心，而是癡情！』吳素芬還是堅持她的看法：『我所以說玉華愛上我們方兄，其實並非無因的。比方說：我跟逸人兄，三幾天來看方兄一次，其他的同志，十天半月來一次，我們的玉華小姐幾乎每天都來。這可見我說的話是有根據的。再說，就我所看見的，每次當玉華探病回去後，方兄在那一短暫時間內，總會悵然懷想。這不是兩人都雙雙墜入不可思議的情網的證明嗎？』

『哈哈……哈哈……』張逸人一笑再笑，面對我指着吳素芬說：『我們的素芬小姐也太過天真了！』

『是呀！我們的素芬小姐也太過天真了！』我一時惘無所措，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只得依照逸人的話再說一遍。

『她不但天真，而且還是一個極能幹的偵探呢！』張逸人揶揄她一下。

『好好，你們就將我的話當做沒有根據好了。』吳素芬扳起臉孔說：『我們現在不談這些話了。』

於是大家扭轉話鋒，談到別方面的事情上去。

最後，他們告訴我說，劇團裏編劇組的同志，都希望我能早日出院。因為團裏的人手缺乏；許多急需改寫的劇本都積壓起來，再加上大家都認為我有寫作的才能，對題材的措理以及主題的把握上都別有見地，所以更急切要我回去幫助。而演劇組的同志也有同樣的希望，因為已有三齣劇排演過的，只因了我的離開，而擱置下來不能上演；要由別人代演麼，又恐怕浪費時間，且角色的性格也難培養，因此也希望我能早日出院歸隊去。

我聽了他們的話後心情無限興奮，自言自語：『是的！我應該早日出院，團裏正需要人的時候！』

所以當他們走後，我帶着興奮無比的心情，披上大衣，獨自下樓來，走到後園的庭院去，打算在那裏吸口新鮮空氣，提高精神，擬定一個出院後的工作計劃，好替國家民族作進一步的努力。不想一踏進庭院的大門，忽然看見玉華獨自坐在石凳上，若有所思地低着頭。

『玉華，』我走過去喚她一聲，接着說：『天將晚了，你為什麼不回去？』

『哦！』她站起來，臉上泛起一抹多餘的苦笑，笑裏仍然掩不住陣陣的哀思。

我在稀薄的殘陽下，雖沒帶近視眼鏡，但一眼望去，還是看出她滿臉愁容。雖然那愁容是淡然的。可是在我敏感的視覺下，也能了解她悲惻與失神的程度，於是靠近她，用同情的口吻問她說：

『又是哀思父母，是不是？』

『不，不，』她勉強地苦笑一下。

『那又是爲了什麼事，這麼晚了還在這裏！』我說：『不是哀思雙親，便是悼念惠林同志了。』

我憑數月來的經驗，知道當哀思的浪潮，一捲上她的心田時，她的理智就會崩潰，接着哀思的情感便會泛濫起來。所以我這麼肯定地指出她是爲了懷念故人而悲傷。

但她却否認這事實，連聲低說：『都不是！』

『那是爲了什麼？才引起你這麼惆悵？』我却不相信她的否認是真實。

她忽然改變口氣了，臉上又浮起一抹苦笑說：

『我並沒有不歡呀！』

『沒有不歡，那是爲了思念一件事是嗎？』我隨風轉舵，看見她臉上浮起笑容，所以也

用俏皮的口氣問她。

『你怎麼知道，我是爲了一件事？』

她的心事，給我無意中猜中了，她於是倒問起我來了。

其實我那裏知道她的心事，只不過是隨便這麼說罷了。如今她既然反問過來，我也不得不佯作曉得的樣子，所以說：

『就是那一事件。』

『什麼事？』玉華突然緊張起來說：『什麼事呀？你告訴我吧！』

我意想不到她會這樣緊切地問根究底。但是我結果却找不出話詞來，只得愕然而啞口無言。

玉華却進一步追問我說：『什麼事？快說呀！』

『對不住，我是說謊的呀！其實我那裏知道你心裏的事。老實說，爲着要使你減少悲哀，我隨便這麼說說吧了！』

事實既然到達這樣的地步，最後我便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不是，所以就這樣自我坦白一番。

『我倒以爲你真的是知道了！』她說。

『那到底是什麼？你應該告訴我才是。』我認爲玉華的心裏，既然真的是爲了一件事而

傷心，那我倒要知道它，於是惟恐不及地追問起來。

她却默然下去。

『什麼事？說呀！』我似乎比她剛才在問我時更急切。

『團裏的人，說我愛上了你；連吳素芬她也這麼說的。』她低下頭去，說得慢條斯理。我聽後却淡然地對她說：

『就是這個，我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是這樣小的事情。』

『這算是小事情嗎？』

她若有其事的，擡起頭來緊盯着我。

『是小事，也可以說是大事。』

『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有的人把它當做大事，有的人却把它看成小事。』

『那麼你呢？』她又認真又緊張地問。

『我麼，當然看它是小事。』

『我却認爲是大事。』她說：『怎樣可以當做小事看呢？』

我不以爲然地問她說：

『爲什麼呀？』

『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爲我所愛的人，他不愛我！』她生起極盛的火氣怒視着我。

我認爲自她與我認識到現在，從沒有看見過像這麼粗野的態度。因此我覺得她這種態度的表現，可能是包含一個意思：要告訴我說，她這句話與盛氣的舉動是從她的心坎裏發出來的。所以我愕然坐下，但我又立刻起來，不客氣地問她說：

『玉華，難道你是爲了所愛的人，不能給你滿意的答覆，所以你恨他，便這麼盛氣是嗎？』她不開口，也不告辭，怒氣沖沖而啜泣，車轉身便走了。

我看她不辭而走，也沒有興趣在那裏坐下去，於是帶着空虛的心情，惘然地踱回房裏來，一時引起許多埋藏於心靈深處萬端的感觸。

雖然經過理智一番活動後，自己也承認和她並沒有超過友誼的關係，因爲從某一角度說，她來看我以及幫助我，只是純粹爲了友誼上的關心罷了。而我對她，除了有時在情感上流露過親善的熱情外，從來也不敢發生過希望佔有她的慾望，以及存着卑劣的動機或意圖。

但我爲什麼會因了她這句話與盛氣的舉動而感到惘然與空虛呢？這當然是自己的心情已陷入矛盾的苦悶中了。稍後，我又相信她最後說的那句話的真實性，因爲過去以及現在，特別是最近一星期來，她在我身邊表現出來的態度，確實已突過了正常的邊緣。好像我初進醫

院不久的時候，有一天的上午，她把帶來的水菓放到桌上後，便走近我身邊告訴我說：

『醫生準備要跟你輸血了。』

『我並不是患貧血症！』我向她解釋說。

『不一定是貧血症才要輸血，大概是你出血太多，需要補回去吧！』她像女看護一樣溫和，但我想不到竟會像久年的老友一樣拍着我的肩膀。

我問她：『你怎麼會知道？』

她說：『昨天我來探望你，要回去時醫生對我說的。並且要我向團裏的人徵求，看看有誰願意來供血。』

那一天下午，我被叫到手術室去，一踏進門，看見玉華已先坐在那裏了，便奇異地向她說：

『你也來這裏幹什麼？』

她淺笑着說：

『來這裏將血輸給你，因為我的血型跟你的一樣。』

我一時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但在醫生與女看護的面前，我不想說什麼，一直望着她伸出那白嫩而可愛的手，遞給醫生。當醫生把她手臂上的血管割開的時候，我更感到無限難過。

第二天早上，她來看我，我不讓她開口就用萬二分熱忱的口氣向她道謝：『玉華！你這樣熱情地供給我血液，對於你的恩惠，我要用什麼來報答呢？』

她回答說：『這樣的話，不要講吧！只要你的身體強壯，什麼都無所謂的！』

但是我受了她的幫助，內心却感到莫名歉仄，幾乎恐怕來不及向她道謝，於是對於她的恩惠，一直到現在，老是念念不忘！

還有今天下午，她來看我，一踏進門，就非常親熱地坐到我的牀上來，喜氣洋洋，第一句話便這樣說：

『方兄，我有話想跟你談談。』

『好的，』我說：『你有什麼話想跟我說，儘管告訴我好了！』

於是我注意着等聽她的話，但她却說不出聲來，臉上只泛着一陣一陣的紅暉，好像怕羞的樣子，稍後才眼不轉睛地直望着我；我給她看到不好意思，把頭低下去。過一會，看她還沒開口，便催她說：

『玉華，你不是說有話跟我談！』

她還是默然無言。

於是使我開始詫異了；也使我開始產生許多不能說出的感觸，也使我開始有了非常渴念

的情緒了；甚至更急切要了解她內心對我所發生的希望。

這時她雖然還是默默無言。然而她那種沉默，說起來奇怪，竟不能引起我心頭上產生一絲厭煩，原因是從她那似笑非笑的臉貌上，我彷彿看見她內心的美麗。

我於是提高勇氣，伸出手去，按住她的肩膀，把她的頭連身軀轉過來，讓她面向着我，然後輕輕地說：

『是不是難爲情了，所以說不出口？』

『唔，』一抹少女型輕盈的甜笑，掠過她的嘴邊。

『說吧，不要害怕！』

『我想……』她說：『我想跟你做個永遠的朋友！』

數月來，我爲了同情她的遭遇，加上感激她對我病時的幫助與關照，我早已對她的生活以及苦悶的精神，給予無限的關心了，因此答她道：

『玉華，我們本來就是好朋友了。』

『是的，我知道你非常同情我。』她忽然靠近我，依偎在我身邊，低下頭說：『所以我才敢向你提出這個問題。』

『這，根本就不成問題了。我跟你與跟吳素芬一樣，大家都是至好的朋友。』我一本過

往的感情和認識，向她這麼表示。

『你呀！真不懂人意！人家向你要求的是做個永遠的朋友。』她擡起頭來，不大高興地看我一眼，『難道我只要你的同情嗎？』

『永遠的……』我會意了。原來她的要求，跟我理想中的純粹友誼關係完全不同。但我認為在這時候，絕不應該跟她談起這個有關我與她的終身問題，因此對她說：

『玉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過這個是屬於我們的終身問題，我們可暫時保留下，等將來才談。』

『爲什麼這時候不能談？』玉華從溫柔中使我第一次發現她冒出失意的火花來。

『沒有爲什麼的。』我笑笑對她這麼表示。

因爲我雖然關心她的生活，甚至用她那關心過我一樣的心去關心她，這，可說完全是建築在純潔的友誼上。至於說雙方在情感的表現上，有時免不了有發生過衝動的態度，我却自信我時時能克制自己的情感；原因是我明白我與她還是朋友，中間應有一段距離，所以認爲此刻來與她談戀愛問題不是時機。其次更不是爲了她是寡婦，也並不是因她的年齡比我大，最大的問題，還是我對吳素芬比較早有了感情。因爲自從我們租居到她們的樓房去後，我對她雖不敢說已一見鍾情，可是她那恬靜文雅的外型，一下子就在我的心湖上投下美麗的情影，

而較後從她內心流露出來的人性的美麗，也在我腦際上刻下牢牢不易褪色的印象，再加上終年相處，感情日益融洽，而從清遠一路來的生活關係，無形中已使我對她發生了不尋常的認識；也無形中增加了我對她產生愛的熱感。雖然這不是戀愛的開始，因為進入幸福圈內戀愛的男女，雙方的感情都應該連在一起的；少了一邊的力量，愛情便不能平衡了。然而我却認為這是我熱愛吳素芬開始必經的程序。同時我雖然也看得出吳素芬的心，她是比較傾向於張逸人那一邊的。我却不顧慮這些，也不相信後果可能發生悲劇，情感上不知受到什麼力量的推動，我還是暗地裏向素芬追逐。因為我認為也許這是我有了自私心後，所產生的一種心理病態的錯覺，所以才以為吳素芬的心是比較傾向於張逸人。如今，我對吳素芬既然有了這一層關係，便不能再跟玉華談戀愛了。

但是此刻爲了不願意傷害玉華的自尊心，以及顧慮到以後雙方友誼上的健康關係，所以我才這樣對她說：沒有爲什麼的！

那裏知道，她聽了我的話後，馬上站起身離開我，坐到牀沿去。就在這個時候，吳素芬與張逸人，不先不後忽然來到，玉華收斂起失歡的心情，於是我們的問題便擱在一邊，談到別方面去。

如今想不到玉華竟爲了這件事而賭氣，甚至表示出消滅自己的慾望；宣佈自己情感的死

刑。

這當兒我的情感忽然變成類似一座不設防的城池，於是受不了玉華這轟炸式的影響，心情也被震動得破碎萬千！



人的遭遇，畢竟不是一路來便是順利的，我與吳素芬的關係，無論我想盡辦法，希望建築起鞏固的橋樑連繫起來。但是不幸的，就在玉華這次的賭氣下，被影響到支離破碎了。因為玉華的心是意向我的，她真的爲了愛我不遂而賭氣。可是她却沒想到這一賭氣，竟傷害了我的心，而且也犧牲了她自己的生命，而我也被影響到放棄對吳素芬的追逐，而成全表哥——張逸人與吳素芬的婚姻，事情的演變是這樣開始的：

本來我對玉華這次舉動的失常，最初認爲她無非是爲情感所放逐，受一時衝動的影響而引起的，所以相信她經過一個時間後，一定會來向我解釋。

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第二天她却沒有來，甚至第三天第四天也不見她到來，於是反而使我着急了。

直至第五天的下午，當我在醫院的後園徬徨失措，陷入深思的時候，才從一位來看我的小同志手裏，接到玉華託他交給我的一卷東西，我一時發生了強烈的慾望，馬上把它打開來，原來那是一冊玉華親手寫的日記。

我一頁一頁地看下去，覺得裏面所寫的不止是她私人的生活感想與情感奔流的記錄，而且是她對我發出的一種心靈上緊張的咆哮，簡直是寫她意向我的全部感情的經過。她毫不隱瞞地寫下她的心事，也毫不掩飾地寫下她對我的希望。這些無言的情感，這些虔誠的希望，變成一團團的烈火，它燒死了我現成的那顆心。我受到刺激，受不住良心的譴責；更耐不住陣陣從四肢匯集到心靈來所發出的控訴的痛苦，於是我流淚了；又深深地將連串溢出眼眶來的淚水，迅速地吸回心靈去。希望藉它來洗滌心靈上所遺留的污穢！

這是玉華三月來的日記。這裏無法一天一天轉錄下來，我只能舉出一些時日，把她心靈上對我所發出的呼籲，以證明一路來她對我的意向怎樣。

×月×日

自惠林同志被炸死後，我的心愈形空虛，我們是從東北來的，他跟我從小就生活在一起；自從我雙親被日本殘害後，我幾乎走投無路，幸有他給我安慰，給我鼓勵。我能夠負起救亡工作，實在是他幫助我的。要不然，我的心，不知要消極到什麼地步了。

我們結婚後，在烽火連天中，經過一年多的生活，爲了國家的獨立，爲了民族的自由解放，我們沒有一天不在恐怖與無情的炮火中過日子。雖然我們珍惜這些日子，但爲了幸福的明天，我們必須吃

苦，所以心無怨言。但想不到惠林竟會這麼快被犧牲了。如今她留下來的抗東，叫我怎麼養活他呢？有一位同志，他對我很關心；他在料理惠林的喪事時，給我絕大的幫助，使我非常感激他。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方。奇怪的是他的臉貌，竟有點像惠林。

×月×日

劇宣隊的同志們，大部主張把我和孩子放在英德的鄉下，特別是隊長林名剛更極力這樣主張。他們說我產後體力虛弱，又有孩子的負累。對於隊伍的行動，在在發生不便，所以要我在鄉下調養一個時候，將來才由他們來接我回去。

丈夫死了，孩子又剛出世不久，我要怎麼辦呢？

當我早上在衆人面前啜泣時，那位姓方的同志跟他的女朋友，給我多方的勸慰，他們都十分同情我。

但是爲了這件事，我終夜不能合眼，整整痛苦地失眠了一晚。

×月×日

早上，我受了團裏男女同志捐給我的錢後，本已決定暫時在鄉下住下，等孩子稍大後，才回曲江歸隊。但不知怎樣，幾個鐘頭後，我竟改變了主意，決心把孩子送給人家，趕回隊伍去。好在同志們走不遠，給我追到了。可是林隊長還是一直要我回鄉下去。我却痛定思痛，死也不願意去鄉下，於是

我失神地竟如孩子一樣坐到地下，甚至哭喊出來了。同志們都受到我悲哀的情緒所感動，特別是女同志，有的也哭出來了。想不到那姓方的同志也在流淚呢！結果同志們是答應給我歸隊來。其實我那裏捨得下自己的抗東？當我拋棄他時，他還哭個不停呢！

×月×日

今日我的心才恢復了常態，方同志碰見我的時候，不知怎樣，我總要多看他一眼，這也許是他給多次的同情，使我感動了的緣故！不！最大的原因，還是他的臉貌與舉動，愈看他愈酷肖惠林，所以才受我這麼注意。但當他也回眸望我時，我却不好意思地很快把頭低下。這是爲了什麼？

×月×日

上午爲了排劇的事情，演劇組的指導李同志與方同志來找我，他們要我在那齣劇中擔任女主角，出乎我意料之外，方同志竟那麼和藹地對待我。我沒想到這個臉孔熟悉的人，性情竟也溫柔到像我的丈夫一樣。

後來我請教他的姓名，他告訴我說：他叫「方向」。

×月×日

由於方向同志對我一次又一次的關心和愛護，使我對他發生了好感。但一直到今天，他入團工作已三個多月了，我想過好多次要向他開口，表示我對他關心我生活的謝忱，却始終不敢開口。因他除

了和藹溫柔，十足如書生外，態度也那麼端莊，我怎敢輕率向他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呢？

可是我痛苦極了！

×月×日

黃昏的時候，我和方向同志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談起話來了。我很高興，於是當第三者離開我倆時，我一時不知那來的勇氣，竟向他表示我內心對他的謝忱了。他笑得很甜。晚上我的心靈寧靜得多了。

×月×日

近來我和方向同志接觸的機會多起來了。我發覺他有許多勝過我丈夫的好處，所以我開始對他產生好感。看樣子，他對我的印象也不壞的。我開始樂觀了；我開始用這樂觀的情緒來麻痺心靈的哀思。我有這樣一個企圖，不明白方向同志會知道嗎？

×月×日

方向同志實在很可愛，在團體活動中，他處處表現得瀟灑大方，一點不自私；他對吳素芬同志那麼和藹，但近來他對我也那樣親善。他會寫文章，筆調那麼流利生動，正如他的爲人一樣，這使得多麼羨慕。

我用理智檢討自己，發覺自己的情感對方向同志已有了突出的表現。是！我應該壓制自己的情

感，給別人知道還了得。因為我的丈夫死去不久呢？所以我應壓制自己。

但，這是多麼痛苦的事呀！難道我真的應該永遠做個安份守己的寡婦嗎？

×月×日

爲了排演「兩口子抗日記」的話劇，我與方向同志分飾夫妻的角色，於是我們接近的機會比以前更多了。剛才黃昏時候，我們爲了背誦台詞，到塞外清靜的祠堂裏考驗。由於劇情的激動，引起我把自己的身世告訴他。他聽後十分同情，給了我無比的安慰，也啓迪我好多爲人的鼓勵。我受了他深深的感動，大家依偎在一起，多麼使人興奮呀！回到宿舍來已是夜深更靜，在窗外那半個寒月的照耀下，我挑動了許多又悲又喜的感想……

×月×日

自從方向同志了解我的身世起，他對我更關心與愛護，使我感到無名的愉快。自惠林死後，我第一次受到異性的體貼的關注，所以下午時，我竟情不自禁地對方向說，我自接近他以來，心境已產生了非常的變化；總希望讓我的心吻合他的心。因為他在我身邊時，不知怎樣，我總會覺得溫暖。

他說，是的！他似乎也有這麼感覺。

我多麼快樂呀！今天我能聽見他這句話。

×月×日

方向同志今早忽然咯血，我跟其他的同志送他進醫院去。我的心緊張起來了，深深地爲他的不幸而擔憂，也爲他的重病而痛苦！

爲甚麼我會這樣呢？原因是他栽在我心田上的愛苗已開花了！

我去看他時，他告訴了我有關他的病因，並且告訴我他並不是患肺病。我聽過後，安心得多呢！

×月×日

今天醫生能夠採用我的血輸給方向同志，我感到無名的興奮與光榮。因爲我用自己的血澆在自己心愛的人身上。

但他爲甚麼要對我發出那麼樣熱情的謝忱呢？難道我是他的別人嗎？奇怪！

×月×日

下午演完街頭劇回來，鄭小姐告訴我說，方向同志所愛的人是吳素芬，因爲方向和她在廣州時已相親相愛了。但稍後鄭小姐又告訴我說：其實吳素芬所愛的人不是方向，却是方向的表哥張逸人。我聽過後，居然心安了很多。然而爲了這件事的發現，我却足足傷心了幾個鐘頭。因爲我所想愛的人，他畢竟已經有了愛人了。

×月×日

不管吳素芬是不是方向的愛人，我打從今天起，每天一定要找個時間去看他。其實吳素芬三幾天

才去看他一次，她如果真的是方向的愛人，一定不只這麼關心罷了。我想到這裏，心又開朗了。

×月×日

奇怪！兩天來，很多人都說我愛上了方向了。難道我的心給人看穿了，或者是我的舉動給人識破了。看穿也好，識破也好，明天我一定要對方向提出我久蘊在心裏的愛他的意思，那時候開始，我沉醉在他懷裏多好呀！

×月×日

我實在愛方向，除了他，我不敢向別人打念頭。因為他有學問，又像惠林一樣溫存，只有他才能彌補我心裏的創傷。但我這樣愛他，他對於我這點愛的反應，爲甚麼表示得那麼淡然？難道他的心真的是傾向吳素芬嗎？不！是我本身太過矜持，不夠勇氣！難怪今天要向他提出我心裏愛上他的意思時，又是說不出口了！

×月×日

早上吳素芬也向別人說我愛上方向了。是的！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吳素芬！你覺得怎樣？難道你妒忌我嗎？不！吳素芬呀，你應該不會妒忌我吧，因爲你看到我時，總是那樣大方，那麼自然，神色一點變化也沒有。不過你比較異樣的是方向入醫院後，你與張逸人更形親密了。也好！這樣對我是有利的！

我既然相信吳素芬對我不能產生妒忌心，也就證明她不是方向的愛人了，所以無論如何，明天我一定要對他表示我的心事了；告訴他說我要把心交給他。

×月×日

想不到下午，我對方向還沒有提到我愛他，只是說我要跟他做個永遠的好朋友的話罷了，他竟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一下子把問題拉得很開，要他來愛我，那更不必談了。

想到這一點，我覺悟了，原來我是在做夢。但如今夢已破碎了，還存有甚麼做人的意義呢？

我明白了！我是寡婦，怪不得沒人要。

方向啊！你爲甚麼那樣忍心？我非給你害死不可！不要緊的！我也願意爲你而死！如今既然到了這個地步，還有甚麼值得留戀？我應走向另一個世界，去找我的父母，找我的丈夫！

.....

看完了玉華的日記，我的心懊悔也來不及了，一時滿懷難過，急忙踱回病房去；穿好了大衣，也不告訴看護一句，便溜出醫院來，雇了車子，要回劇宣隊宿舍去。車子拐過凌風東路，警報忽然發作了，不得已下車跟人躲進防空洞裏去。到第三次緊急警報發出時，十架無人性的獸機，已插入市空低飛，作地氈式的轟炸了。我在防空洞裏，受地心的震動，胸膛幾

乎要爆裂出去，難怪有三位老頭子，因匍匐在地下，被地心反撞到吐出濃血來！

警報解除後，因凌風東路離劇宣隊的宿舍已近了，我便一口氣跑回去。一踏進宿舍的大門，恰好碰見林名剛和張逸人。我不等他們開口，開門見山便問玉華到那裏去？張逸人搶先說：

『你爲甚麼出院來？找玉華幹甚麼？』

『不得了？她有消極的打算呀！』我急急這麼說。

『什麼消極行動？』林名剛驚訝萬狀地說：『警報未發前，她還在那裏悶坐呢？不過臉容有點失神罷了！』

就在林名剛這句話說後不到三分鐘，忽然有一位同志，急急跑進來，面對着我們三人，氣喘喘地這麼說：

『不好了！玉華在敵機闖入市空轟炸時，她竟像瘋婦一樣，走在中山馬路的中央，揮着手，對着低飛的敵機狂呼咆哮。不一會，便給掃射下來的子彈，穿中胸膛射殺了！』

我無庸聽完他的話，立刻拉起張逸人的手，連跑帶走趕到中山馬路去，就在一堆人的中間，我赫然發見滿懷濃血的玉華橫屍街上；她那還露開着的眼睛，當我蹲下去看她時，好像對我發出憤恨的怒視。我的神經受到刺激爆炸了，滿眶熱淚，像崩堤的洪流衝出來了，一時

不顧一切，像狂人一般抱起屍首，連啜帶哭，一路抱她向住宿舍的路走。

把屍首放在廳中的桌子上，同志們馬上圍緊她，氣憤的氣憤，流淚的流淚；啜泣的啜泣，一般悲哀的氣氛，緊緊綁着每個人的心。

我呢？像失神的人，坐在屍首旁的椅上，沒話可說，只願歇斯得理地哭泣。

忽然有一個人問：『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我立刻站起來，本能地咆哮說：『是我害了她的，是我害了她。』

接着我便將大衣袋裏玉華的日記拿出來交給大家，跟我接過去的是林名剛。

吳素芬看到大家都圍上去看玉華的日記時，她拉着張逸人的手靠近我，然後獨自蹲下來對我說：『方兄，不要傷心了，我是了解你的，事到這個地步，還有甚麼辦法？』

『素芬說得對的！』張逸人也這麼說：『別傷心害了身體，趕快回醫院去吧！』

『不，我不想回去了！』

『那怎麼可以？沒交沒代，等下醫院也會來找人的。』是吳素芬的話。

『是的，』張逸人說：『素芬說得對，該早點回醫院去了，免得醫院當局發生麻煩！』

『其實事情的經過怎樣，等下林隊長看完玉華的日記，他自然會向大家宣佈的。』停一下。吳素芬壓低聲音又說：『據我所知，玉華操性太急了，她如能忍耐些時日，結果她是能』

達到目的的，如今人既然死，錯是在她不在你。」

『素芬，』我聽了她的話驚訝地問她說：『你怎麼知道她的心，而且知道得這麼詳細？』

『方兄，我敢這麼說，當然是知道一些的。你安心先回去吧！隔天我到醫院去，當會告訴你。』

『是的，我可以向你保證，她一定會告訴你，因為我也知道一些。』張逸人也這麼說。

我們的談話還沒到一段落，我正想再提出問題來問他們，醫院當局果然派人來探查我的下落了。

於是我不帶着創傷的心跟他步回醫院去。

十五

這是第二天的事情。

我由於昨夜沒有好好地入眠；加以滿懷惆悵，所以一早起來，心房還是充滿着淡淡的寂寞與哀愁。時間雖然一下子就到了九點鐘，我却非常焦急，等呀等着，一刻鐘的時間像一個鐘頭那麼長，心裏總希望吳素芬和張逸人早點到來看我，好報告我一切關於玉華善後的事情。但事實與時間偏偏跟我的希望作對，使我在失望中一個鐘頭挨過一個鐘頭；眼看着上午的十二點鐘過去了，接着下午的五點鐘也要完了，便一時匆忙地穿上大衣，正要離開醫院去劇宣隊的宿舍看個究竟，他倆就在這時候到來。

『我們本來想在上午來的，因為幫助大家料理玉華的喪事，所以才等到這時來看你。』
吳素芬和張逸人一見了我，其中一個就對我這樣聲明。

『等得我好苦呀！』我雖然看到他們到來了，心頭還是焦急的，『我以為你們已經不來，所以正要去找你們！』

吳素芬聳一聳眉，淺笑着說：『怎麼樣可以把醫院當做自家的門戶，要出就出？』

『給你急一急也好，』張逸人也發出頑皮的口氣：『其實我們怎樣會不來。』

『今天比別天不同，要來就要快一點來，你們知道我正等得很苦嗎？』

『是的，你很焦急是真的。』

『給你急一急也好。』吳素芬同時發出一種沒有內容的乾笑。

『現在閒話少說了，也別再揶揄我，你們快坐下來吧！』我一面將牀邊的椅子拉過來，一面正經地說下去，『林隊長看了玉華的日記後怎麼說？請你們快告訴我。』

張逸人一坐下却說：『急什麼，反正我們到這兒來，目的就是要來告訴你關於這方面的話。』

吳素芬不說話，只是看看我，望望張逸人。

我看到夕陽在地板上蟻行，不願讓時間白白浪費去，於是站起來問他們說：

『那他到底怎麼說呀！』

『素芬，你代表我轉達吧！』

『不，還是逸人兄你自己說好！』

『說吧！』張逸人指着她：『素芬。』

『不，』吳素芬答：『不，還是你說好。』

『誰說都是一樣，大家何必這麼客氣呢！』我看到他倆推來推去，因此指着素芬：『吳小姐，還是你說吧！』

『好的，我就說；林名剛隊長讀完了玉華同志的日記後，他即刻向大家宣佈說，玉華的死是屬於心理變態型的悲劇。即是說，由於玉華的心理發生變態，所以使她墜入不健康的戀愛中。但是促成這種悲劇的人是誰呢？大家不應太簡單地認為是方向同志。其實主要的兇手還是我們的共同要擊倒的敵人——日本法西斯。因為它們殺害了玉華的父親母親，甚至也殺害了她的丈夫；拆散了她的孩子，使她家破人亡，因而動搖她的人生觀，使她的心情空虛、消極、悲觀；失了堅定的精神。所以當方向同志了解她的處境後，給予她多量的同情與慰藉時，她的情感受了激動便感到絕大的興奮。但另一方面，舊禮教的魔鬼始終在她的內心作祟，使她固執着本身是寡婦的觀念，搞到她不敢盡情流露出對方向同志所發生的愛慕。因此在她矜持不定又極端矛盾的態度下，方向同志也沒有付出滿足她愛慕的舉動。所以當她受到某種刺激，才打破一切觀念，對方向同志提出追求而不遂時，她便認為一切都完了而尋求自殺，剛好敵機闖入市空殺人，於是她便成為敵人現成的屠殺對象了！』

『我們不反對玉華同志的追逐方向，因為她在空虛的苦悶心情下，需要人給她多量的慰藉。雖然她沒想到劇宣隊的全體同志所付給她的關切與同情，是遠勝過任何屬於個人的。但

是她的高度刺激下所產生的這種意念，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她對於這件事的進行是否措理得適當。無疑的，她是操諸過急了。爲什麼呢？事實告訴我們，男女的戀愛，除了雙方都必須要有純真誠懇的感情外，而且促成雙方感情的融洽；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培養才能健康。玉華與方向兩同志，都缺乏這兩種條件，加以玉華同志對方向同志僅有的表現，在態度上又不明朗化，結果對方向同志提出正面的要求，時間上也太驟，而方向對於玉華的心理變態，除了不瞭解外，甚至對於她最後所提出的要求，也給予拒絕，於是便形成了這個悲劇的局面；這悲劇的局面被形成起來的錯誤，表面上看來該由玉華同志自負，事實上封建制度與日本法西斯却應負完全責任。要不是封建制度鎮壓寡婦的自由，以及日本鬼子害她家破人亡，那玉華一定不會成爲這悲劇的主角。所以我們今日對於玉華同志的自殺，不但不應對她過份苛責，而且還應表示同情。原因就是她間接直接都是給封建制度與日本法西斯屠殺的！

『最後我們認爲方向同志雖然不是促成玉華自殺的主謀，但他沒有徹底地了解玉華同志的悲觀、消極，甚至心理發生變態的原因，假如他能清楚地理解這一點，那麼他當然不能一下子就毀滅她的希望。所以大家對方向同志存着一點責難，他也應接受大家的批評！』

『是的，我願意接受大家的批評！』

我聽完吳素芬報告林名剛的檢討態度後雖然知道他沒有說出我的不是，然而我自問內心

有愧；覺得應擔負大部份的責任。誠如林名剛隊長所說的：假如我能諒解她，不要一時就拒絕她的要求，那不是不會引起發生今天的悲劇嗎？所以聽見同志們對我有一點責難與批評，我當然是樂意接受的。

『大家只不過說一說罷了！』張逸人站起來解釋。

『其實大家不給我批評，』我也站起來，走近他的面前說：『我反而感覺到不安！……』

『是麼？』吳素芬截斷了我的話，插下去說：

『這樣說你倒是有良心呀！』

張逸人聽見吳素芬發出這樣的口氣後，走近窗口去，兩手按在窗框上，望向窗外。看他的神色，似乎預感到我與吳素芬將發生一場爭辯。

『素芬，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反身像蚱蜢跳一般，跳到吳素芬的面前。

『不要誤會，我沒有存着不好的意思，我是說，你怎麼這樣守信義。』

『因為悲劇的爆發是由我觸動的，所以我心有內疚，便應該接受同志們的批評了。』

『就是你很認真，因此我說你有良心。』

『不要挖苦我了。我問你，昨天你不是表示過你對玉華的心有詳細的了解嗎？既然你知道玉華的心，現在就該告訴我了。』

『當然可以的，不過你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沒問題，提出來吧！』

『張兄，你過來作證人。』

張逸人離開窗口，走過來坐下椅子，胸壁靠着椅背，雙手托着下頷，面對着我和素芬說：

『我很樂意地來作你們的證人。』

『事情那麼嚴重嗎？』我說：『我對你們從來就沒有失信過。』

『不，這個不是屬於失信與不失信的問題，請張兄來作證，最大的目的也不過是強調你今後應該實行的事。』

『不錯！我也是這麼看法。』張逸人翹起嘴巴很正經地這麼說。

『那你們就說吧！』

『因為目前支配着你的是一種錯綜複雜的心情。』吳素芬說：『我了解你痛苦，悲哀。

因為你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但你是個有病的人，所以我們要你放棄一切關於玉華的想念。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怎麼樣，由張兄告訴你。』

我望着張逸人，示意等他說出來。

『當你進醫院兩個禮拜後，我接到姑母的信。她說你的病雖然是屬於老病症，但是放在外地讓病魔纏身，她老人家總是放心不下，因此希望我設法把你送回家鄉去。』他從衣袋裏把信件拿出給我說：『當時因爲你還在病中，所以等到今天才給你知照。』

我看完母親寫給表兄的信後，便對他們說：

『你們希望我遵從母親的話回家鄉去，這便是你們要提出的第二條件嗎？』

『是的，』張逸人望一望吳素芬。

吳素芬看一看我，却不開口。

我却盯着她說：

『你也希望我回家鄉去是嗎？』

『身體不好，留在這地方也沒有用！』

吳素芬雖然撇開正題，但話意很明顯地是要我回家鄉去的。於是我對他們說：

『放棄一切對於玉華的想念，那是容易辦得到的，因爲我與玉華根本沒有超友誼的關係，不過因了我一時的疏忽而覺得內疚罷了。所以你們認爲我會因玉華的死而陷入悲哀，實在是笑話。至於要我離開大家回到家鄉去，似乎不可能，因爲我的身體現在幾乎都沒有病了。再說，就是有病，回到沒有醫藥設備的家鄉去，根本就不善法。』

『你說你沒有病，但醫生却要你靜養一個時期，可見你的身體還沒有十分痊癒的。』吳素芬很着意地說。

『依我的看法，反正目前此間的政治形勢日趨惡劣，你就是留在此間，要爲國家效勞，但恐怕身體衰弱，耐不起現實的摧殘，又病倒下去……』張逸人站起來，停了一會又說：『本來環境愈惡劣，愈應站緊自己的崗位才是。可是你因爲健康有問題，不能不這樣做。』張逸人爲了我的苦衷我是明白的，但他說到此間的政治形勢惡劣一事，我却不明白其中的情形，所以馬上問他說：

『此間的政治發展到怎樣，你們怎麼知道日趨惡劣？』

『你出院後就會明白的！』

吳素芬輕輕地說這麼一句。

『好的，我就答應你們回家鄉去，但不是最近的事，最少要兩個月以後。』

『總之你要回去，兩個月的時間是很快的。』

張逸人聽到我答應後，很高興地看看自己的腕錶，然後對吳素芬說：

『他既然答應這兩個條件了，那你就告訴他關於玉華昨天中午找你時所說的話。我現在有事情要出去，半個鐘頭後，我才來陪你回宿舍。』他很親熱地握着素芬的手。

我指着吳素芬說：

『你不是要他作證人嗎？爲什麼放他走呢？』

『現在可以不必了，』她說：『因爲你已答應了我們的條件。』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搞的是什麼把戲，內心有點不爽，但是只悶在心裏。

張逸人走了後，吳素芬便這麼告訴我說：

昨天中午，玉華找到了素芬，第一句話便問她說：你是不是對方向同志有很好的感情。

她告訴玉華說：我們的感情並不壞。玉華聽後，表現出非常失意。素芬覺得不好意思，便問

玉華說：你問這個幹什麼？玉華一口氣這麼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已經愛上他了！因爲他能

愛護我到別人所不能愛護的地方，我呢？我能了解到別人不能了解他的苦衷。但是在幾天

前，我鼓起極大的勇氣對他表示了我對她的愛意時，想不到他竟拒絕我。這之後，我才證實

別人所說的：他是意向你的話是對的。所以我現在求你幫助我，只要你對他表示出你不愛

他，那他便可放棄你，而回心轉意來愛我，我求你答應我的要求，因爲我不能沒有他呀！

素芬看到玉華那種近似歇斯底裏的瘋狂，確實太覺得可憐了，於是馬上攙住玉華的手，告訴

她說：玉華同志，我一定答應你，你千萬不要消極，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使到你們的戀愛成功。你也千萬不要誤會，因爲我與方向同志不過是普通上的友誼罷了。玉華聽到素芬的誠懇

的解釋後，被感動到跪下去，對她連聲不絕的道出感謝後，便出街去了。但素芬想不到她還沒跟我說起這種經過，玉華便在敵機掃射下犧牲了。

我聽完素芬陳述的經過後，百感交集，但爲了要在她的面前表示我理智健全，於是我盡力所能把奔騰的感情鎮壓下去，故意裝着從容的態度對她說：

『所以你说你了解玉華的心很清楚？』

『唔，』她發出一絲苦到變成甜的淺笑。

『所以你又說，玉華假如能忍耐一些時候，她跟我的戀愛是能夠成功的是嗎？』

『是的。』又是一抹具有內容的淺笑。

『哈哈……』驀地我也發出一連串自認是庸俗的哄笑，但我不願意讓哀傷來霉蝕自己的心情，所以冒昧地伸出手，用富有羅曼諦克的感情通過手指，握緊她的手，壓低聲音向她

說：

『素芬，依你的看法，我對玉華有沒有發生過愛的感情！』

『問你自己便知道。』她停了一會又說：『不過玉華對你有那樣深厚的感情，我相信你對她的感情也不淺。』

『人是感情的動物，她關心我，我當然也關心她。』

『所以我認為你們雙方都有感情，不過深淺厚薄不同罷了。』

『是的，我承認。不過強調我存心對她有超友誼的關係，那我絕對否認。』我放下她的手，走近窗口去；望着天壁逐漸低垂下來的黑幕，心頭有無限感觸。

吳素芬走近我的身邊來，按一下我的肩膀說：

『我的話說錯了吧！使得你不高興。』

『你有你的看法，我不怪你。不過假如要我來批評你的看法，我要說你是百分之百看錯了。』我翻過頭來，注視她的眼睛。

『我既然看錯了，那請你原諒！』

『不必原諒的。』我說：『素芬，其實你只汲取玉華的智慧，却没有汲取她的感情。因為我心裏所向的是另外一個人。』

她低下頭去，似乎是我這句話的意思，當那抹紅暉在她臉上消沉後，她開口問我了：

『你所意向的是那一位？』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可是現在一切都瓦解了！』

我激動地這麼說。

吳素芬扭過頭，走向窗口去。……

不先不後，張逸人吹着口哨踏進房子來，第一句開口的話是：

『表弟！關於玉華昨天的話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那麼，素芬我們走吧！時間不早了。』

他們走後，我的心情比昨晚更加空虛，因為我的理想，沒料到與事實完全相反；從剛才吳素芬所陳述的有關她答覆玉華的要求所表露出來的意思，以及她與張逸人親熱的舉動，更證明我自作聰明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

於是當晚，我在日記簿上便寫下這些文字：

玉華的死，我爲她而浪費哀傷的感情是不應該的，因為事實上不是我害了她。再說：除了友誼上應有的同情外，我有我自己的獨立人格，我不能隨便將愛情施捨給一個心頭從沒想過愛她的人是合理的。

玉華的自殺是有原因的，誠如林隊長所說的，她間接直接是給封建制度與日本法西斯所屠殺的！我應將同情的心，化成復仇的意志，因為現在是全中國人民在哭泣的時候。

母親要我回去，是有她的目的的。

但表哥和素芬爲什麼也要我回去呢，難道他們也有目的嗎？

好的，假如是爲了他倆的理想，我是願意犧牲自己離開他們的，因爲男女間的愛情是不能勉強的；誠如玉華一樣。所以我應撲滅自己悲觀的情緒，成全他倆的好事。

但如果說是因政治形勢惡劣，以及我的身體虛弱，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作爲藉詞，那我絕對不願意回家鄉去，因家大家都是征途上的戰士，我絕對不能避開險惡的環境溜到後方去。我更不願意讓自己的生活逸出集體的軌道！

說服別人，先要說服自己。

從今晚起，我絕對不讓自己的情感在吳素芬的身上打念頭，因爲她有她自己的理想了。

寫完了以上的日記；我好像得到無比的安慰；心神寧靜得多了。

十六

春天到了，南國還是沉浸在嚴寒裏，奇冷的氣流，沁入心脾。

在罕有的漫天冷雨中，我得到醫生的允許，離開市立醫院，回到劇宣隊的宿舍來。那當兒我摒棄了一切糾結在心靈深處的空虛與悲觀的情緒，準備在抗戰宣傳中爲國家民族多盡一點力量！

於是爲了希望更深入一層來了解這廣東戰時的都會，我化了三幾天的時間，走遍曲江大部份的街道，也拜訪了許多我所認識的友人，從大街小巷中，我看到曲江市的一些外貌，從友人的口述中，我知道了大部份官僚在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我也了解許多老百姓爲什麼要終日在嚴肅地工作；寧願吃苦而站緊崗位。

五天過後，我回到劇宣隊開始工作，眼看着每個同志，都把一天一天的日程，給工作擠得沒有一時空閒，我更深受鼓舞而感覺到極度的興奮；所以在後來曲江動委會發起的春節勞軍大會中，於劇宣隊參加的幾個演出的節目上，我和同志們表演得很起勁，有幾個演出很精彩。結果我們得到第二名的獎章，使到劇宣隊的男女同志狂歡不已！

正當我們在熱烈地舉行慶祝會的時候，我們忽然接到上峯的命令：暫時停止活動。而動委會也在同一天下午，奉令準備結束，至於凡屬第七戰區所有的政治工作隊伍，都要集中曲江，聽候重新編組。

命令來得太突然了，熱情的青年們受不了打擊，心上一時都被罩上了凜冽的濃霧。有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也有不少人癡望着蒼天，靜默得沒有一句話；好像對着它發出無名的悲憤與控訴！

當天晚上，劇宣隊的當局爲了鎮定大家的心，特別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首先由林名剛隊長，向大家宣讀上峯發下來的命令。接着他放下文件，咬緊牙齦，要大家發表意見，檢討過去，以及針對現在的政治形勢，來個徹底的分析與識認，以便策勵未來。

『爲什麼呢？我們的團體並沒有做出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情，那爲什麼最高當局要解散我們？』

一個身體像北國的黑熊一樣壯健的青年，聽見這消息後，立刻發着洪亮的聲音，爆出這疑問來。

『我們絕對沒有做出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不過事實上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你冷靜點，不要過份衝動。』

林名剛沉痛而又同情地望着發出疑問的人，口氣溫和到再不能溫和了。

『是的，林隊長的話說得很對！』張逸人看到那健康的青年坐下後，他便站起來，以嚴肅的態度與明快的口吻說：『其實上峯下這道命令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十一月中旬，廣州的軍事告一段落，接着長沙的大火過後，劇烈的戰事停止了。而悲觀和失望的情緒，便像流行病一樣，造成士兵疲勞，消沉，中下層階級的官佐，悲觀，羞憤……結果形成了整個軍事機構流行着精神消極的疫癘。開明的第三廳政治宣傳部，爲了掃除這嚴重的精神病，所以臨時發下來的宣傳綱要，便着重在組織民衆與振奮士氣的兩大基本工作上，這工作一告開展，廣州一路來的組訓工作，便得到極大的效果；千千萬萬未曾經過鍛鍊的青年，便成爲大後方民運工作的主要幹部。而經過長期間壓制下的老百姓與農民青年，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號召下，大家都擡起頭來，自動地組織起保衛家鄉的武裝隊伍。最高當局認爲這是對於他們不利的一團地下大火，所以便有趁早撲滅的意思了。因此在貪污集團統治的政治形勢下，這是絕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罷了！』

『張同志的見解是有所根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的上峯看到一個個的青年團體在戰時的後方驟然茁壯起來，於是有些人就免不了會心懷鬼胎！』林名剛鄭重地這麼說。

剛才那位發着洪亮聲音喊出不平口氣的青年，立刻又站起來說：

『國家正處在水深火熱的時候，本身又不能徹底地執行任務對敵作戰，老百姓要盡國民的一份子，難道也有罪？』他稍停一下說：『大家憑良心說：誰比我們賣力，誰比得起我們吃苦！』

『隔牆有耳，大家要當心啊！最好把門關起來。』

有一位女隊員，也許是看見大家的情緒過份激昂了，所以她這麼提醒大家。

『是的！當心是應該的！但不必把門關上，最好是一個人到那邊去把風。』

張逸人這麼說後，便有一位年青小伙子，自告奮勇地說讓他去。

暫時的停息後，鄭同志起來說話了：

『理論上是沒有錯的！不過我們青年人，在高度興奮的時候，實在也太過天真，太過單純了。比方當接觸農民生活的時候，一碰到高利貸，土劣，以及土地諸問題時，往往就會與地主們、惡霸們發生仇恨起來，殊不知這些問題的發生，便直接地引起封建階級的不滿，何況青年們多是急性子的，所以免不了太過感情用事了。』

林名剛淡然一笑。

張逸人站起來說：

『這雖然是青年人太過熱情和衝動的毛病，然而青年人根本沒有錯。因為大家的心地是

純良的；假如青年人失去了天真，那根本便是被邪氣侵入了。所以坦白與單純是應該的，再說，嚴厲地對付封建勢力也是應該的，因此我認為大家沒有錯；感情用事，才會造成傳統的錯誤。因此可以說：故意要搞錯的，還是那般存心要搞錯的人！」

一位女隊員，她爲了要緩和鄭同志與張同志的語氣，所以她悲憤地站起來說：『國家這麼大；吃國家口糧的人這麼多，而直接爲抗建服務的上中下層的軍政界又這麼多，但爲什麼這些工作要我們才能做呢？他們做了爲什麼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仰呢！如今我們做了，官老爺却要欺負我們；說我們壞話，豈有此理！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空氣驟然沉悶下來，大家的情緒，透過臉部的表情，却使人看出已一時一時地昇高着。不一會，林名剛便站起來說：

『正如張逸人同志所說的，我們是一團火，以後能燒死他們，他們便存心早要撲滅了的。因此宣傳工作愈展開，愈深入羣衆，問題在他們看來就愈複雜了。雖然複雜是他們的眼睛才看得出。但我們的單純，便無端要受到污損了。不是嗎？首先受到中傷，攻擊的，便是全廣東的青年救亡團體，好像各縣的青年救亡同志會，不是早已被消滅了嗎？而一些重要幹部也不停地受到監視。至於一些有着裙帶關係的，自認是國家的重要份子，却天天在酒肉的享受中過日子，甚至受到上峯的另眼看待。在這樣的情形下，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團體受到警

告和被解散，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上峯也不能把全廣東五千多個隊員的青年救亡團體完全遣散。依我的看法，經過他們調整後，還得將這些人分配到部隊去，這樣才遮得過社會的耳目。就是到了那邊，大家還能夠調整的。』

『是的，自從廣州撤退到這裏來，無論那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都不能被忽視的，同時我們也沒有過失，可給上峯當做定罪的把柄。所以大家被分遣到別的部隊後，人事方面，還有時間調整的。』

這是另一個同志起來附和林隊長的話。

林名剛聽完他的話後，緊接着說：『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消沉悲觀，因為自個兒消沉悲觀，散夥不幹，那他們便會當作口實，將我們解散了！』

『其實這樣幹也沒有趣味呀！我們吃盡苦頭，為國家犧牲生命，還要顧前顧後，這到底有什麼意思呢？不如讓他們解散也好！反正汪精衛那班人正在醞釀着和談呢！』

鄭同志又一次在沉鬱中，滑出了徬徨與消極的口氣。一時造成廳上的空氣奇壞。好多人投着尖銳的眼光看着他。他的臉色，是一陣蒼白一陣紫，終於低下頭去。

不一會，一位女同志站起來講話了。她的發言，顯然是集中在鄭同志的言語上。

她說：『我們目前雖然發生重重的困難，但青年人的偉大處，就是在能夠迎接困難。我

們既然是青年，何必要氣餒？上峯要消滅我們，我們更不應消極。有什麼理由使我們灰心！大家應該明白：如果說廣大農村裏面，老百姓的生活已經上了軌道，也沒有高利貸的事情發生，更沒有地主迫貧農的事件，而軍隊和行政機構又能和氣相處，軍民合作，向着抗建的目标邁進，那我們還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呢？再說，上峯並不是不明白工作隊的任務，就是在處理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如今他們企圖解散我們，事實很明顯，便是怕我們來完成這項任務，所以才害怕我們活潑有爲。但我們能放棄這些問題不幹嗎？不！我們一定要徹底來解決這些問題，使各階層的人們都能聯合起來，集中在國家的利益上，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才能完成。假如大家消極地期待他們來統一我們，那抗戰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這位女同志，一口氣講出了這麼使人激動的話。一時鎮壓了一些觀念被消極細菌侵襲而告動搖的人，而且獲得一陣熱烈鼓掌的反應。

熱烈的場面支持了好久，便在沒有人起來發言之下，林名剛再起來，作檢討後的結論說：

「聽各位同志剛才所發表的意見，大家都認爲我們過去所做的工作，不但沒有錯，而且非常有意義。所以爲了抗建的前途，我們不該消極，我們應該以冷靜的態度，來接受未來的戰鬥！」

『是的！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來接受明天的鬥爭！不過今後到來的，將是一個怎樣的形勢呢？我們應來個分析才是。』

一位小隊員握緊拳頭站起來這樣發問。

張逸人不經思慮，馬上很樂觀地站起來說：『我認為將來的政治軍事形勢，可能是一個相持的階段。因為從淞滬抗戰到武漢失守，這是屬於全面抗戰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是敵進我退。武漢棄守後，便是新的階段開始了。從這階段開始，最後的勝利雖然是屬於我們的，但是我們必須支出絕大的代價才能獲得。所以今後幹救亡工作的人，不但要經得起敵人更殘酷的打擊，還要有恒心地洶過長程的暗流！』

『不錯！我的見解也是這樣。』

林名剛宣稱他的見解與結論後，再沒有人發言了，當晚的集會便宣告結束。

雖然說同志們都有高度堅毅的精神準備來接受未來的風暴，而且大家都願意在風暴中，負起本身的工作向前進。但好多意志薄弱的人，看到血淋淋的現實，^也會受到影響而動搖！特別是曲江市的畸形繁榮，更麻痺了大部份缺乏鬥志的人，因此戰事一消沉下來，這戰時的省會，便立刻像暴發戶似的，成了南中國的經濟中心。爲了軍事，曲江的名字天天在各國的報紙，成爲大字標題。於是許多希望發國難財的財主佬，都紛紛擠到曲江來了。這樣一來，曲江就成爲戰時商人走私的冒險樂園。隨着經濟的發達，曲江江面擠滿了貨艇，淺水灘邊以女人色相招攬生意的畫艇，也發達起來了。同時從衡陽與長沙前線，經過長途跋涉的雜色部隊，也絡繹擠入曲江。於是旅館客店，成爲走私的機關，街頭巷尾，成爲交易的場所，江邊的遊艇，成爲賣肉的市場，樹下，田間，橋頭，成爲流浪人談情訴苦的地方。

以下的幾個場面與幾個談話的內容，便在這戰事低沉的戰時都會反復流行：

『朋友，我有的是金條。』

『不錯，老板，但我有我的貨。』

『你的貨價不能擡得這麼高呀！』

『市上的行情已到了這個地步。』

『在這時候，吸鴉片的人，也少得多了。』

『你說笑話，不但沒減少，而且增加呢！再說，只靠曲江的銷路那就糟了。現在粵東各縣的存貨正在奇缺呀！』

『那來那麼多錢？』

『錢麼？誰要？將軍們的錢這時候最容易撈的。一鎗在手，那怕沒金條嗎？』

……

另一面：

『今晚這廿五擔錫礦質地是頂好的！』

『這種東西你也敢做？』

『爲甚麼？』

『因爲由東江運到香港去，由敵人收買後，製了鎗炮，再來屠殺我們的同胞，』

『過得去呢？』

『老板，只要有錢，還管得那麼多嗎？反正不止是我們一個人做；最大的問題還是你打

算怎麼樣運出去？」

「這還要你焦急嗎？我自冇辦法，告訴你，小老板，藏在米堆裏；再用金條封住沿途軍警的耳目，不就可以通過嗎？」

「大老板，你真能幹，想得好週到呀！」

……

時局雖然緊張，但不少人企圖在這時候發國難財。所以走私的鴉片，走私的鎢礦，走私的黃金，走私的藥品，一直在這地方不斷地交易，輾轉，流行……

在江邊的一面：

「最好是肥嫩的，你給我叫來。」

「啊，十八歲的小姑娘好嗎？」

「最好還是沒人「開」過的。」

「有是有的，那要貴的呀！」

「你怕沒錢嗎？沒問題，給我叫來！」

「好的！有錢怕沒人嗎？」

……

當地的官僚與過境的軍官，他們的袋裏有的是從老百姓身上搾來的錢，他們吃得肥。於是上等舞廳，旅館，畫艇，便成爲他們洩慾的地方。反正他們的腰早已給金條壓彎了。……

又在另外一面：

『老林！是你！』

『老陳！想不到今天會見到你！』

『我倒離開了，但你的妹妹却……』

『我的妹妹怎麼樣？』

『給鬼兵姦殺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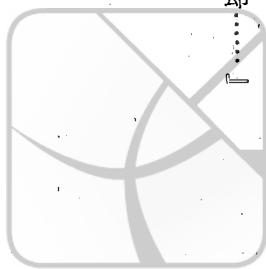
又一面：

『親愛的！我們還能在這裏見面。』

『是呀！真想不到的！』

兩人擁抱淚涕俱下。

多少逃難的人，經過奔波離散而後重逢，他們悲喜交集，有的就難免一見便擁抱起來，而淚涕俱下了。



.....

又有另一更可恥的場面，那是由曲江的官僚們表演出來的。曲江的一部份地方長官與將軍們以招待盟軍爲名，企圖勾結盟軍，所以特別舉行跳舞會來娛樂他們。好多官僚與將軍，爲了要討得美國軍官的歡心，於是紛紛派出自己的太太或姨太太與女兒，參加舞會陪美國軍官跳舞。誰知山姆大叔，早已心懷歹意，當喜笑浪謔，大家舞興正酣時，故意將門戶鎖住，並將電機毀壞，使大個舞海成爲黑暗世界，於是趁太太們混亂喚喊時，就搞得一場糊塗。事後，將軍與官僚們爲了代太太和女兒守祕密，以及顧全自己的面子，大家心照不宣，碰見美國軍官時，還得嘻嘻哈哈陪個笑臉。但雞蛋密密還是有縫，結果這新聞與漢口發生的一樣還是轟動國際！於是難怪稍有正義感的青年們，看到曲江上層機構的荒淫無恥與腐爛的生活，而大大感歎，甚至有好多的人，公然表示願意消極下來！

有一天，劇宣隊的宣傳組特別召集一個晚會，我和張逸人吳素芬都同時出席。這當兒，宣傳組長告訴我們說：抗先隊好多隊員受不了現實的引誘已離開工作崗位，而劇宣隊的經費，上峯也開始拖延了。目前爲了隊員的情緒，他要大家讀熟一本書，那是一本薄薄的一百左右頁的小冊子。他希望大家讀完這書後，能澈底地克服一切悲觀的情緒。他說這本書在西北，華中各地，已負起了它的任務：肅清了中國大半智識份子的悲觀情緒了！

這本書的作者，在那時候已成爲救亡工作者心上的明燈，所以大家一接過手，一口氣便把它讀完；有的甚至讀了兩遍三遍。雖然那是油印的，但那不明朗的字跡，並不降低大家閱讀的情緒。所以不到幾天，這本書的內容，便在青年工作者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也成爲青年人見面時的談話資料與討論對象。大家一碰面總是問道：

『看完了沒有？』

『早就看完兩遍了。』

『我還看過三遍呢。』

『你覺得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要背誦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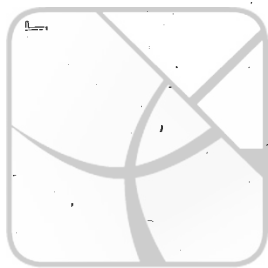
『他並不希望人家會背誦的。』

『他是要你了解。』

『當然，當然。』

果然效果極佳，青年人讀過這本書後，稍有積極心的，誰都會感到前途光明。因爲大家都了解「新階段」開始後，人民的力量是沒人可以阻止的。

於是不到個把月後，曲江市的青年人，多數已由悲觀轉變成樂觀了。



初夏的太陽掃清了南國奇寒的天氣，青年們一個個歡天喜地，面向着和暖的陽光，逐出心裏的煩惱和不快。

青年救亡團體，受過整編後，大家的情緒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非常興奮地有說有笑！

吳素芬與張逸人一兩星期來，大家沒事做，便時常手牽手，到郊外溜躑去。雖然有時候我也一同出門，但我看出當我跟他們在一起時，不知怎樣，他們的態度總有點不自然。特別是每當我覺得沒有意思，而開口向他們告辭說要先回去時，他們總是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了。其實我是明白這時候他們的心境怎樣。所以爲了成全他們的願望，近幾天來，我索性不跟他們出去了。

爲甚麼我會這樣做呢？原因就是我要兌現自己心裏所許下的諾言，願意他們的戀愛成功；雖然我心靈的深處，隱約還有多少難過。

一個天上有皓月的晚上，我無聊地獨個兒到中山公園散步，在轉灣的角落，我忽然看見燈柱下的椅上，張逸人和吳素芬依偎在一起，便立刻退步回來，不願擾破他們的興緻。但走

沒幾步，覺得自己這樣的行動，未免太自卑而成爲自私的弱者；所以便挺起胸膛走回原路去。

張逸人和吳素芬，看見我忽然走到他們的面前，一時頗感侷促而露出失措的神色。我却裝得非常自然，而且很大方地說：

『恭喜你們，相親相愛！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

『表弟，別開玩笑了。』

張逸人笑容可掬，但口氣還是不大自然。

吳素芬反而有點勇氣，笑笑地對我指着逸人說：

『他也太沒勇氣了。』

她這一句話，假如是在三個禮拜前給我聽見，那我一定不會對他們這樣說：

『表嫂，到底是我開表哥的玩笑？還是表哥要開我的玩笑？』

『大家都沒有開玩笑。』吳素芬笑裏含羞地說：『不過我們還沒有到可以請你喝喜酒的時候，所以不許你叫我做表嫂。』

『遲早都是我的表嫂，是嗎？』接着我轉對張逸人說：『表哥，你爲甚麼靜悄悄？』
『啊！她說的不是一樣嗎？』

『她，她是誰？』

『誠如你所說的——你未來的表嫂。』

『表嫂呵！』我對着吳素芬說：『表哥已承認你是我的表嫂了。』

『不！你還是叫我素芬。』

『爲甚麼？』

『我剛才不是說過，還沒有到請你喝喜酒的時候呢！』

『那幾時？』

『還久呢！』張逸人代她這麼答我。

經過他倆坦誠的說明，從此大家的心都開朗了，而我反而感到自在。看素芬的神色，比我更加愉快。表哥呢，雖然跟過去一樣，不過前幾天，那種由於我在他們的身邊時而表現出來的不自然的神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於是大家挾起手來，唱着「三人行」的主題歌，快步踱回宿舍來，雖然我唱得毫不起勁。

回到宿舍來；夜深，風高月冷，輾轉牀側，無論我想盡方法，企圖忘懷於過去。但過去的萬般感觸，總是從心頭的深處爆發出來。我痛苦極了；我想哭，可是却不敢哭出聲來。

祠堂外的石堙上，那三幾聲從樹頂墜落的梅子，發出「篤篤」的音響，更增加了大地的

寂寞；也增加了我心房的空虛。

我失眠了，表哥也沒睡。他走到我的牀頭，嘴巴壓着我的耳朵，輕輕地說：

『表弟，不要胡思亂想，時間不早，睡了罷！』

我却通宵，爲着一件事，而聽完祠堂外石埕上那篤篤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點後，我忽然接到母親的來信說：她已病得很重了，半月來不能起牀，要我從速趕回故鄉去。

我馬上把信交給張逸人和吳素芬看，並且對他們說：『我不想回去。』

『爲什麼？』張逸人聽了我的話後說：

『這也許是母親要我回故鄉去，故意寫得那麼嚴重！』

『不，我知道姑母從來不說騙話的。反正你幾天前已答應過我們說你要回去。』

『我要回去，是爲了一件事。假如說是因我的身體虛弱，經不起現實的摧殘，那我倒不願回去的。』

『爲一件什麼事？』

吳素芬若有其事地問我。

張逸人搶着答：

『爲了他母親現在有病呵！』

『完全不是。』我馬上答出去。

『那既然不是，到底是爲了什麼？』吳素芬問。

『老實告訴你，』我不十分莊嚴地笑着說：『是爲着你們的。』

『爲着我們？』

他們幾乎發出同一口氣的驚問。

『是的。』

『爲着我們什麼呢？』素芬放低口氣。

『爲着你們能夠趕快結婚。』

停了一刻，我的心却有種度日如年的痛苦的感覺。

『那爲着我們也好。』張逸人馬上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表弟，你說真的嗎？』

『絕對是真話。』我接着不等自己口裏的話說完，便擺脫了他的手，馬上走過去緊握吳

素芬的手，『祝你們的願望馬上成功；更祝你們永遠幸福。』

吳素芬望着我，眼眶似有點淋濕，但沒說話。

張逸人也默然無語。只是看着我。

周圍的空氣，一時像雪櫃裏的水似的被凝結了。

我更空虛到無話可說，爲了企圖逃脫這使人窒息的氣氛，便離開了他們。而當天的中午，我更摒棄一切，慌張地搭上了開赴興寧的客車，向潮汕的歸途邁進。



十九

在旅途上，千辛萬苦，由曲江而興寧，而梅縣，而豐順，而揭陽，普寧，跋涉了十四天後，始在一個日中午的時分，到達惠來的家鄉。

踏入家門，一聽見妹妹與同學們歌唱着進行曲夾雜着屋庖舂米的臼聲，我的心開朗了，深信母親不但沒有病，而且正在舂米。於是當妹妹擁上來，替我拿行李時，我便用肯定的口吻問她說：

『媽和你一定很好吧！』

『是的，媽還在屋庖舂米呢。』

也不等妹妹說完話，立刻走進去。當我還來不及叫媽，她已看見我了。一時滿臉堆着慈祥的笑容，從臼踏上走下來，伸出手，把我手裏僅有的一個皮包接過去，高興到無可再高興地說：

『向兒，這樣做才好呀。媽等你回來等得好久囉！』

『媽，你要我回來是一件事。』這時我心裏不知那來的煩燥，竟用埋怨的口氣說：『但

你爲什麼說騙話呢？」

母親聽我發出埋怨的口氣，驚訝地問：『什麼騙話？』

『你寄信告訴我說：你病很重，而且不能起牀。』

『哦，原來是這件事。傻孩子，我不這樣寫，你今天怎肯回來。』

『可是這樣做就成爲欺騙了；何況媽你從來是不說騙話的。』

『是，媽從來是不說騙話的。這次所以破例，實在是出於不得已的，因媽自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從省城（廣州）逃難到韶關（曲江），路途跋涉，老毛病復發後，恐怕沒人照顧，心裏很掛慮，所以才寫信給你表哥，叫他設法給你回來。他回信說你不想回家，不得已媽才用這欺騙的方法，希望你能夠回來。媽的苦心，相信你會明白的。』

母親一面表白她內心的苦衷，一面陪我上樓，話說到最後幾句，我發覺她的心似乎很難過。知道自己說錯話了，馬上又從她手裏把皮包接過來，然後用歉仄的口氣說：

『媽你的苦衷我是明白的，難怪世界上沒有一種比得上母愛的偉大。』

『你會知道就好了。』

『是的，你對我太關心了。』我將手裏的皮包放到牀上去，爲了要改變這由我激起的悶人的空氣，於是我問母親：『姨母姨丈近來生活怎麼樣？』

『自從大洋券大跌後，此間的生意都不能經營，他們的生意更不能做。最近一兩個月來，一家四口的生活，幾乎很難維持了。』

我聽後很難過，便問母親說：『既然他們的生活這樣，媽有沒有接濟他們？』

『唉，怎麼會沒有。』母親很着急地說：『不過時長月久，也難做到長遠呵。俗語說：

三家富顧不得一家貧，何況我們也不是富有之家，你可以看，連春米我也不請人呀！』

『幫助人是做人的美德，我知道母親是樂意幫助人的。』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我們近一兩年來也不行了。假如收成再不好，恐怕自己也要人接濟了。』母親說這些話時，臉有難色。

是的，我們也是無產階級之家，除了祖遺的十左右石糧租外，自耕的兩畝薄田，要是天時發旱，或受海潮摧毀，我家長工阿福應付不來時，那收入便成問題了。難怪母親一提起自家的生活前途，情緒就有點不自然。我爲了不願意母親因家務而過事悲傷，所以轉過話題告訴母親說：

『我要上張家去。』

『也好。』母親說：『姨丈，姨母知道你回來了，他們也會來叫你去的。你先過去拜候他們也是應該的。』

於是吃完午飯，修洗清楚後，我就預備上張家去。當我要出門時，妹妹帶着嫵媚而輕盈的笑意，對我這樣說：

『哥哥。聽說你與逸人表兄有位很要好的女朋友，是不是實在的事？』

『是的。』我一聽到這話，有點奇異：『妹妹，告訴我，你怎麼也知道這件事？』

『姨母告訴我的。』

『姨母還有講起什麼嗎？』

『她過去告訴我說，你們的女朋友，姓吳名素芬，你跟她很要好。但半個月前，姨母却說：吳小姐跟逸人表兄的感情更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妹妹能夠用這種口氣來問我，她當然對於男女之間的事是懂得的了，何況她已是十五歲的姑娘，所以我不想否認這件事，便對她這麼說：

『是的，最近我們的事情，正如你所說的一樣。現在我與吳小姐也一樣好，不過我們目前前是屬於友誼愛，表兄跟她目前的關係已是男女間的戀愛了。』

『你上張家去時，姨丈一定會問起你這件事的。』

『你怎麼樣曉得？』

『你不知道，姨丈一提這件事，他很高興。』

『姨母呢？』

『她不贊成表兄跟女朋友來往。』

『爲什麼？』

『因姨母已替表兄物色一頭親事了。』

『一頭親事。』我聽後有點愕然，內心自個說：『這怎麼可以？』

於是我不再說第二句話就匆匆上張家去。

一到張家，姨母因事出街去不能跟她見面。我到內廳看姨丈，他正躺在煙鋪上抽雅片。

我發現他那種墮落的形態，自己反而覺得有點尷尬，正當我站着猶豫未決，不知如何開口時，他忽然從煙鋪上一骨碌翻起身來，喀一聲，嘴裏射出一口泥土色的濃痰後，很高興地看着我，可是第一句發出來的却是歉意的口氣：

『外甥，對不住，給你看到我又在抽煙了。』

我沒開口，眼睛却注視着他。

他接着又用解釋的口吻說：

『近年來，哮喘病時常復發，其他的藥物都不能止喘，只有獨樣雅片，所以不得已又抽起雅片來了。』

『所以鴉片成爲靈藥！』

我立刻想起那前途被鴉片毀滅，甚至生命也丟在鴉片煙裏的父親所以吸食鴉片的事，心頭對姨丈便發生了憎恨。因爲父親的吸食鴉片是受姨丈的指導學習起來的，所以如今一發現了鴉片煙具，對於姨丈的解釋，總沒有好感，便挖苦他一句。

『外甥，不能一概而論。』

他站起來，在我面前打了一個呵欠，一股使人難受的煙氣，送進我的鼻孔，我一時忍耐不住，掩着口鼻對他說：

『對不住，我暫時到外廳去，你收拾好了，才出來。』

『好的，你就先出去一步罷！隨後我就來。』他伸了一個懶腰，又是一個呵欠。

我一時如釋重負，走到廳外去，在天井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格外感到爽快。姨母就在這時候從外邊回來，她一看見我，隨手將菜籃丟到地下去，走向我的面前來，用急促的口氣對我說：

『外甥，你回來得好啊，不然你的母親真的要憂慮起病來了！』

我靜靜地不開口，只是笑笑地看着她。

她於是有機會開口了，她又說：

『你的舊毛病，大概沒有問題吧！』

『是的，』我淡然地，『要是病有問題，人就不會回來了。』

『是呀！但是逸人他爲什麼也不跟你回來？』姨母說：『你怎不叫他陪你回來？』

『姨母你並不想表哥回來呀！』

『爲什麼沒有？我寫信告訴他說，可能的話和你一同回來。』

『表哥怎樣答覆你？姨母。』

『他說，那邊的工作好忙，恐怕分不出身。』

『是的，那邊正有好多工作需要他去做。』

『什麼工作？』姨母淺笑着：『使 he 不想回來的也許是女朋友膠緊着他罷？』

『女朋友，』我說：『姨母你怎麼知道他有女朋友？』

『他寫信回來告訴我的。』姨母這時若有其事地倒正經起來：『來，外甥，我問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以前有人寫信來對我說：你們在學校裏有很要好的女朋友。我便寫信去問逸人說真的有沒有這回事。逸人回信來說有是有的，不過女朋友是跟你外甥很要好的。可是想不到逸人最近竟自己寫信回來，告訴他父親說，女朋友對他感情很好，他們準備於最近期間要訂婚，要求他父親勸我答應他。這件事的經過怎樣，是不是真的？』

『是的，是真的，姨母。』我給她證實這事件，但我却不想將這件事的經過告訴她。

『那怎麼可以？』姨母不高興而裝起尊嚴來了。

『姨母，爲什麼不可以？』我也嚴肅地告訴她：『表哥和這女朋友不但感情好，而且意志相投，實在是天生的一對。』

『不錯，我也贊成。何況現時已是男女自由的世界。』

姨丈拖着閒散的脚步，踏出廳外來，他一聽完我的意見，不讓姨母開口，便插嘴表示他的主張了。

『你開明，我倒不能。』姨母怒視着姨丈說：『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無論如何也得聽我的主張。』

『唉呀，你女人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了，現今是什麼世界？兒子到外邊去讀大學，世面總比你我見得多，怎麼能夠聽你的主張？』

姨丈一面對姨母說話，一面撩起褲管蹲到條櫬上去。

姨母不在意於姨丈的話，她也順手拖近一張條櫬給我，示意我坐下。然後對我說：

『外甥，你讀書也讀得不少了，孝道兩個字怎麼解釋？你表哥也是讀了不少書的人，我

培養到他這樣大，怎麼他會不聽我的話？是嗎？外甥。』

我正想答覆姨母，姨丈比我來得快先開口了，他說：

『現今的青年，那有像古時一樣只講究孝道，孝道這回事也應有分別，比方尊敬父母，關心父母的生活，那倒有道理，要兒子來接受父母的主張而成孝道，不但我不贊成兒子這樣，連我也不願有這樣的主張。』

我想不到姨丈的思想會這麼進步，心裏一時竟忘記他是抽雅片而且是引導我父親抽雅片的罪人；加以想起表哥每逢在我面前提起他父親時，也滿口說他父親的思想不錯，萬不要把他當作是墮落的抽煙人。於是此時對他發表的意見也覺得好感，所以我對姨母這樣說：

『姨丈的話說得不錯。姨母，就是我母親存有好像你的心的，我也不會因要守孝道而不顧自己的前途，何況婚姻是個人終生大事，得失關係家庭幸福的前途甚大。姨母，你還是讓姨丈給主張吧！』

『那裏可以！』姨母一時變成河東的怒獅，她咆哮起來：『如果讓逸人自由去結婚，叫我如何對得住女方的洪小姐呢？我用盡心事才攀到這頭親事。要她洪小姐的時候，就託三託四向洪家央求，如今事成功了倒說不要，那是萬萬做不得的，我在生一天，逸人就要聽我的話一天。明天我一定要寫信，飭令他馬上回來！』

廳上的空氣頓形肅殺，姨母一站起來，把椅子推在一邊，蹲下去將菜籃提起，怒氣沖沖

地，胸膛一扭便跑進內廳去了。

也許是姨丈看到情形不對，所以馬上站起來，跟着上去，企圖攔住她，姨母不受攔，姨丈只得順水送人情說：

『事情急什麼，我並不是絕對不聽你的主張，慢慢商量，總會找出圓滿解決的辦法，而且外甥今日才從外地回來，其他的事還沒有談，爲什麼就發這麼大的脾氣，氣壞了身體還是自己的呵！』

姨母還未踏過內廳的天井，似乎是聽了姨丈的話後不舒服，所以翻過臉來，火氣很盛地罵道：

『煙鬼，都是你做鬼做樣的！』

我聽完這句話，心裏又爽又氣。爽的是我聽見「煙鬼」的話，由姨母親口中罵出來，氣的是姨母老是那麼固執。

回到家裏，母親問我張家的人對我怎樣，我說我內心對姨丈的觀感雖然不好，但他們對待我倒還好，提到姨母的固執處，母親也說她妹妹的思想太陳舊了。

吃完晚飯後，幾位舊同學與一位在郵局當郵務員的朋友史明，一起來看我。

史明說他下午料理各地來的郵件時發現有我的一封信，所以順便來看我，也把這封信帶

來交給我。

幾個舊同學都很熱情，他們報告我一些關於潮汕以及內地各縣的救亡情形，並且給我知道內地的青年團體的救亡情緒並不會消沉。當我告訴他們關於從廣州一路撤退後，以及曲江的青年救亡團體的活動時，大家都感到無名的興奮。他們臨出門回去時，再三對我說，希望我於最近期間參加他們的救亡活動。我告訴他們說：我是中華兒女的一份子，當然不願意讓自己的生活有一點逸出集體的軌道。

同學們回家後，我因知道手裏的信是張逸人寄來的，所以在燈下馬上將信封打開，原來吳素芬也連同簽名在信末。

信裏這樣寫道：

方向：

你一出門上車，我們便將這封信寄出，相信你抵家後不久，便會接到。

現在我們要告訴你的：我們已決定在明天宣佈訂婚，我們相信你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為我們的結合感到高興，更會為我們的前途祝福。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大家都願意為幸福的明天而奮鬥，所以我倆之間，有時意見上雖然有多少出入，然而相信共同的目標下，為了爭取自己的以及大眾的

幸福，無論如何一定能化複雜爲統一的。是嗎？關於這一點你也會有這樣的認識罷！所以你一定會爲我們的結合認爲我們是榮幸的一對！

姨母她不贊成我們的婚姻，她認爲潮州人娶湖南女子是不祥的，所以特地爲我訂了一門親。其實我們的婚姻怎麼樣可以盲從呢！所以我一定要反對到底，好在你姨丈爲人開明，思想進步，他除了贊成我們的婚姻外，並鼓勵我應爭取到底。雖然他一向很聽你姨母的話，但爲了我的終身大事，他說他要爲我力爭到底。我們希望你也幫他的忙，說服姨母，並且替姨母設法跟對方洪小姐進行退消婚約。你是愛護我們的；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至於在什麼時候才舉行結婚，我們一定會告訴你，雖然因路途遙遠的關係不能請你喝喜酒，但是我們一定會寄出一樣東西去，給你當作留念。

最後我們告訴你吧！我們結婚的日期雖然不會是在最近，但也不會太遠了。

張逸人·吳素芬

我剛讀完了他們的信，妹妹在我身邊坐下來，問我說：

『哥哥，是不是表兄給你的信？』

『是的。』

『是不是表兄告訴你說，他與他的女朋友很要好？』

『是的。』

『看情形，表兄是會跟他的女朋友結婚的是不是？哥哥。』

『是的。』

我看到妹妹問得出奇了，索性將手裏的信交給她：

『給你看吧！你所問的一切都是是的。』

說完這一句話，我靜悄悄地溜到自己的臥房去。



七天後的一個上午，我才帶了表哥的來信上張家去，姨丈還爛睡在牀上發出「荷荷」的鼾聲，姨母提着籃子正要出街。她看見了我，一面將籃子丟下地板去，一面拖着椅子給我坐，我一坐下，便告訴她說我接到表哥的信，所以特地來告訴他們。

姨母聽了我的報告，似乎有着意料不到的收穫，因此問我說：

『你表哥給你的信，寫些什麼？』

『表哥來信所說的，是姨母你所不喜歡知道的事。』我也微笑着答她說：『但却是姨丈樂意要聽的話。』

『你這話的什麼意思？』姨母一時由意料不到的歡喜變成着急了，『你直直的話不說，偏偏說些我聽不慣的話。』

『我所說的話不是很直嗎？』我故意重複一句：『表哥告訴我的話，我說是你不高興知道的事。但却是姨丈他喜歡聽的話。』

『外甥，你太嚕囂了。我要你明白告訴我的：逸人到底說些什麼話？』

姨母幾乎急得要站起來了。

『急什麼？……』停了一會，我才繼續說下去：『表哥告訴我說，他與吳素芬已經在我出門的那一天宣佈訂婚了。』

『這，這，這怎麼可以。衰仔！我非寫信訓誡他一番不可，養到他這麼大，想不到竟敢反抗我的主意。』

她真的氣得站起來了，接着轉身將地下的籃子拿起來，很不高興似的踏出廳外去。但躊躇了一會，又轉回頭來問我說：

『除了說起訂婚外，還有其他的事嗎？』

『沒有了。』

『非寫信去訓誡一番不可！』

話還沒說完，人又轉回去。

『急什麼？姨母。』過了一下，我這麼說。

『姨母怎麼不急。』她又轉身回來，走近我的身邊，聲音放低了许多：『外甥，兒子養到這麼大，連傳宗接代的終身大事，也不聽我的主意，怎麼叫我能安心，何況這裏洪小姐的婚事已經是定奪了的。外甥，你想想叫我怎麼辦呢？』

『我有什麼辦法，事已經是定了，姨母你要反對也是徒然的。』我以強調的語氣這麼說。
『你說鬼話，兒子是我養的，我怎麼會不知道。你看，只要我寫信去，就是天仙美人，他也要放棄的。』

『好好……兒子是你的，你有辦法，你儘管做好了。』

我看見姨母兇相畢露，憑過去的經驗，知道惹她不得的，於是變更了口氣，使空氣緩和下來，也不想再向她說什麼話，便對她說：『我走了。』

『唔。』

姨母只這麼一聲，便先開步走在我的前頭去了。

回到家裏，將找姨母的經過報告給母親知道。母親責備我多事；爲甚麼不讓她的兒子寫信告訴她。我說既然是生爲表兄弟，表兄的事當然看做像自己的事一樣，那知姨母執拗到連兒子的一點自由也不肯放鬆。

『你不知道，她爲了逸人這頭婚事費了多少心機，才獲得洪家的答應，如今聽見逸人與別位女子訂婚，難免要爭端了。』

母親雖然了解我的心跡，但也看出她妹妹心中的苦衷，所以這麼對我說。

我却認爲只有讓她心裏的苦衷發展下去，始能教化她的執拗。所以對母親說：

『姨母這樣做，只有枉費心機罷了！』

『爲什麼？』

『因爲逸人與我出門赴廣州讀大學時，已老早回答姨母說，他的婚事別人絕對不能替他謀爲的。今日表哥所以要這麼快與女朋友訂婚，可以說也是爲了怕他母親替他在家鄉物色對象的緣故；所以我說姨母枉費心機。』

『枉費心機不枉費心機，你少主張就好了。』

母親說了這句話後，我正想接下去，我家廳外的大門環忽然響動了幾下，妹妹適逢在天井邊洗衣服，便將大門門揭開了。敲門環的人原來是姨母。她手裏還是提緊那隻籃子。暴露的眼睛，修長的鼻子，配合着微曲與瘦削的身裁，活像一匹餓馬，一跨步便到我們的面前來了。母親先開口說：

『有什麼事，這樣慌忙？』

姨母看我一下說：『外甥沒告訴你嗎？』

『是逸人的事嗎？』母親說。

我靜靜不開口。

『你看這個衰仔怎麼可以這樣做，如今叫我如何對洪家說話。現在我急急到來的目的：

第一、請外甥不要將逸人在外訂婚的消息走漏出去，以免傳到洪小姐的耳裏。第二、勞外甥代我寫封信給逸人。」

『消息不要走漏出去是容易的，只要你自己不要說出來，我們是可以保守祕密的。』母親似乎有把握可以封住我的口，所以向姨母這麼保證。我却不以爲然，所以面向着她們說：

『雞蛋密密也有縫，事情既然做了，現在不給人家知道，時間久了，人家自然也會知道的；何況銅鑼是不能放在衣袖裏打的。』

『事情能夠保守到逸人回家就好了。』姨母自己打心裏的算盤說：『他人一來，不再給他上韶關去，事情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這是你的第一個目的。』母親說：『第二件事要叫外甥替你寫信催逸人回來是嗎？』

『怎麼不是？』

我不待姨母開口就代她這麼答覆。

『不這麼做，還有其他辦法嗎？』姨母好像有很苦衷的樣子。

『但是我只能替姨母寫信叫他回家，却不能用別種有如欺騙的方式騙他回來。』

母親沒有意見；她說要上樓去一趟。姨母點頭後便開口說：

『不用其他的方式，他怎樣肯回來？』

『這就沒有辦法了。』我說：『如果姨母你一定要用別的方式騙他回家，那你還是叫姨丈寫好，我絕對不能寫出自己不願意寫的事。』

『外甥，你難道不知道你姨丈同情他的兒子這樣做嗎？』

『既然這樣，請你另叫別人寫。』

『請別人寫，事情不是給別人知道了嗎。』

『別人怎知道，你並不告訴他關於他們的婚姻的事。』

『雖然不說出，但我想欺騙逸人說他父親的哮喘病危險，利用你的筆跡來證明其真實，所以由你寫才有效力。』

『那更不能，你還是叫別人寫吧！』

我直接拒絕她後，便要移步踏入內廳。姨母也許看到我實在已經不能給她利用了，所以她又放下簾子，忙即走下天井邊見妹妹去。我趁這機會，喘了一口氣溜上樓去。

將近吃午飯的時候，我從樓上窗口，看見母親站在妹妹的房門口，並且聽見母親這樣說：

『是日中度了，你就在這裏吃中午飯吧。』

『不，外甥女的信寫好，我就要回去了；心有事的人，肚子怎麼吃得下。』

聲音是從妹妹的房裏由姨母口裏發出來的。

於是就在姨母走了後，我不進飯廳吃飯，一下樓便到妹妹的房裏。

『妹妹，你真能幹呀，儼然是姨母的祕書了。』

『哥哥，你不替姨母寫好了，我替你代她寫，你還要挖苦我，豈有此理。』

『不，妹妹，我實在不是挖苦你，我是稱讚你能幹呀！』我停了一下說：『其實我怎麼樣可以替她說騙話？』

『不騙，表兄怎肯回來？』

『那你錯了，替人說騙話的人是不道德的。』

『我是同情洪小姐呀！』

『同情是一件事，欺騙是一件事，兩樣不能混爲一談。』我接着說：『你跟姨母怎麼寫，告訴我。』

『這邊有底稿。』妹妹從抽屜裏拿出草稿來，交給我說：『你看就知道了。』

『不，』我把妹妹的稿子推回去說：『你念給我聽就好。』

妹妹於是念出：

逸人：你向來是很聽我的話的，但這一次爲什麼不聽我的話跟你表弟一同回家來？你要知道，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給你一不聽話，我的心就痛苦得很了。因爲做母親的人，怎麼願意自己的獨生子，長年流浪在烽火連天的炮火下，要是有三長兩短，叫我怎麼活得下去。所以你不聽我的話跟你表弟一同回來，實在你很不對呀！現在我可以原諒你，因爲這是你第一次所犯的錯誤。不過以後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錯誤發生的。

如今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要告訴你，那就是最愛護你的父親，哮喘病又復發了。這一次百醫無效，連最靈驗的鴉片也失去了效力，所以人已瘦到如柴一樣，終日不能起牀，只連聲不絕地呼喚着你的名字，看樣子，你父親的性命是很危險了，你接到這消息後，應趕快回來，否則便會對不起你這在病榻中呼喚你名字的父親。餘無別話，因我的心已焦迫到如火燒一樣，就是想多跟你說幾句，也沒有心情。專此望你火速回來，並祝旅途平安

母林氏字

聽了妹妹念完信後，我再也無心想逗留下去，也不想到飯廳，一溜煙就上樓去，提起筆在信箋上這樣寫道：

逸人表哥：

你與吳小姐給我的信，早在七天前便接到了。我見了消息後很高興，爲你們的前途祝福；祝你們百年偕老，永遠有一個快樂的家庭。

當我抵家後的第一天，我便上你家去，見到姨丈和姨母，他們都很高興。較後姨母問起我關於你與素芬感情好的事情，我告訴她說：你們的感情實在很好，而且對她透露出你們可能訂婚的消息。姨母聽後，很不歡喜，她說她很不同情你這麼做，並且對我說她已經在這裏替你物色一頭親事了。我向她解釋兒女的婚姻應交由兒女自行決定；絕對不能包辦你的婚事。她聽後很不高興，連我說的話也覺得討厭。可是姨丈十分同情你，他說你這樣做是合理的；雖然姨母罵他說事情是給他慫恿起來的，他還是不改變主張一直支持你，以前我不相信你的話說姨丈的思想是進步，如今我聽過他的話，才相信你說的是對的。

你們給我的信，等到今天早上，我才把它帶到你家去，想將你訂婚的消息告訴姨丈和姨母。到你家時，姨丈還沒起牀，我便告訴姨母，那知道她聽後，便發起很大的脾氣。我看到樣子不對，便溜回家來。接着不久她也跟着到來，除了要我替她保守你們訂婚的消息外，並且要我寫信給你說姨丈病得好危險，希望你回來見父親一面。因爲是要我寫騙話；我不答應她，她便叫我妹妹寫了。妹妹所寫的底稿我是見過的，完全不是實在的話，所以我現在特地告訴你不要上當。其實姨丈是沒有病的，她要

你來的目的，就是企圖分離你們的婚姻罷了，我不忍你們受到波折，因此特別給你寫這封信，並祝你們永遠

快樂

另者：請代我向吳小姐致候。

弟向

寫完了信，不等吃中飯，便趕到郵局去。想不到在這時候又接到表哥的信，一時耐不及等着回家來看，就在郵局的客廳上把它打開來。信箋上這樣寫：

表弟：

因為局勢忽然急轉，我與素芬已於昨天草率成婚。請你順便替我告訴那邊的同學，並替我向姨母解釋。姨丈是沒有問題的，我已寫信去告訴他了，相信他能爲我向母親說情的。請你從中幫忙就是了。

我已轉換崗位，現在審計處工作。素芬暫時沒事做。目前的生活，雖然苦一點，還是可以維持的。劇宣隊的大部份同志都被遣散了。林隊長已於昨天凌晨被上峯拘捕，情形如何還不知道。總之大

家都感到岌岌可危。家鄉的情形怎樣，有便也希望告訴我們一些。專此，祝
好！

逸人

一路回家，心情沉重，連中午的飯也不想吃，除了關於表哥與素芬已經結婚的事那半截信，撕下來叫妹妹拿去給姨母看之外，自己就上朋友王戰天的家去。

王戰天是我過去高中的同學，現在是青年救亡團體的負責人之一。我將曲江政治形勢急轉的情形告訴他，並問他當地的情形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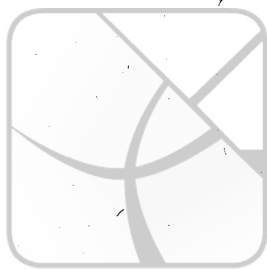
他告訴我說，這邊的情形也可能跟曲江的一樣，因為黨部除派員美其名來作為政治指導員監督我們外，其他的多數小組的活動都受警告而停止了。最明顯的，前天劇宣隊的負責人李克也被縣政府抓去，雖然只拘留了一個晚上便恢復自由，可是這種種的情形，都是目前政局惡化的象徵。

王戰天對於低潮時期的中國政局看法很正確，因為我訪問了他之後，再到其他的幾位負責救亡團體重要工作的朋友家去，他們的見解都跟他發表的一樣。

訪問過幾位朋友後，一踏進家門，妹妹便告訴我說：姨母叫她來交代我上張家去；如果

沒空去，她便自己要上門來見我。我聽了後，因日已晚，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所以也不想上張家去。於是便向妹妹說：

『明天再說罷！』



明天還沒有來，可是想不到當天的晚上連我也被抓進縣監獄去。

事情是這樣：晚上九點鐘敲過後，我正修洗完畢，想動筆寫信給曲江的朋友時，忽然大門外人聲躁雜，而門環也砰砰嘖嘖大響特響。母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便下廳去把大門打開，誰知到來的是八位手荷仆壳槍的軍士，立刻把住大門；有的忙即上廳來，其中一位是隊長模樣，他發出很大聲音，問母親說：

『你的兒子方向呢？』

我在樓上的窗口，看見這樣的情形與聽見這樣的話，靈感一時滙集，知道事出有因，於是自動走到那隊長的面前說：

『方向就是我，有什麼事？』

『是你！好的，這裏有手令你可以看。』

那隊長立刻從袋裏把手令拿出來，我接過手一看：

查方向與某方活動有關，證據確鑿，着應嚴拿歸案。

右給營長林漢初。

於是他們便用繩子把我綁紮起來。踏出大門外，放眼看去，到處都是軍士，手荷緊槍，有如面臨大敵一樣，連寨門外的路口，以及橫路的小門都有兵把守着。

母親像失神的人一樣，呼喊著，狂叫着，直至警車把我帶走了。我還聽見她的嘶啞的聲音在淒冷的空氣中打轉……

警車抵達縣監獄後，我被飭令下車。身上的繩子還沒有解開，獄卒便要我坐到地下去：叫我伸出雙腳來，接着就有一位將那副粗重而開着嘴的腳鐐鐵環，扣進我的腳脛，然後用兩支小木條夾着鐵環，讓它站立；另一位兩手舉起大鐵鎚來，把那展開着嘴的鐵環重力擊合起來。這時候，我的心跳得好厲害。要是那兩支小木條夾着的鐵環稍微傾斜，那我的腳脛，在那百幾十斤重的大鎚打擊下，可不是要變成肉醬了嗎？好在獄卒們的工夫熟練，我的腳脛安然無恙。於是在身上的繩子被解脫了後，我便舉脚尺步，而發出瑯瑯響地被推進監房去。

一進去，我還來不及看清四壁的情形，老監犯們相繼擁上來了。有兩位甚至拳手交加地打擊我。雖然我被打得並不覺得怎麼樣苦痛，可是也使我回不得手。因為我明白，一般老監犯們當新監犯進來時，他們一定要欺負他，恐嚇他，甚至不擇手段打擊他；原因是在嚇，咤，

打之下，方能使到新犯人畏服，而好的東西才能孝敬到他們的面前。因此，我沒辦法，只得向他們說：我是學生，要求他們少打幾下。果然，人的心地原來是良善的，他們聽到我的要求後，或許也是看到我的年齡不大，於是就停手了。可是他們的舖位却不肯讓給我；結果我便被推到尿桶邊歇息了。

夜深沉後，四下裏都是犯人們的鼾聲，我在尿桶邊，受到尿味的刺激，再加以心頭陣陣怒火的燃燒，始終睡不下去；因為我老想不出，我到底犯了什麼罪？為什麼我會被捕？

翌日凌晨，我被拉出監房來，腳鐐解開後，被另鎖上了手扣；身上又掛上鐵鏈。然後被推上警車去，就這樣被解上汕頭轉押往潮安去了。

到了綏靖公署一五六師師部，手扣和鐵鏈又被解開，而換上腳鐐後，便被推進監房去。之後，就在那斗室裏面，一直被禁了十四天。從未受過審問。

十五天後的那個上午，我才被叫喚出去。在軍法處長的面前，兩名手握著上了刺刀槍桿的兵士押着我，我便像木雞一樣地站立着。

不久，軍法處長問過我的姓名，便從桌上拿起一張信箋來，然後，他唸出「陳炳光」三個字問我說：

『你認識陳炳光這個人嗎？』

『我有位同學是這個名字。』我思索了一下說：『不過你所說的這個名字，是否就是在馬來亞讀書時的同學？』

『假如是呢？』

『假如是，我是認識他的。』

『你是跟這個人發生過祕密的關係。』軍法處長很得意地說：『根據我們所得的情報，你跟他是有密切關係的。』

『祕密關係倒沒有，只不過是普通的朋友罷了！』

『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最近他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因為兩年半前，我們從馬來亞回國後，在汕頭一別，就再沒有通訊了。』

『是真的嗎？你所說的話！』

軍法處長聳一聳眉頭這樣說。

『當然不會是假的。』

我也不客氣地這樣答他。因為我自問實在汕頭別後，便從沒跟陳炳光通訊過。

『那他最近有來信給你嗎？』

『沒有。』

『沒有？』

『我沒接到他的信，當然說沒有。』

『你看，』他將手裏的信交給翻譯員遞給我說：『這不是他寄來給你的信是什麼？』

我接過手一看，果然是陳炳光的筆跡，可是我却對他這樣說：

『是，信是他寄給我的，可是却落在你們的手裏。』

『你想知道，陳炳光要你做些什麼嗎？』

『假如你肯給我知道的話，我是樂意知道的。』

『陳炳光要你進行組織讀書會。』他一方面說，一方面從收回去的信箋上，指着那劃着

紅色筆的六個字給我看，然後讀出來：『他要你工作祕密進行。』

『讀書會是非法的組織嗎？』我一時敏感起來這樣發問。

『當然是非法的！』

『既然是非法，我一定不會聽他的話去做。再說，我根本無從做起。』

『爲什麼？』

『因爲非法，所以我可能不做。陳炳光提示我來做的信，我還沒接到，就已經落在你們

的手裏，因此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件事可以做，所以便無從做起。」

「你這麼說雖有少許的理由，可是陳炳光和你的確是有過密切關係的，不然他不會寫信要你進行祕密工作；而且我們已從各方面得到確鑿的證據了。」

「證據是你們搜集的。可是我絕對深信自己並沒有不法的行動。假如勉強要說有的話，那就是我參加過救國工作。如果說救國工作也有罪，那就不待言了！再說：我是七天前才從曲江回家來的；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我參加這裏的非法活動呢？」

「你七天前才由曲江回來？也好，退下！沒有證據，師部是不會隨便抓人的。」

可是退了下來後，我還是被推進那鴿子籠式的牢房去。

夏季的炎日失去它的毒熱氣，我被放出來了。我不明白他們會那麼快把我放出來，正如我不明白他們到底得到什麼證據而將我抓進去；加以自從第一次被提出去審問後便沒有第二次了，更使我覺得奇異。

我回到家裏，母親一看見，高興到說不出話，連淚珠也粒粒滾下來。

過了好久，她才這樣說：

『自從你被捕了以後，我託三託四，到處打聽，你到底是不是犯什麼罪，始終打聽不到什麼消息。所以一連失眠了整個月，眼淚也不知流出了多少。』

妹妹看見母親一面講話一面哭，她也嗚咽啜泣起來了。於是我只得走近妹妹的身邊勸慰她說：

『別哭了，我已經回來了，為什麼還要哭？』

『哥哥，以後別再做救亡工作了。』

『幹救國工作有罪嗎？妹妹，為什麼你也說這種話？』

『沒有罪，政府爲甚麼會抓你？』

我正要開口向妹妹解釋時，姨母那餓馬一樣輕瘦的身軀，一奔就到我的面前來了。氣冲冲地說：

『外甥，人平安就好了！人平安就好了！我替你跑了不少路，問了好多神明，到處神明都說不要緊，兩個月難期後便平安。如今果然神驗，剛剛兩個月，人就平安回來了。』姨母一邊說，一邊從她手裏的籃子裏拿起四個雞蛋來：『這幾粒蛋給外甥你吃過運。』

母親跟她接過雞蛋後便開口說：

『姨丈的病，今天好轉嗎？』

『唉！』姨母長歎了一下：『要是有了起色，我便免煩惱了。』

『什麼？』我驚訝地望着母親，又看看姨母說：『姨丈生病了？』

『唉！』姨母突然滿懷憂鬱，剛才那種爲我平安回家高興的情緒，已消失得一乾二淨。

所以受我問後，便十分哀怨地答我說：『非但生病，今天已不能說話了；連喘息也很微弱了！』

『是不是哮喘病復發？』我問。

『是呀，就是那個老病症。』是姨母的話。

『姨丈不是說獨味鴉片便能止喘？』

我記得姨丈向我這麼說過。

『聽他說鬼話！』姨母咬着牙齦說：『如今就是將人浸到鴉片缸裏去，恐怕也沒有效力了？』

『這麼危險了？』

『人已昏迷，那還有什麼希望……』

姨母終於嗚咽地泣不成聲了。

我明白姨丈的病不對，立刻請母親勸慰姨母，自己便匆匆上張家去。

是的，姨丈已如死去的一樣了，任我叫喚，他總是昏迷迷地，一點也不覺得。

隨後，姨母也跟着來了。我問她說：

『姨丈已經病到這個地步，將如何打算？』

『氣還沒斷，叫我怎麼打算？』姨母惶惑地說：『寄幾封信去詔關，催逸人火速回家，他不但回不來，連隻字也沒回復，不知是不是發生意外，更使我焦急！』

『表哥不會有什麼事的，你可放心。』我安慰她說：『姨丈的病，我想還是請個高明的醫生來，看看有沒有希望。』

『本地最有名的醫生也請過了。還想請誰呢？』姨母稍停一下又說：『我決定不再破費了，病既然日見坐底，只有聽其自然就是。』

『怎麼可以，人還沒斷氣，還是要請醫生看的。』

『唉！』姨母感歎說：『其實他所以還未斷氣，是等着看逸人一面罷了！』

姨母既然這麼說，我也不想勉強她，於是對她說：『讓我寫信催表哥回來罷。』

回到家裏，我本想立刻就動筆的。但親朋戚友圍着廳上，有的拿着雞蛋，有的帶着豬肉，大家都是爲我的平安回家，而來向我道賀的。我一一向大家道謝後，始上樓去。

展開信箋，我這樣寫道：

逸人表哥：

今天我與姨母見面，她告訴我說：她最近寫了好多封信催你回家，你不但沒回來，連信也不復她。

我想到這件事時，認爲你所以不想回來，必定是認爲姨母所寫的，並非實事，所以連回信也不給她寫。

因爲兩個月前，我曾寫信給你，記得告訴你說：姨母爲了企圖拆散你與吳小姐的婚姻，特別叫我妹妹代筆寫信給你，欺騙你說：姨丈病得很厲害；連人也不能起牀。我對你說：那都是假話，你切不

要回來上她的當。

但是如今，我倒希望你從速回來。原因是姨丈今日真的已病得只存最後一息了。爲了你們父子的感情；也爲了你過去常常對我說，你父親一向對待你很好，所以我不得不將姨丈病危的消息告訴你。

如果你認爲有回來的必要，以及可能請假的話，那你就從速回家來見他一面也無不可。

兩個多月來，你們沒有給我信，也許是工作上忙。但我不給你們寫信，那却是原因的，候見面時，我當然會詳細告訴你們。

最後，我要向你們討一樣東西，就是前次你們告訴我說：你們結婚時，要寄一樣東西給我做紀念。可是你們婚已結了，那個可以給我做紀念的東西却沒寄來。至切，回家時，應該把它帶在身邊。……

弟向

信才投寄出去。姨母忽派人來說：『姨父已斷氣了。我與母親立刻趕上張家去。但已是上燈的時分，一切的喪事，只有待明天進行，於是大家只得在廳上守夜，計劃許多明天必須辦理的事。不久姨母對母親說：她明天要勸洪小姐過來守孝。我母親聽後對她說：

『這是一件大事，你應再三考慮後才可進行，因爲逸人在韶關如果沒有與別位女子議論婚事，你要洪小姐過張家來守孝，免得拖延三年的時間，倒是沒有問題。可是如今事已經不

同了，你縱然不答應逸人自己所愛的人，逸人却將她帶到張家來，那時米已煮成飯，你將怎麼辦？」

『我說，』姨母雄糾糾地，『我不承認她，將她趕出去！看她敢在張家住下嗎？』

『逸人不許你這樣做呢？』母親說。

『那裏容他不許。』

姨母雄心萬丈，表現得極有把握的樣子。

『現在世界不同了。』母親解釋說：『逸人如果要替她心愛的人出力，你做母親的實在也拿不出辦法的。再說：假如逸人不睬你，連他自己也跟着離家，那時你束手無策，如何對洪小姐交代呢？所以我勸你還是再三考慮後才妥當。』

『不會的，我自有把握，何況逸人從來就很聽話的。』

我聽姨母這麼說後，本想不多說話的，但覺得姨母如果真的要叫洪家小姐過來守孝，事必鑄成大錯，因此不得不開口對她說：

『姨母，我母親說的話是不錯的。我也勸你打消這個意思，因為表哥跟吳小姐結婚，已成爲鐵的事實了，你怎麼可以再引洪小姐過來？不久表哥帶着表嫂回家，洪小姐控告表哥重婚時，你將如何是好？』

『外甥，你言過其詞了。縱然你表哥真的帶着女人回來，洪小姐也不會控告我們的。

一、洪小姐對你表兄早就有意思，倘不是她父親從中作梗，這門親早就訂妥了的，所以我深信她不會對我們不利。二、你表哥帶來的女人，我不承認她，洪小姐不就成了張家的媳婦了麼？』

我看姨母如此固執，而母親也不願再度開口，我也不想對她說什麼了。

可是無論姨母如何固執，我却認為她這樣做是千錯萬錯的。爲了不忍讓這個錯誤的局面發展下去，更不忍洪小姐白白糟蹋了她的前途，所以我對母親說我有點事想先回家去。其實我是想要盡我的能力，來擊破這個被姨母所形成的錯誤。

於是回到家裏，我立刻到妹妹的房裏去。

我首先稱讚妹妹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場來同情洪小姐是對的，因爲張家既然已經與她訂了婚，她便是張家的人了，當然不許張家當需要時就苦口婆心，向她家長求婚到婚約訂立，如今却一變而不要她了。如果這件事成爲事實，那張家非但不道德，而且是犯法的。

接着我又這樣說：今天張家這種行將演成的不道德的行爲，將由姨母把它促成表面事實化。因爲逸人與吳素芬在曲江結婚已經成爲事實。姨母知道，不但不告訴洪小姐，而且還企圖將洪小姐瞞騙下去。殊不知這樣馬虎下去，將來逸人帶着太太回家時，洪小姐不是將成

爲逸人的棄婦嗎？

所以我又說，依照道理：逸人既然已經結了婚，姨母就應立刻對洪小姐說明，跟她商量退消婚約才是，固執的姨母非但不肯這樣做，反而企圖佔有她。因此一面企圖將逸人與素芬拆散，一面爲了希望洪小姐成爲張家媳婦，明天便要誘惑洪小姐過來張家守孝。

最後我表示姨母這麼做，是犯上嚴重的錯誤，所以我希望妹妹擴大同情心去向洪小姐說明她的未婚夫逸人，已經在曲江結了婚了；叫她不要上張家的當，否則，她將面臨着痛苦的事實的。原因是她不到張家來，她與張逸人的婚約還是可以退消的。

妹妹聽了我的見解後，她認爲很對，並且答應明天一早，在姨母還未上洪家時，她要先找洪小姐去，無論如何一定要勸她別上張家去守孝。

第二天來了，那是使人焦急的日子。

我滿以爲洪小姐經過妹妹的說明後，她一定不會馬虎就到張家來的，可是事實出乎我意料之外，下午一點鐘，當姨丈的棺柩要引發上山時，我忽然發現棺材旁邊多了一位臉色白晳的年輕少女，我一時靈敏起來，認爲那女子便是洪小姐，但我故意問姨母說：那女子是誰？

姨母哀怨的臉上裂開一絲笑痕說：

『那就是你表嫂洪小姐呀！』

我無話可說，只得將一股不高興的心情嚥下去。

喪事完畢，下午我回家後，一碰見妹妹，便這樣急急問她說：『你到底有沒有跟洪小姐說明？』

『事情交代好了，』妹妹立刻發出埋怨的口氣說：『怎麼樣可以不跟她說呢？』

『那洪小姐聽了你的說明後，她怎麼表示？』

『洪小姐表示，』妹妹說：『既然由家長之命許配給張家，她便永遠要做張家人。』

『這樣說，』我聽妹妹的話後，極爲惋惜，『難怪她要到張家去披麻帶孝！』

『哥哥，其實你是不明白的，洪小姐老早對表兄已經有意思的，無奈是她父親從中反對，不然在你們還沒有去廣州時，姨母早就想要跟她訂婚的。所以難怪她今日受姨母的要求後，便答應過來守孝。』

『爲什麼你知道洪小姐對表哥早有意思呢？』

『洪小姐昨天暗示給我知道的。』

『原來是這樣，我倒不明白。』稍停一下，我又問道：『洪小姐是在什麼地方讀書的？』

『她倒沒進過學校讀書，只不過在她父親自辦的書塾裏，跟她父親念過幾年罷了。』

『哦！難怪她這麼守舊！』

當我不希望張逸人回家時，我會寫信去阻止他不要回來；及後由於他的父親病危，我便變更了主意，自動寫信去催他回來。那知道我的信才寄出後，他的父親忽然病逝了。特別是洪小姐也被他母親誘過張家來披麻帶孝後，我又急急去信告訴他，並且叫他可以不必回來了。殊不知我最後寄出的這封信，張逸人却不能接到而由郵局轉回。之後，我不得不寫幾封信去曲江，詢問朋友們關於他與素芬的消息，大家回來的信都說：張逸人帶他的太太，隨着他所服務的機關，已沿湘桂鐵路西遷去了。於是從此消息杳然，不但累了她母親望穿秋水，害起失眠症來；而我也爲了他們的下落不明而感到驚異。

六月上旬。

潮汕區的局勢已面臨戰爭的邊緣，惠來城隨着馬嶼口外敵艦廣集激起的緊張，也鬧得滿城風聲鶴唳。

一天，由神泉港游弋的獸艦上起飛的敵機侵進城空襲後，我幫助北門寨外戚友，將被敵機炸傷了的友人，扶上布牀扛入民衆醫院，回家來後，是太陽拖着疲憊的身軀下山去時，張

逸人與吳素芬，忽然在我家門口出現。

我一見了他們，內心不知從何來的喜悅，竟高興到說不出話來；只得伸出兩隻手去，分別把張逸人和吳素芬緊緊握住，好像怕他倆會脫開我的手遠去一樣。

過了一會，畢竟還是我先開口：

『幾時到的？也許你們到不久吧！』

『呵，回家來好一會了。』張逸人嘶了一口氣說：『本來是想立刻過來看你的，無奈嚙的母親糾纏不下，接着又是警報發作，所以等到這個時候才得空來。』

他的神色與口氣蘊藏着無比的幽怨。

不過在我的近距離的近視眼鏡下，我看出張逸人的眉宇間，雖然隱約現出跋涉艱遠的生活記錄，但精神還好，只是身材瘦削了許多，皮膚也黝黑了。吳素芬無論外貌與精神，與過去的那天真活潑，都有了很大的差別；或許是旅途上的勞頓，更使她的神色蒼黃了許多，不同的是肚皮已高高地隆起來了；像覆蓋着一隻鍋，看樣子已有八九個月的身孕了。

『呵，想不到你們會在今天回來！』

接着，我從高興的情緒中洩出些微怪責的口氣這樣問他們。

『表弟，我們這一次的回來是有原因的。』張逸人指着素芬，顯出難為情的臉色說：

『不是爲了她的身體不好，我們是不可能在這時候回家的。』

『是的，表嫂的神色很壞。』我看吳素芬的臉色愈覺不安，所以說：『你現在還覺得怎樣？』

『這時候，倒不覺得怎樣，不過時不時要暈罷了！』吳素芬苦笑着答覆我說。

『就只因爲暈罷了是嗎？』我面向着張逸人這麼熱切地問他。

『一方面人時常要暈；一方面也是爲了她的產期近了。』張逸人說：『所以便趁我南下曲江公幹的機會，請了一個半月假，趕着帶她回家來。』

這時候的素芬打了個呵欠，向我們提出說讓她休息去。

我立刻帶她去妹妹的房間，適逢妹妹從外面回來，我便爲她們分別介紹，然後交代妹妹說：讓她多休息一下。

我和逸人上到樓上，母親逃警報還未回家，我們便坐下來。我一時像久旱喜逢甘霖一樣，渴望着要他告訴我一切。

他對我說：他和素芬在我回家不久結婚後，生活便起了極大的變化。他與素芬所以要那麼快結婚，原因是時局忽然急轉，除了劇宣隊被解散後，大部份工作者被強迫分遣到其他的機構去，一部份因耐不起現實打擊的人却低下去頭。他與素芬因彼此了解，同時爲了加強工

作上的連繫；以及互相照顧鼓勵起見，於是在素芬的表兄伍志強的催促下，他們便草率成婚了。

他與素芬原是被派遣到工兵團去的，他們却不願到那裏去，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他自己進省審計處工作。素芬便宣告失業了。一個月後，湘北緊張。他在上峯的命令下，便帶素芬西上，然後轉南。他們的機關設在金城江，由於敵機時常飛去空襲，所以他們時常跑警報。因此在營養不良、工作繁忙、心情緊張的情形下，他們的身體就一天一天壞下去。結果素芬病倒了，好在病況不嚴重，一星期後便告痊癒。可是接着他自己也病倒下去；甚至拖延了好幾個星期，要不是朋友們接濟與幫助，以及素芬在身邊的照顧，他那個病就不知要拖到幾時。因此他自從接到我第二封信後，便一直沒給我寫信了。

他們病好了以後，由於身體得不到補養，所以健康上比以前就差得很多了。要不是大家都爲着抗戰的前途，以及認清時代的本質，在意志薄弱的人，早就會拋棄那個吃不飽、工作繁重的崗位了。

上個月，他被派來曲江公幹。他看到素芬分娩期迫近，認爲鄉下醫藥設備奇缺，他又沒有空餘的時間來照顧她；而警報一發出時，又要受惶受恐。所以他與素芬商量後，便向主任請了一個半月假期，特地帶她南下，希望讓她在寧靜的家鄉休養一個時間，把孩子養下來後

再說。他所以忍心把素芬送回家來，實在是出自不得已。因爲在烽火下的流浪生活中，總比較在後方的家鄉差得多，再加上他那服務的機關，在最近的時間又要南遷來興寧。興寧即是潮汕後門，那時他要回鄉看素芬；或者是素芬要帶孩子去跟他生活在一起，至少在距離上是近得好多了，所以他才這樣決定下來。他又說：本來他是可以放棄那邊的工作的。但因爲現在他的家庭一無所有，加以素芬身體不好，需要給予營養；而產期近了，又必須一筆費用；再說，他服務的那個工作又極有意義，所以他假期滿後，便要回原工作崗位去。

提到他父親逝世的事，他說：他父親一向對他的前途非常關心，平日對他的學業督促備至；對事物的看法也有明確的見解；給他思想上不少的影響。他所以能去廣州讀書，他說完全是他父親支持的。雖然他父親是抽鴉片的，但他不會見怪，因爲父親靠着鴉片始能活到今天。不幸的是他不能見他父親最後一面。因此更使他非常悼念了。

關於他母親反對他與素芬結婚的事，他說：他母親要反對他也沒有辦法了。因爲素芬的孩子已經要出世了；她怎麼可以否認這件事實。可是他母親對待素芬的態度表現得很刻薄，好像素芬回來進門後叫他幾次媽親，她不但不高興，而且說誰是她的媽親；誰承認她是張家媳婦；好在素芬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可是他母親那麼胡塗蠻不講理，已使素芬消極許多了。所以他說希望我與妹妹給素芬多多的安慰，甚至說希望我母親能成爲她的保護人；他說當他

出門後，他便要將素芬交給我母親保護。

提到洪小姐這件事，他說，洪小姐見了他，態度上倒不壞；反而安慰他說：他跟吳小姐結婚已經是事實，她不但反對他們的結合，而且很同情他。不過當她還沒知道他已經有了人以前，她已許下心願嫁給他了。如今既然演成這個局面，她不希望什麼，她只希望他承認是他的太太；並且分一點愛給她，她便滿足了。他聽後對她說：他十分同情她，不過他不能這樣做；如果這樣做，不但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素芬，而且將誤了她的終生幸福，所以他說希望洪小姐從速答應跟他解除婚約，另外嫁人。可是洪小姐却鼻涕俱下，啜泣起來說：她既嫁給張家的人，死也成爲張家鬼。稍後，他將這經過告訴素芬，素芬也十分同情她，並且對他說：洪小姐既然這麼說，那就撥一部分時間去跟她一起生活罷。他告訴素芬說：他絕對不能這樣做。

中間，我插進一句問他說，潮汕目前正處於戰爭邊緣，人家正想逃上興寧去，怎麼樣可以帶素芬南來呢？

他說：南中國的重鎮廣州既然陷落，潮汕已成爲次要的戰場，要不是汕頭港還有着交通價值，敵人是可以慢一着佔領的，因爲華中與華南前線正在急需出兵的時候，敵人是不會隨便讓那有限的兵力被膠着在潮汕的。至於惠來城，除了神泉區地方稍受敵艦注意外，本地軍

事上、政治上，甚至經濟上，在在都不是敵人立時應該下手的地方，所以儘管潮汕的外圍日見緊張，惠來這地方除受空襲威脅外，可能不會在最近一年內陷入炮火的，因此他方決定帶素芬到這兒來。

最後，我問他對中國抗戰前途的看法怎樣？他說，中國的農民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與本身的自由解放，已築成血肉的長城了，特別是東北的中國民軍與游擊隊由陝北挺進山西，造成平型關一場勝仗，穩定華北的戰局後，中國抗戰的前途更有希望了，在戰局的形勢勝過敵人的優勢下，只要全國的老百姓加緊團結，認清敵我的本質，中國軍民絕對有把握爭取勝利的！

我們談得很起勁，除了母親回來，與她談一些話外，連夜色深沉，也沒法使我們疲憊不談下去。最後壁鐘在更雞啼過後敲了兩響。我看上去，是兩點鐘了。於是催促他帶素芬回家去。

臨出門時，他從衣袋裏抽出一張像片給我，然後說：

『這便是我們要給你的紀念品。』

我接過手一看，原來是他們的結婚像片。

像片裏的人似乎對着我笑，我的心卻沒有笑意的反應。

第二天，我吃過早點後，便去張家看逸人和素芬。昨晚因為他們回得遲，所以還沒起牀。於是我便轉向廚房找姨母去，姨母看見我，很着意地說：

『這樣早，是過來看逸人是嗎？』

『除了逸人，還要看他的太太，同時也要看洪小姐和姨母。』我隨機發出了這麼一套。『他們還沒有醒呢？』站在姨母旁邊的洪小姐這樣說，口氣很懇摯。

『狐狸精迷住，沒那麼快醒的！』

『姨母，』我聽她的話後很不爽，所以光火起來：『什麼狐狸精？昨晚因為遲睡，加以旅途勞頓，難怪要睡遲一點，姨母你不能太看不起人呀！』

『我說我自己兒子的事呀！並且也不是惡意。』

她狡滑地這麼對我解釋。

『你不是不承認她是你的媳婦？』

我以她昨天不理睬素芬而發出的話詰她一句。

『不承認她也好，要承認她也好；我自有一番打算。』姨母奸刁的態度發出奸刁的口氣。
『你怎麼打算？』我急促地問她。

『我打算我的家不給她住？』

『那怎麼可以這樣做？』

洪小姐聽她媽親發出陰刁的話後，在我還未開口，便搶先這麼說。顯然是一種抗議。

『讓她住下來！』姨母張圓着眼睛對她：『你呢？』

『我嗎？』洪小姐說：『不是同樣也可以住下來。』

『不給她住，你要叫她到甚麼地方去？』

我以不滿意的口吻質問她。

『外甥！你以前不是跟她很要好嗎？』姨母忽然改變態度，而且溫和地說；『所以我想要她去你家作長期居住，讓你和她仍然可以在一起，反正你家的房子有好多間是空着的。』

『我們的房子空着的還多，可是你家的媳婦，怎麼可以到我家居住？』接着我更不客氣地說：『姨母，你的心術太不成樣了！』

『外甥，』姨母的陰謀終於畢露出來：『我是想給你有機會親近她呀！我相信她也樂意我這樣做的。』

『你在說鬼話！』我連稱呼也不提了。

『是的，媽親你的話，愈說愈不成樣了。』

洪小姐也發出正義感來，指責她媽親的不是。

『你以爲驅逐素芬到我家去；使她跟我親近，然後便可從我和她的身上發出流言，而實現你的目的，從而挽回兒子的心嗎？這種計劃厲害倒是厲害，可惜洪小姐也看得出。我更不必說；絕對是不會上當的。』

房裏的空氣，立刻走了樣，頓形肅殺。

一刻兒的沉寂過後，姨母也許是覺得自己的陰謀給人揭破，又受到尖刻的指責；再加上最靠得住的洪小姐也反對她，於是竟學起喪家的棄婦一樣，失神似地坐到地下去；兩手不停地撲地，忽而又跪地拜天，嗚咽大哭起來。

我看到那種陰刁潑辣的舉動，一時忍耐不下，連忙退出廚房。

洪小姐也連忙追上來，站到我的面前，發出第一次禮儀上的稱呼：

『表叔，你別走，我也想不到她的爲人會這樣。』

我惘然地站住，擡頭一看，她滿眶蓄着淚水，粒粒晶瑩的淚珠一連串地滾下來。她那無聲的啜泣與悲哀的氣氛，使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

我只站了一會，黯然地離開她了。

經過張逸人的房門口，我已無心想進去的，所以低着頭走過，他與素芬忽然衝出來，忙把我攔住，問我廚房裏發生甚麼事。我將剛才的經過簡單地告訴他們後，便回自家的房子來。

是太陽西斜的時候。

我滿腔不平的氣憤終於逐漸平靜下來，所以對着雙雙到我家來的素芬和逸人，便開始以愉快的心情來接待他們。

首先逸人告訴我說：我一踏出張家門後，他與素芬就趕進廚房去，想勸解他母親幾句。誰知他母親忽然停止了哭聲，站起來面對着素芬，像癡婦一樣緊指着咒罵道：『娼婦！誰是你的媽親！快給我滾出去！』接着甚至用力將素芬一推，企圖把素芬推出廚房門外。他看見情形不對，正要上前拉開他母親的手，想不到洪小姐比他更快，走過來站在素芬面前，忙即抑下他母親的手。素芬雖然不懂得他母親的話氣到底是罵她什麼。但她看到他母親那種潑辣的態度，也害怕起來；一返身就在洪小姐陪伴下跑回自己的房子去。他獨自在廚房，企圖使他母親平心靜氣下來。那知道他的話不說還好，一開口又引起他母親剛才一樣，搥胸頓腳，再次哀哭起來，鬧到鄰右的人，都擁進張家來看個究竟。他無法可施，只得呆若木雞，讓親

友們去勸解她；隔一會便自己回房去。回到房裏，看見素芬在悲傷啜泣，洪小姐也在抽咽；他也受到刺激而滿懷感傷。稍後，他與素芬商量後，便決定來和我想辦法。

『辦法怎麼想？』

我聽完張逸人的陳述後，就關心地問他們說。

『我要搬到你這兒來住。』

吳素芳這麼提出後，接着張逸人也如是說：

『是的，我要她從今天起，就搬進你家來住。』

『到我這邊來住，一點也不成問題。』我很着意地說：『不過這麼做，可能上你母親的當。』

『上什麼當，你跟我是什麼人，難道母親在外邊散佈謠言，我們就能把它當做真的嗎？』

你我如果也相信母親的用心是有效力的話，那我們就太看輕自己的人格了！』

『不過，剛才在你家我已反對過。』我說。

『毫無關係，其實第一天受過母親吵鬧後，我早就想要讓素芬到你家來住了。再說，我所以能把素芬帶回家鄉來，原因就是有你在這邊能夠看護她的緣故，不然，誰可寄託呢？如今母親既然翻出這種臉孔，那我這樣做，不也就符合她的心願嗎？但看她還能怎樣搞下去？』

『是的，如果你這邊不給我住，那我寧願跟逸人北上去流浪。』

吳素芬聽完她丈夫的話後接着這麼說。

『怎麼會不給你住下來。』我向他們解釋：『事實上我們這樣做，一來便宜了你母親；二來洪小姐的事也不能解決。』

『不這樣做，現在還有其他的辦法嗎？』張逸人說：『至於洪小姐的事，我一定要跟她解決一個清楚。她的人實在太好了；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她的人好，就這麼馬虎下去而犧牲她的前途。再說：我是一定要回金城江去的，無論如何，在我未出門前，對於這件事，必須對她有一個交代。』

關於洪小姐的問題，我剛要發表我的意見，正想坐下來開口時，洪小姐忽然匆忙走進我家來，還距離我們面前很遠，她便鼻涕俱下地哭喊着說：

『不好了！……媽親……』

『洪小姐，』因為她是第一次上我家來，使我感到奇異，所以我也忙即走過去，一時忘記我與她的身份，竟拉起她的手說：『怎麼樣？你別哭，說吧！』

『媽親在草間吊頸了。』

這一句話，像一陣巨雷，轟傷了我的心，也嚇壞了逸人的臉；立刻改變了顏色。

素芬聽不明白洪小姐的話，問我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我告訴她逸人的母親自盡了，她也慌張起來，臉色立刻呈現慘白。

接着，我告訴妹妹，並且要她立刻通知母親，自己就匆忙地跟他們上張家去。

我們踏進草間，一陣冷然陰森的氣流襲上心頭，使人毛骨悚然！但我們不得不放眼望去，眼簾觸處，看見姨母身著白衣黑褲，並且穿鞋著襪。面向着內牆，吊在樑上，繩下的屍身有些飄然擺動……

我陪逸人走近去，逸人將她母親的身屍轉向門外陽光的一面。我舉頭望上去，嚇了一跳：深灰色的面部已收縮，眉目緊蹙，七竅流血，胸前掛着口裏垂下來的豬肝色的舌帶，形狀真個可怕！

我硬着頭皮，把屍身的腳扶起，逸人登上椅子，要把屍體解脫下來，可是兩人合作起來的力量，還不能把她移下，沒辦法，只得用刀子將繩割斷，讓她跌下來。

素芬忽然嚷着說：身屍的手裏捏有紙片，逸人忙即從她母親手裏抽出，展開紙張一看，原來是他母親留下的遺言：

『洪小姐，千萬個對你不住！事到如今，已經無望，你還是自行作主！』

洪小姐看後，又是大聲呼喊悲哭一陣。我用眼睛示意逸人，要他勸她一番：逸人理解我

的意思，伸出右手，關切地按着她那抽咀啜泣的肩膀，陪她走出草間：我也陪伴素芬離開那使人毛髮悚然的地方。

『奇怪！遺言是誰替她寫的？』

踏出草間，我問逸人說。

『看起來，好像小孩子寫的字。』逸人答。

廳上火燭光後，姨母的身屍在母親與鄰人幫助料理下，就在當晚草草收斂入木。

夜深沉，大地死靜，窗外刮着陣陣的狂風，大家的心房都有着無名狀的驚悸，誰也不想，在張家守住恐怖的長夜，於是把廳門與大門上鎖後，便一起回返我家來了。

回到家裏，相守在一間房間；大家的心都受到創傷，誰也睡不下去。這時的素芬與洪小姐由於更深一步的了解，一時竟情不自禁地擁抱抽噎出來。我與逸人也有着無限感傷。關於如何措理以及善後安排洪小姐的問題，在矛盾與複雜的心情下，竟開不出口來。

但想不到過了一會，洪小姐却自己將問題提出來。她由素芬的身邊走向我們的面前，一反平時的態度，連剛才臉上籠罩着的悲哀的神色也除去了。她說：

『我知道你們正爲着我的事而苦悶，特別是逸人兄的心更放不開，這都是我害了你們的。如今事既然發展到這個地步，我也要改變態度了。但我並不想跟逸人兄解除婚約，我決

意要投考第八區婦幹訓所去。只要你們能設法介紹我進去，我願離開你們，終生獻身到建設國家的工作上。」

想不到她說完這最後的一句話，又抽咽起來，連忙走向素芬的身邊去；甚至擁緊着素芬哭出聲來了！

我們忙即站起來，走近她們的身邊去。張逸人殷切地蹲下去對她這樣說：

『洪小姐，你沒有害我，其實倒是我害了你。現在你決心獻身給國家，這是一樁偉大的事業，只要你肯學習，千千萬萬的人民都會為你而歡呼！我更祝福你工作成功，前途光明！不過關於你由我母親訂立婚約，我想在手續上，我們是應該把它解除的。如果你對我有印象，認為我們有來往的需要，那我們做個好朋友也是一樣的。』

『請你不要講下去了，我能夠原諒你的。你有你的苦衷，我也有我的看法，以後我不會在你的身邊就是了。』

洪小姐舉起頭來這麼對逸人說。

我却一一爲素芬翻譯。她聽了後問我說：

『你認爲洪小姐這樣做好嗎！』

『既然她老是意向着逸人，不肯跟他解除婚約，也沒有辦法。不過她到幹訓所以後，朋

友一多了，固執的觀念是可能轉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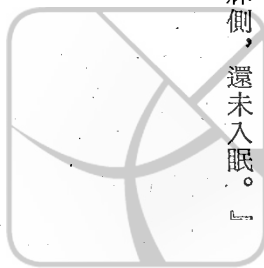
『是的，』吳素芬說：『我也有這種感覺。』

事後，張逸人也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

『鼓勵洪小姐參加祖國偉大的抗建，是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別再想其他的辦法了。』

『更深後，我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的邊境；但一覺醒後，却發覺張逸人還在夢鄉的邊境徘徊，而窗口下的洪小姐也輾轉牀側，還未入眠。』

那時，是更雞三啼了。



一星期過後，張逸人送走洪小姐上揭陽幹訓所，自己也順途上曲江搭湘桂路火車，回金城江辦事處報到去。

臨出門的那一天，張逸人再三這樣交代我說：

『表弟！素芬分娩的事，我已拜託姑母了，至於其他的一切，希望你善爲措理。我走後，素芬也將以你當做她唯一的保護人。』

『你放心就是，表哥。』我說：『真正的友誼，除了彼此間的忠實外，是有着它的堅強性與牢固性的。再說：還有我的母親和妹妹在她身邊，一切更是沒有問題。只要你能時常關心這裏的人；至於你們的機關何時能遷來興寧，你至切要寫信來告訴我們。你要知道：這裏關心你的人正如你關心這裏的人一樣。』

『是的，我一定放心；抵達辦事處後，我也會來信說的。至於何時會來興寧，我也一定要告訴你們，那時說不定我還要來看你們呢？』

張逸人還未跨上腳踏車的尾座時，對我們說。

吳素芬却默無一言，只是失神似的呆呆站着，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有着說不出的難過。張逸人了解吳素芬的苦衷，於是又走近她的面前，攙起她的手，用懇摯的口吻說：

『素芬！別再難過了，以後我會常常給你寫信的。』

『素芬，逐去你臉上的哀愁吧！』我也對她這麼說。

『是的，素芬，』張逸人接着說：『你該高高興興地來歡送我才對呀！笑一笑吧！』

吳素芬勉強擡起頭來，只笑一笑。……

最後，母親爲她的外甥祝福一路平安後，我也走近洪小姐的身邊懇切地說：

『希望你到揭陽後，時常跟我們通信。』

於是大家一聲再見，兩位腳踏車夫的車尾座，便將他倆載走了。

當那腳踏車的影子掠過街頭彎處消失後，妹妹天真地對我說：

『哥哥！看上去，表哥和洪小姐正是一對夫婦呀！』

『是的！他倆名份上還是一對夫婦呢！』

吳素芬聽後，嘴角掠過一抹苦笑這麼對妹妹說。

回家後，素芬到妹妹的房間去，母親進去安慰她。我回到樓上的房間，周圍空虛了許多，而一切又歸於平靜。幾隻麻雀在窗外松樹上啾啾叫，我望着蒼天的流雲，想起人生的變

幻，忽然一陣歇斯底裏的思念掠過胸膛……但一經理智活動後，我的意志又恢復原狀，甚至增強了我對舊制度的仇恨了！



六月廿一日，是張逸人北去後的第十二天那個凌晨，夜霧還籠罩着山城酣睡的人們。警報忽然發出緊急的訊號！南面的炮彈爆發聲，夾雜着巨彈的轟炸聲，一連串的在遠處響個不停。

我一踏出家門便聽見路人說：神泉港外有敵艦游弋，似是登陸神泉的跡象，所以除了開炮轟岸上的守軍外，並派重型轟炸機投彈掃射。

路人的話還未說完，機聲轟轟由遠而近；警報再次發出緊急訊號，訊號還未停歇敵機已竄入市空，霧色朦朧下，人心倉皇，野狗狂吠，哭聲叫聲，混成一片忙亂；你逃，他跑；父帶子，母牽兒，相率逃出郊外去。一路人潮汹涌，敵機却在天上狂笑怪叫。

我一手牽着素芬，一手挽着妹妹，長工阿福也扶着母親，一同奔出郊外來了。

『轟隆！』

一聲震耳的巨雷似的聲音，使我們馬上仆倒下去。我們才躲得安穩，一陣陣砰砰的機聲掠過後，隨即又是一顆巨彈在我們的面前爆發了。

素芬嘴青唇紫，臉色慘白，拖着隆起了肚子的身軀，幾乎走不動了。我只得與妹妹扶助她開步，慢慢走到較為安全的地方去。

不久，又是連聲不絕『轟轟』的機聲，低飛下來的機師幾乎給人看得清楚；好像要射殺我們一樣。

素芬看到這情形，終於流下淚來了，我用盡所有能夠使她安心的話，使她鎮定下來；母親與妹妹也用盡所有的方法，才使她停止哭泣。

我們一直躲到下午日影西斜時，才聽見警報解除，而一切炮聲也歸於消沉了，我們才跟路人一同回家。

一踏入城市，才知道早上原來是敵人登陸汕頭；同時又派出機羣威脅潮汕各縣，企圖控制人心。

吳素芬或許是受逃走時的震動，或許也是產期到了，當晚八點鐘過後，忽然對我說她肚子很痛，我忙將消息告訴母親；母親說她一定是要生產了。我一點經驗也沒有，聽了母親的話後，慌張起來，於是問母親要不要先請個產婆來。她笑着搖手表示不用；好像說：她有辦法，我明白後，才安心下來。

十一點的鐘聲敲過後，我忽然聽見素芬在妹妹的房裏狂呼叫痛。妹妹走出來對我說素芬

一直要我進去陪她。母親看見妹妹出來跟我說話，連忙也走出來阻止我進去；並且對我這樣說：

『素芬要呼叫你進去，無論如何也不能進去的，因為她肚子劇痛時，正是孩子要落地的時候。』

是的，在母親的眼裏，男女受授是不親的，何況素芬也沒有危險的事發生，於是我只得在門口急促地踱來踱去，等着表哥的第二代的誕生。

可是吳素芬在房裏，一直不停地，忽叫忽哭，發出陣陣的慘痛的狂叫。那種因苦楚而掙扎的呼父喚母嘶啞了的聲音，着實使人驚慄，也使人同情，我為她的苦痛而緊張失措，而悲傷感歎；三番幾次要衝進房去看她。無奈受房裏母親的再三勸阻，只得在房外，踏碎廳磚，而焦躁急迫……。

大約一個鐘頭後，房裏忽然『哇呀哇呀』地發出一陣不停的啼哭，是嬰孩誕生了。

『人平安了麼？』

我一時如釋重負，緊張的情緒，逐漸鬆弛下來，於是我關切地問起素芬的安全。因為當嬰孩誕生時，她那忽斷忽續的呼喊，已變成掙扎後的急促的短歎；甚至當嬰兒發出『哇呀哇呀』的聲音後，她那僅存的短歎也微弱到聽不見了。

『母子都平安，而且是男兒呀！』

是母親從房裏發出來的答覆。

我對男女性倒不注意，關心的却是素芬的苦痛與安全。所以我接着大聲嚷道：

『我可以進去了嗎？』

『不，不能！』母親很急迫地嚷着說：『胃母（胎衣）還未下呢！』

『胃母，』我莫名其妙，不明白什麼是胃母，但我不得不遵從母親的意見，還是忍耐等待着。

一刻，二刻，三刻……壁上的掛鐘，得得答答地把時間帶走。我却仍然被拒着不能進房去。大約又過了一個鐘頭，房裏嬰孩的啼哭聲，由斷斷續續而停止了；而吳素芬也靜悄悄地一聲不響，加上夜深與大地的寂靜，更使人感覺可怕，於是我詢問母親說：

『爲什麼這麼久呀？』

『……』房裏的人却靜靜不出一聲。

『到底怎麼樣了；爲什麼無聲無息？』

我感覺奇異，不明白母親爲什麼沉靜。

過了一會，母親才說：

『快到廚房起個烘爐來，並找粒鐵秤鎚放到爐裏去燒，然後倒一碗醋一起拿來，快快呀！』

『要拿這些來幹什麼？』

我的心裏一時不明白，但聽到母親最後催促着要快，便不得不趕快去料理這些東西。

廿多分鐘過後，烘爐裏秤鎚燒紅了，我於是把它連醋帶到妹妹的房門外，嚷着說：

『東西都準備好了，怎麼辦？』

『你可以一起拿進來了。』

母親這麼說後，我就趕快帶着手裏的東西踏進房裏去，忙將它們放下，想走進牀邊去看素芬。

母親又是迫切地說：

『看什麼？秤鎚和醋酸快拿過來呀！』

我忙退回來，遵照她的話，又將放下了的秤鎚和醋酸拿上來交給她，然後才向素芬的臉上望去。

素芬的臉兒緊縮，像一片褪色的黃紙那麼蒼白，呼吸短促而微弱；神色萎頓，使人一看就擔心害怕。

我問母親說：『到底怎麼樣，要緊嗎？』

母親不開口，只用眼睛示意着素芬的下身。

我立即望下去，看見素芬的肚臍下面蓋着被單，旁邊牀上的草紙都是濃黑的瘀血，血泊中是赤身露體的嬰兒，嬰兒兩眼緊閉着不動，肚中的臍帶，伸長到素芬身上蓋着的被單裏去。一時我會意了，明白原來是在等着素芬肚子還未脫落下的胎衣。於是我問母親說：

『不會怎麼樣罷？』

『氣血不足，無力激使胃母落下。』

母親一面說，一面將手裏提着的熱秤錘，放到碗裏的酸醋去，讓那陣陣昇上來的酸氣，激進素芬的鼻孔裏去。

素芬受到酸性的刺激，『阿呀』地連叫幾聲，手捏緊拳頭，臉色顯出很吃力，終於又『阿呀』地拉長一聲。

母親忙將手上的醋碗與秤鎚放下，輕鬆地歎出一聲說：

『平安了，胃母落了。』

接着素芬也開始無力的呻吟了。我翻過頭，面對着她的臉，輕輕地叫喚她：

『素芬，還痛苦嗎？』

『好一點。』她打開眼睛看我一下，然後發出微弱的聲音，顯出十分吃力的樣子。

『你靜靜睡吧！』

爲了不給她多費氣力，使她能夠安靜下來，我不想多引她說話，於是幫助母親和妹妹料理好許多必須辦理的事務：在素芬吃過填腹飯後，就回自己的房子休息去了。

臨離開時，我走近她的牀邊，拿起她的手，輕握一下，對她說聲，『我走了。』

她默然看我一眼。



第二天一早，天色還在朦朧中，警報就響了。我爲素芬擔心；恐怕她發驚，便走進她房裏去陪伴她。想不到她叫我扶她躲進眠牀腳下；替她把房門關好，然後要我陪母親和妹妹逃出郊外去。我笑着對她說：

『眠牀下怎能擋得住倒塌下來的棟樑屋瓦？』

『炸彈如果是炸中正中，就是三合土築的防空壕，也是有問題的。如果是炸中鄰居，受牽引倒塌下來，那眠牀架，至少是能擋住樑瓦的，既然把它擋住，我們母子就有希望生存了。』她這樣解釋。

她雖然是那麼說，但我除叫妹妹逃到郊外去躲避外，自己還是一直不願意離開她們。飛機入境了，警報也發出第二次緊急的訊號，當「砰砰」響的機聲掠過屋頂時，素芬發覺我沒有離開屋子，她在眠牀底下，總是不停地催促着叫我走。

我怎麼能夠走開？因爲一發生意外的事情時，我怎能對得住逸人表兄呢？

好在敵機這次不下彈，也不掃射。警報解除後，我便把她扶出來，將她母子送上牀。母

親和妹妹也回來了；大家正在互相慶幸敵機沒有下彈時，千萬想不到警報忽然瘋狂地，連聲不絕又發出緊急訊號來了，一時鄰右人聲躁雜，奔走的脚步擦着地面而發出急促緊張的聲音，夾雜着路人嚷着『敵機回頭來了！敵機又回頭來了！』的咆哮。

我在野狗狂吠，機聲由遠而近激起的倉皇下，內心雖然強作鎮定，但也鎮定不了許多。於是除叫妹妹陪着母親趕快逃走外，仍舊慌張地扶着素芬與她的孩子躲進眠牀底下去。

人才躲進去，敵機已開始在東面下炸；爆炸聲很近，濃煙陣陣在窗外的東邊向天冒沖，嬰孩在牀底下發出反常的啼哭；陣陣的機聲又「砰砰」響地掠過屋頂，接着，一連串地氈式的轟炸，又在附近的地方，發出震破耳膜的巨響……

我經不起素芬的催促，也爬進牀底下去。她撲在地面，一手按緊孩子，一手挽緊牀腳。由於地心被震動得不停地跳躍，我忙將她孩子的頭部扶起，並告訴她別使胸部接觸地面；以免地心的震動而受傷害，話還沒有說完，一陣巨雷似的；又在鄰近隆隆爆炸了，料不到我自己的胸部倒被擋了一下。

敵機大約肆虐四十分鐘，始揚長而去。但機聲消沉半個鐘頭後，才聽見警報解除。

在警報還未解除前，機聲消沉時，我已經跑出門外去，一時聽到路人傳來可怕的消息，有的說某某人被炸死了，有的說某某全家都被炸光了；有的說，敵機這次目的是要炸縣政府

和學校等文化機關，但縣政府炸不着，偏偏又把前次炸毀了的而經屋主修建起來的張家大廈，再度炸毀……傳說紛紛，令人提心吊膽。不一會，妹妹與母親也夾雜在路人的行列中回來了，她們告訴我，路上的情形，可怕極了，好多人因躲避不及，被掃射下來的子彈打中了，死不去，活不來地在痛叫呻吟……

我和母親妹妹踏入素芬的房間，素芬已爬出牀外，抱着哇哇啼叫的嬰孩，在流涕痛哭，母親安慰她說：

『悲哀是沒用的，要是風聲再緊下去，我想還是僱頂轎子，送你們到鄉下親戚家去躲避。』

『要是敵人真的登陸，鄉下親戚的家也沒有用的，何況親戚們的家離縣城都十分近。』我聽過母親的話後這麼說。

『不到鄉下去，警報響後，素芬身體虛弱，又不能逃出郊外，不是更危險麼？』母親進一步提醒大家說。

『是的，目前就是避警報的問題。』我說：『假如素芬能夠跑的話，在預備警報發出後，我們便先走出去；不然的話，我們先備一些乾糧，早一點帶在身邊逃出郊外去；總比逃到鄉下去還好，因為照我的看法，敵人是不会登陸這毫無軍事與經濟價值的山城；目下敵機

所以這麼猖狂，原因是它們剛佔領了汕頭，爲了鞏固外圍，所以特地派機騷擾各縣，威脅人心罷了！」

『這樣說，』妹妹問：『過幾天後便可以沒有問題了麼？』

『什麼沒有問題？』我不明白妹妹的意思。

『敵人不來；連敵機也不會來。』

『敵人不來是可能；敵機却不會不來，因爲汕頭的機場離開我們縣城非常近，只要它們一起飛，便可能出現在我們的城空，敵人企圖控制人心，它每天幾乎都可能飛來威脅的。不過轟炸的事，可能日見減少是真的。』我向她這樣解釋後，接着說：『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事先逃出郊外去躲避，那就無需到鄉下去麻煩親戚了。』

『你這麼說也有道理。』母親說：『不過這一兩天內，素芬跑得動嗎？』

我一一用國語爲素芬翻譯後，她便自告奮勇地對我說：

『萬不得已時，我還能跑啊！不過要抱孩子，就恐怕抱不來了。』

『不要緊的，表嫂，我可以替你抱的。』妹妹又天真又懇切。

『有時，我也可以替你抱呀！』

我也這麼安慰她。

『你不怕人家笑你嗎？』妹妹指着我說：『孩子並不是你生的。』

『難道表嫂的孩子便不能抱嗎？』母親笑貌盈然：『我也可以替她抱呀！』

大家都願意幫助素芬減少身體跑動的麻煩，使她能夠跑出郊外去。

但是那當兒警報忽然又發作了。母親於是忙替她把孩子抱起，我扶着她的手，要她趁着警報還沒有發出緊急訊號以前，先慢慢跑到郊外去，素芬却說腳酸身軀無力，實在跑不動。於是不得已又讓她躲進眠牀底下去。

事後，我認爲在最近幾天內，素芬還不能跑動，爲照顧到大家的安全起見，我便在警報解除後，請工人到屋邊的溪灘，撈幾十笱箕幼砂上來，把它盛在八隻士敏土的空桶裏，當做八座柱子，然後把杉條架上去，再放砂包在杉頂上，把它當做臨時的防空壕。所以在當晚，防空哨再發出警報時，我們便躲進自築的防空壕裏去了。雖然這座防空壕簡陋，抵抗力有限，但是我們躲在裏面，精神上却安寧得多了；大家甚至當敵機在空際盤旋低飛時，還能有所說有笑呢！

可是五天後，經過朋友們的指謫，認爲那座防空壕不妥後，而素芬的腳力又比較強壯了，於是在早上敵機還未入境時，我們備妥了乾糧後，便逃出郊外去了，一直到太陽下山後，認爲是安全的時分，才回家來。自此，天天早躲晚歸，因爲敵機幾乎天天入境巡邏；掃

射也成爲平常的事；而神泉港外，敵艦劫掠漁船，也時有所聞，甚至時向岸上的守軍發炮射擊，也極平常。因此登陸戰的風聲，一直在緊張着，而我們隨着人心的倉皇，也天天逃出郊外去。

一個晚上，大家帶着驚魂未定的睡意，正疲倦得快要合眼的時候，防空哨忽然發出瘋狂的緊急訊號，接着路上的人聲鼎沸，陣陣的亂雜的跑步聲，捲着陣陣的人潮，像崩堤一樣，忙亂緊張地湧向北門的郊外去。鄰家的七嬸拄着我家的門鐲嚷着：

『快逃呀！快逃呀！敵人在神泉登陸了！』

母親和妹妹走進我的房間，上氣接不着下氣地說：『怎麼樣？敵人真的登陸了。』

『慢慢來，鎮定一點，就是登陸，也不會很快就到這裏來的。』我安慰着她們說。其實我聽見屋外路上人潮的咆哮，自己的信念也有幾分動搖了。

我從南面的窗口望出去，發現天空有兩道從神泉港海面射上來的強烈的探照燈的光芒，便趕快披上外衣，走下樓到素芬的房裏去。

素芬一看見我時已驚慌到幾乎說不出話，只是向着我流淚。我立即從她手裏把孩子接過來，叫她多穿一件衣服，並且安慰她說：

『外面的風聲那麼緊，據說敵人要在神泉港登陸，但依照我的看法，可能不會有這樣的

事情發生。因為汕頭港既然已淪入敵手，這兒還有什麼價值必須在晚上登陸呢？就是真需要佔奪的話，也大可在白天上來。所以不必害怕，鎮定下來，觀望觀望，準備一番就是了。」

吳素芬非但毫不鎮定，反而啜哭着說：

『假如敵人真的要登陸了，叫我怎麼辦呢？』

『素芬！你記得嗎！在廣州時候，當敵機侵入市空轟炸時，你不是聲聲句句對我說：不必怕，要鎮定才對！為什麼如今你反而慌張起來。』我所以提起過去的事，目的就是希望她能鎮定下來。

『過去跟現在不同。』吳素芬說：『那時是敵機飛到頭上的空中罷了；現在敵人將踏入我們的家來了。』

『過去與現在並沒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只是你現在做了母親多一層負累罷了。其實這層負累，我和母親絕對能替你解決的，你大可以放心。再說，過去敵機在頭上投彈，更有隨時被炸死的危險，如今敵人還沒有登陸，我們還有時間撤退呢！』我爲了緩和她內心的慌張，就這麼一口氣說了許多話安慰她。

母親和妹妹拿着包袱走進來也慌張地催着說：

『風聲緊了，快逃吧！』

『哥哥，表嫂，不逃恐怕來不及了！』妹妹也驚惶萬狀。

素芬幾乎說不出話，投着晶瑩的眼淚望着我。伸出手，想把我手上的孩子抱回去。所以只說：

『讓我抱罷！』

『不，我代你抱。』

於是妹妹打開大門，母親把它上了鎖後，我們就被捲進人潮，湧到北門的郊外去。但一直往郊外捱到將天亮時，縣城並沒有發生過什麼，在我感覺中比較深的，只是素芬的孩子在我的懷裏，一路啼哭個不停……

八月中秋過後，潮汕區的戰事，已逐漸沉沒下去。就是惠來縣城，除了敵人登陸汕頭後那四五天內風聲鶴唳，鬧過幾次使人發生非常的倉皇外，一直平安無事；連敵機也少在城空出沒，一切幾乎都恢復了常態。

我們因爲少聽見警報，心境安靜了許多，而吳素芬的吃量也日見增加；身體也有起色。不過使人掛心的，就是我們除一個多月前，接過張逸人報告他已抵達曲江的信後，時間又隔了一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的第二封信。所以大家的談話中，一提起張逸人，心裏便產生好多掛慮。

而較後一個月來，素芬的心情也開始惡化了。

有一天，是我替她抱着孩子在庭前石塔散步時，素芬忽然接到揭陽洪小姐的來信。信中除報告她在婦幹所的生活外，並且說她爲了感謝素芬在家時對她的好處，所以當她進婦幹所受訓要報名時，就改名叫『洪懷芬』。

吳素芬一時似乎很高興，可是當她從我手裏把孩子接過去時，剛才那一股高興的神情，

馬上消失了，而換上的竟是憂傷的愁容。她手裏捏着洪懷芬的信，很失望地說：

『逸人到現在爲什麼還不來信？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意外的事情？』

『不會吧！或許他因爲事忙。』我安慰她。可是稍停一下，我却這樣說：『說也奇怪，你一連寄去兩封信，他爲甚會連一封也不回？』

『是呀！』素芬認真地再說：『論日子，這時候應該可以接到他的回信了，但是至今連信的影子也沒有，到底是爲了什麼？怎不使人擔心！』

事實上的確使人擔心的。

因爲這當兒正是吳素芬分娩後的時期，而且汕頭已陷入敵手，潮州各縣已接近淪陷區的邊緣，照理要不是張逸人在工作上大忙特忙，或者已發生了其他的問題，即使他不關心他太太的生產，然而對於地方的情形，至少來一封問候的信也是應該有的。可是事實上恰是相反。所以難怪作爲他太太的素芬，要爲他的消息不明而擔心。但是我本人不便在還未明白張逸人的下落以前而使她增加哀傷。因此，我表現得很鎮定地告訴她說：

『讓我也寫幾封信寄出來，分別由朋友轉給逸人，看看情形怎樣。依我的看法，不會怎樣罷！』

『是的，應該是不會怎樣才對。』

我也重複一句，這麼自己安慰自己說。

於是在幾天內，我們分別寫了好多封信寄出去，然後瞪星望月，一天過一天，總希望從朋友回來的信息中得到關於逸人下落的確訊。

但是一月，兩月又相繼過去，張逸人的音訊仍是杳然。這當兒，大家都加深了疑慮，吳素芬比別人更加煩心，因為連曲江的朋友來信也說：逸人近來的情況不明，甚至我們直接寄給他服務機關的主管當局，也得不到半點的消息。

冬天的氣流嚴封着大地，陣陣的北風，砭人肌膚，漫天下個不停的細雨，使人一步也難離開家門。

吳素芬悶在家裏，由於思念消息不明的丈夫，加以物價高漲，國幣低跌，同時，又適逢是我家的收入日見減少，生活隨着經濟的拮据而惡化困難的時候，於是在營養的不良下，身體慢慢又衰弱下去了。雖然我設盡方法，典當好多東西，希望能使她得到好一點的營養；但是由於物價一日三漲，當來的錢，往往追不上物價，所以對於素芬的健康也彌補不了許多，因而愈加深了她的煩惱。

有一天，下午一點鐘時候，陰森森的天氣，使人增加寒意，我們蜷縮在家裏，呵手呵足。素芬的孩子却啼哭個不停，我明白他所以哭是肚子餓的關係，便帶着身邊僅有的鈔票，

冒着奇寒的氣流上街買米去。素芬一看見我提起籃子，她明白我的用意，忙阻住我說：

『你想糴米去嗎？這一餐，就讓他跟我們一樣吃蕃薯罷！』

『不，早上已吃過了，蕃薯不能耐餓，我還是買米去。』

『這樣累贅你們，真不放心呀！』

『你還講這種話；難道是別人嗎？』

『難得的是姑母的心也跟你一樣。』

『母親早已對我說過很對不住你們母子，因為還不到一年半載，就使你們一同跟我們吃蕃薯，過着吃不飽的日子。』

『其實在這三日徵兵，四日徵糧的苦況下，我們還有兩餐蕃薯一餐粥，已算是幸運了。不幸的是鄉下的農人，十室九空，饑寒交迫，那才慘呀！』

吳素芬深解生活環境的困難，而毫無一點怨語，使我和母親安心了許多，但是由於賦稅的增重與冬情的敗壞，自家所耕種的那兩塊薄田，除去僱工所費後，所存的又是無幾，所以我不得不加緊找其他的工作來做，作為彌補生活的不敷。

結果，我通過一位同學的關係，向縣城的廣東省銀行，領取了廿萬張一元額而斷成兩截的廣東大洋券，回家來粘接，獲取每萬元得二百元的工錢。

由於這時候，市面已通行中央銀行出的鈔票，所以對於地方性的大洋券政府急欲收回，省行爲了集中大洋券，準備向中央銀行對換，所以對於行使於市面後而成爲鈔票半的大洋券，必須使它連接起來，始能彙數計算，有了這個機會，再加上我與負責人有點同學的關係，於是在生活的困難中，便獲得了這一筆的補助。

這時候，我們分工合作，素芬與妹妹負責剪紙條並塗上漿糊，我與母親將上了糊的紙條，把鈔票粘連接起來。如果不是爲着掛慮逸人的安全，我們的生活多有趣味呀！然而，我們還是毫無倦意地工作到深夜。

又是一個晚上，壁鐘已敲過十下了，我家牛欄裏的母牛忽然「哦哦」叫。大家知道牠快要產生小牛了，便提着燈火，一起要到牛欄裏去看個明白，果然是小牛出世了。一時大家很高興，特別是母親更加歡喜。過了一會，我們想停止工作，回房裏休息，母親却要我們多做一些時候，我們都表示同意，這時素芬因恐睡在廳上的孩子着了涼，想把他抱進房裏去睡，那知道引起孩子醒過來，而啼哭不停。母親看見孩子那麼哭，忙走過去撫慰他，口裏並且叫喚道：

『小牛，小牛，不要哭，你母親在這裏。』

我和妹妹聽見母親這麼叫喚還沒定名的孩子爲小牛，不覺哄笑起來，而我竟脫口向母親

這麼開玩笑說：

『媽，你愣了是嗎？爲什麼叫表嫂的孩子做小牛？』

『哦，我竟高興到忘記了。』母親笑嘻嘻說：『因爲我歡喜我家的母牛生小牛，心裏老想着小牛將變成大牛，因爲心裏高興不覺將孩子也叫喚做小牛了。』

素芬聽母親的解釋，因話語的關係，不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問我道：

『姑母和你們到底說些什麼話？』

我將母親叫喚她的孩子做小牛的意思翻譯成國語後，想不到素芬竟這麼說：

『好的，意思並不壞。就讓我的孩子的乳名叫小牛罷，反正他現在還沒有定名呢！』

『真的嗎？表嫂。』妹妹幾乎歡叫起來。

『說過了，就這麼叫他罷！』

我將素芬的意思告訴母親。母親也這樣說：

『很好，小牛就小牛。我家今晚得了小牛，大家都很高興，如今素芬的孩子名叫小牛也很有意思呀！』

說起來也奇怪，被喚叫小牛的孩子不啼哭了；他睜大眼睛看着大家。

我和妹妹不約而同地叫他道：

『小牛！』

吳芬素也露出笑容，似乎已忘記了心上的煩惱。

但是第二天，我與素芬見面時，又發現她的煩惱掛緊臉上。我爲了希望她減輕煩惱於是對她說：

『多憂善感的人，對於自己的身體徒增害處罷了；而心中只有煩惱，對於打探逸人的下落，也是無濟於事的。』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丈夫失蹤了，作爲他太太的人，總是不可能會安心的呀！』

『我十分同情你；不過我希望你的信念要堅強一點。』停了一會我說：『縱然逸人真的是失蹤了；然而只要他不曾是自殺，而爲了他的工作失蹤，在人生過程中也是有意義的，但是，我相信逸人是不會自殺的。』

『是的，他是有偉大抱負的人，怎麼樣也不會自殺的。』

『一個有偉大抱負的人，他只有人民和國家的觀念，反之，對於家庭觀念當然是薄淡了的。』

『這樣說，逸人可能是爲了負起國家的任務，而放低家庭觀念，因而沒有時間，也不想浪費時間來寫私家的信。』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你叫我不必傷心？』

『人是感情的動物，但是儘可能鎮定自己的心是應該的。』

『我爲這件事也檢討過自己。不過自從我回到這裏來以後，不知怎樣，心情總是鬱鬱不安。』素芬畧停一會接下去又說：『我明知存着這種不安是錯誤的，但一經與現實接觸，不安的情緒自然而便在我的心上發生。』

『這是有原因的。』我指出理由來說：『第一，你從廣州一直到曲江，一路來受到國家的召喚，你認清每個人當前的任務，所以你毅然參加抗戰工作，與朋友們一起活動，過着集體的生活，因此寂寞的陰影無從遮住你的心，使你不懂得寂寞。第二，你一回到內地來，便脫離朋友們，離開集體生活，失去信念的支持，所以使你感到寂寞；寂寞一控制了你的心，你的自然可能發生不安。第三，根據生理學家的話，受了孕的婦人，她的心情可能發生變態，而呈現暴躁不安，所以這個時期當然也能增加你的憂鬱。第四，姨母對待你的態度，以及家庭環境的惡劣，營養不良，也是使你傷心的一大主因。第五，生活在戰爭的邊緣，時常在緊張的空氣中過日子；安全又時常受到威脅，再加上逸人的情況不明，在在都是使你發生不安的因素。總之，還是心懷寂寞，情緒低落，因而造成信心動搖。結果空虛的心懷，便充滿着不安的情緒了。』

『是的，這都是其中的原因。』素芬說：『所以最近我想上曲江去，一者可以打探逸人的消息，二者希望恢復以前的生活，至少我可找點工作做。』

『這是可以的，雖然到那邊去，不一定馬上就會有工作，但跟朋友們聯系起來，也比較捱在這裏還好。』

『小牛呢？』

『小牛絕對不能帶出去的。』

『放在這裏是嗎？』

『我們自然會保護他。』

『路費的問題却無着落呢？』

『事情既然決定，路費我們自然要設法籌措。』

『那我就這樣決定先出去吧！』

.....

一星期過去，廣東省銀行的那位同學，在一天早上告訴我，他們行裏的職員，要租一個地方作為眷屬的住所，因為有四位同事的家眷最近要從淪陷區搬回來。

我馬上找吳素芬去，跟她這樣商量說：



『我們目前正在四處找錢，不如將你們張家空着的房子租給他們，向他們先收一年的租錢，便可把它當作你出門的川資了。』

『再好也沒有了，反正我們的屋子空着沒有用，而且沒人管理是會壞掉的。』
於是我們除了留一間，作爲放置自家的東西外，其餘的都租給他們了。

吳芬素收到了租錢，連我替她籌措的，以當前的物價討論，足以作爲來回曲江的車資與兩個月的口糧，於是她一切料理妥當後，便準備出門上曲江去。却想不到三天後她要出門的第二晚上，忽然發生熱病，幾點鐘後，神情變劣，喃喃發出囁語；隔天早上，熱度更高，幾乎不醒人事了。後來經民衆醫院的西醫師診視後，才知道是發生急性腸熱症；好在醫師剛向從香港回來的商人買到一打清毒熱腸針和其他的規甯藥。價錢雖然昂貴，但我不得不將她擬作川資的路費移作醫藥費了，危險才告渡過。

可是從此她的身體更加壞了，臉色蒼白，體力虛弱。出門的事，當然暫時擱在一邊。一直到夏天來時，她才能離開病牀，到石埕外去散步。

這當兒，我奔東走西，到處借貸，希望使她恢復康健，一方面又恐怕她寂寞；悶鬱症加深，所以一有時間，便到她的房間去勸慰她。因爲張逸人一直還是下落不明。而這時候的小牛，雖然有母親和素芬照顧，但也把我的心分去了一半。

素芬一提起她的丈夫來，總是望緊着我暗自飲泣，無論我怎樣勸慰，鼓勵，她仍然還是愁眉不展。

小牛當他的母親愁悶的時候，雖然不懂什麼，但是他已經會「呀呀」叫了。



二十九

日子過得快，張逸人離家已經兩年多了。他的下落一直沒有人知道；關心他安全的人，一直留心他，掛念他；想盡辦法向四方調查，打探。但是人海茫茫，總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如今，他的孩子，小牛已經一天一天長大，假如一天懂得想起爸爸；或者向他母親問起爸爸到那兒去時，作爲母親的，要怎樣說起呢？

吳芬素每逢想起這件事時，便悲從中來。有一天，她便向我這樣說：

『想起逸人，想起孩子，再想到自己，總會覺得人生毫無意義。』

『你太悲觀了！其實人生就是來接受戰鬥的。耶穌爲甚麼要上十字架；他是爲了什麼？你的人生才一開始，就願意敗退下來，你實在太懦弱了！你應該想起昨天的你，就會認得明天的你也是光明的。放棄一切膠着你心上的悲哀，站起來！接受明天或者後天逸人回來時向你的號召！』

那一天，我聽過她的悲觀歎息後，便一口氣，很激動地說了這麼多話來鼓勵她，安慰她。但是任我說盡一切富有激動性的話，她的心情總是一直向零度下冷卻下去；甚至極度失

望地說：

『算了吧！逸人是不會回來了！』

是的，隨着吳素芬的失望，時間帶來了使人更大的失望。如今太平洋戰爭發生了，張逸人的下落，依然還是一個謎。

由於這個謎的不能打開，再加上她的憂鬱老是不能從悲哀中解脫出來，於是便造成了吳素芬的憂鬱症日見加重。更不幸的是太平洋戰爭的後面，又帶來了潮汕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糧荒和災旱。

使人驚奇的是早春多雨的季节，天一直沒有滴下一點雨水；而初夏的大地却燃燒着六月的流火，很快地，河道一時就沒有了水；場地，泥路，硬得變成石頭一般，現出了縱橫交錯的裂縫。路上，沙塵飛揚，幾乎把行人的眼睛封住。田園所有的油蔴綠豆，瓜菓蔬菜，都被火烈的太陽光燒焦。龜裂的田地，都開着饑渴的嘴巴；老天却始終張着赤色的眼睛，日夜對着它們冷笑。

在這情形下，農民爲着要滋潤那幾乎已經變成三合土般的田地，可把秧苗插下去；或使那費盡心血才插下去的禾苗能茁出綠葉來，天邊還漆黑時，他們就扯碎了饑餓的殘夢，爬上水車工作，於是水車狂吼大叫，可是河溝池塘……已被挖得遍體創傷，乾巴巴的殘軀再

沒有一滴水可供車取了。

地主們看見旱象發生，便停止存糧的糶出，人民的糧食來源一缺，奸商們便相繼擡高米價。這麼一來，窮人就被旱災驅上了飢餓線上。於是由於飢餓而捲起的「搶」的風暴就在城郊以及各鄉各里狂飆着。

戰爭帶來了糧荒，旱災又使田園失收，飢餓立即迫使許多人毀去良善的人性。結果在好多偏僻的小鄉村中，一般亡命的傢伙，常常集結三五十人，成為殺人食肉的隊伍。所以活的人只有在家裏白白地等着死；一步不敢踏出門去。單身出門就有被人拖去作食糧的危險；甚至有些地方都斷絕了炊煙，原來是那一家人的煙囪一被發覺有火煙冒出，就有很多人會尋蹤而到，而惹起被搶奪一空的災殃，因為在旱災的摧殘下，數月來所有的蕃薯葉，蕃薯籐，搖鼓樹葉，松柏皮，黃豆壳，嫩樹葉，豬菜，以及豬，雞，狗，死豬肉，死牛肉，等等可以落肚的東西，都被搜盡削盡，吃盡了。

因此無論什麼人，除了特權階級外，都餓得像瘋狗一樣，只要下手拿得到，可以吃入嘴裏的東西，都被羅取搜盡，甚至有不少人已公開地把病孩交換殺食，丈夫殺死妻子，哥哥殺死弟弟食起來了……

由於飢餓的魔鬼圍城一天一天地緊，人民便這樣人食人地掙扎活下去，搞得地方上十室

九空，街頭巷尾，路邊曠野，盡是腐爛不堪的餓斃的屍首；屍身上又盡是千千萬萬數不盡的蒼蠅，牠們從白天到黑夜，嗡嗡叫地滿天飛，統治着這饑餓的土地。於是隨着亢旱與熱度的增高，菌疫也蠢動了，像洪水泛濫一樣淹沒了四方，接着到處發生流行吐瀉症了：吐瀉症的虎烈拉菌，隨着空氣無孔不入地流行輾轉，在縣城每一寸土地猖獗地吃人，結果千千萬萬的生靈，逃過饑餓的災劫，却逃不過虎烈拉菌的虐殺了。

飢餓與疫厲，緊緊地把人民困圍了四個多月，人民度過四個多月，就像掙扎過四十個年頭一樣艱難。

一日，狂風呼呼，天空佈滿着黑雲，接着千千萬萬人所渴望着的雨，隨着大風傾盆而下來了，從飢餓與疫厲的死門關逃生的人，一時忘記了飢餓，丟下了痛苦走出曠野來，緊望那充沛着潤濕的天空，任雨淋，任雨灑，狂呼歡叫。旱熱後的土地喝飽了水變成黑黝黝了，種子很快地茁出土面了。一片千里的赤地，不到幾天，立即變成綠草如茵的原野了。

這當兒，我和母親妹妹，與吳素芬以及她的孩子小牛，都從飢餓與疫病的死亡線上逃命回來。

可是我爲了要救濟一家人的生命，這時身邊是一無所有了，便將我家的屋子，除了草間一座留作自家住外，整座賣掉了。在吐瀉症流行時，因草間狹窄，空氣不夠，恐怕大家容易

受到流行病的傳染，吳素芬和小牛便搬到她自己放傢私的房子去住。

旱災解除後，她們雖然還是住在自己家裏的那個房子，但每天的餐食，不是由我妹妹，便是由我帶去給她們吃。

是年八月中秋的夜晚，我帶了幾樣菜去給她們，素芬一看到我手裏的菜便這樣說：

『今年我們母子能夠活命，完全是姑母和你救活我們的；如今你們又這樣好的款待我們，將來小牛的爸爸真的能夠回來時，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和姑母呢？』

我聽了素芬的話，正想開口叫她不必這麼說。小牛忽然搶先問他的母親說：

『媽媽，爲甚麼常常是表叔帶東西來給我們吃，我們的爸爸到那裏去呢？爲什麼我們的爸爸還不回來呢？』

『孩子，前天媽媽不是告訴你說，你爸爸在外面做事，還不能回來呀！』

『媽媽，你騙我的，你騙我的。』

小牛拉着他母親的手竟哭起來了。

『孩子，媽沒有騙你的，你不要哭！』

但是吳素芬却自己哭泣起來。小牛看到他母親哭，更悲哀地大哭出來，我馬上蹲下去，拉開小牛的手對他這樣說：

『小牛，你爸爸過新年時就回來了。』
但新年過後，張逸人的消息還是一點沒有，我們寄去探問消息的信，也如石投大海一
樣，得不到一點回音。



惠來城，因旱災和疫癘流行，結果赤地千里，哀鴻遍野，每日死人無數，演成地方有史以來未有的大浩劫。

造成地方大浩劫的最大原因，從總的方面來說：由於去年早造的旱災造成全面的歉收；晚造時又發生颶風，一時鹹水突出地面數尺，無論水田和園埔，全面耕地的農作物都被颶風和海潮摧毀，沿海一帶的農民，不止所有的農作物全部被毀沒，而人口，牲畜和房屋的損失也難以計算，於是去年農忙完畢之日，即是縣城開始糧荒的時候。

因為去年海潮浸壞了全面耕地形成壞因，就種下今春不能落種的惡果，加之入春以來，久旱不雨，鹹透了的田地沒有夠足的雨水可以把地質沖淡，當然種子就沒法落地了。再加以老天一直燃燒着烈火似的太陽，於是春耕失時，存糧無多，地方自然而就要鬧糧荒了。

如今，糧荒雖未解決，旱災與疫癘却已經解除了，但是許多人爲的禍害，依然還是存在，諸如：

第一，地方惡霸勾結官僚資本，操縱物價，大事囤積居奇，使到人民購買乏力而依然輟

轉在飢餓線上。

第二，糧食走私漏洞擴大，好多奸商，看見旱災已除，爲了自己的利益，便勾結官僚資本，用特種交通工具，武裝走私，包庇成批成批的糧食由神泉港運到香港去。

第三，地方惡霸和貪官污吏，互相交結，殘害百姓，製造案件，大施苛索刻剝，把人民奄奄一息的生機，不停地要剝奪乾淨。

此外由於政府一面加緊徵兵徵糧，另一面由於日軍壓迫的加重，而激起人民抗日隊伍的活動日漸普遍化起來。

一時，地方上紛紛傳說大南山有游擊隊若干人，又有人說他們的武裝配備雖然太差，但是他們的戰鬥精神却非常旺盛，也有人說他們被政府罵爲「土匪」；但不知道怎樣，廣大的老百姓對那些隊伍的印象却蠻好。

一天下午，我和素芬正在談論這些關於大南山一帶的抗日游擊隊活動情形時，忽然有個年青人送一封信進來，我們一看到信封的筆跡，立刻就知道是逸人寄來的，我一時喜出望外，忙回頭想去叫回那位不認識的年青人來，問他一切，但那人一下子就不見了。但我們並不掃興，忙即將信封折開，信裏這樣寫着：

方向，素芬：

四年來，我一直不給你們通信，我知道你們爲了我不知花了多少精神四處尋找。但我爲了工作上的關係，始終不能寫信給你們。不過我對於你們的生活情形，一點一滴都知道的。可是我絕對不能爲了自己的家庭而放棄自己應該負的責任。

最近，我有一項任務，要到大南山一帶建立抗日根據地，由於旅途的方便，所以我寫這封信告訴你們。

天快要亮了，老百姓或者在明天便可以過着他們理想的光明與快樂的日子了。

如今，我們爲了要迎接幸福的明天，所以我和我的同志們還得加強奮鬥。因此不能順途去看你們。最後，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洪小姐最近一年來投在閩粵區挺進縱隊工作，一切要留心她，最好是少跟她來往。因爲他們的隊伍，近年來變本加勵，處處企圖消滅抗日隊伍，所以一不小心，便會上她們的當。

請你們放心，不要爲我而浪費感情。要知道：只有國家的土地完整，和民族得到自由解放，才有個人的幸福的家。

等着吧！幸福的日子快要到了。

祝你快樂！

我們讀完了這封信，真的快樂到眼睛都流出熱淚來了。

素芬歡喜到抱着小牛起來跳，連聲不絕地叫着：

『小牛呀！你爸爸快要回來了！』

『媽，爸爸要回來了，你爲什麼又歡笑又流淚？』

『媽歡喜到流淚呀！』

『爸幾時能回來呢？』

『最近！最近！』

我也高興到幾乎要發狂了。對小牛這麼說。

三天後，我們還沉浸在快樂的氣氛中。忽然郵差送來了一封給素芬收的信；信封上的筆跡，我們都覺得很熟悉。但一時却認不出是誰寫的。素芬又喜又急，忙把它打開出來，一看到信末的署名才知道是洪懷芬寄來的。她這樣寫道：

素芬姐姐：大前天閩粵邊區剿匪挺進隊，在大南山包剿匪徒的一場戰役中，我以政訓員的身份參加作戰，萬想不到我發槍射擊一位衝向挺進隊司令身邊來的人竟是張逸人，當他倒下去，我忙走近看他時，他已傷得很重了。後來由我的關係，將他送到興甯民衆醫院，但我也受了重傷。如有必要，你

們可以拿我附在右邊的通行證，從速到興甯來面談一切……

『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呀？』

吳素芬看完了信，驚異萬狀地這麼說。

我也陷入沉思中，稍後我對她這樣說。

『事情可能是真實的！』

『逸人來信不是說不要上她的當。』

『但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極大。依我的看法，逸人這次來大南山，所謂挺進隊便會企圖消滅他們，所以就可能有這樣的事發生。』

『她會不會要騙我們到興甯去？』

『她既然有陰謀要害我們，我們在這邊，她們大有辦法來抓我們的，不然一紙公文到縣城來，我們也逃不掉的。』

『這樣說，你應該陪我上興甯去看個究竟。』

『有道理。』

我答應吳素芬的要求，第二天向朋友籌措了夠足兩人來回的路費後，便出發興甯去了。

好容易在興甯的民衆醫院中，我們看見了洪懷芬。她躺在牀上，看樣子，傷勢十分嚴重，身材比過去雖然胖了許多，但這時的精神萎靡，臉色蒼白到使人害怕。

我蹲到牀沿向她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你們先去見逸人後再說。』

洪懷芬的聲音微弱，她伸出無力的手，指着對面的房間，示意我們進去。

我和吳素芬，像弓上的箭，轉頭便向對面的房間衝進去。

牀上睡着的人，果然是張逸人。但是他已像殭屍一樣，頰臉消瘦黯黑，眼睛露開着，但深深地凹下，神色全無，只存下外貌的一點形態而已。

吳素芬愕然，忙即抱起他的手，連哭帶啜，悲痛交集，嚷着說：

『逸人！你認識我嗎？我是素芬！我來看你呀！』

我也蹲下去，懇切地叫他：

『表哥！表哥！』

逸人或許是聽見我們的叫聲，但是他精疲力竭，好像出盡力量，才能移動他那昏黃乏力的眼神望素芬一眼，然後再看我一下，立刻從乾澀的眼眶裏滾出兩滴淚珠後，頭一歪便斷氣

了。

這時候的吳素芬，像企圖挽救將墜落危崖去的人一樣緊張，失措倉皇。她看見逸人斷氣，馬上抱着他，然後，壓低哭聲，悲切地叫喚着。

『逸人！逸人！……』

我像木雞一樣，感慨萬千，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才懂得扶素芬離開逸人的屍首。

踏出房外，我們本能地走進對面的房間，想詢問洪懷芬關於事情發生的經過，但她一聽見我說逸人已逝世了，來不及開口也絕氣了。

第二天，我們看完洪懷芬與張逸人的屍體被當地的善堂收埋後，便帶着萬念俱灰的心回家鄉來。

回到家裏，吳素芬馬上再拿出日前張逸人寄來的信，瘋狂地喊着說：

『中國的天，爲什麼這樣遲還光亮？』

然後連人帶信投到牀上去，悲痛地哭個不休。

『是的，中國的早晨是遲亮的。』

我看吳素芬那樣悲切痛哭，自己也沉痛地這麼喃喃自言自語。

抗日戰爭慘勝後，漫天還是佈滿着重重的濃霧，特別是早晨，東方的太陽還沒出來時，更黯淡到使人害怕。

這一段黑暗可怕的時期，使無數老百姓窒息在死亡線上。

一直到東方射出了強烈的光芒，接着暴風雨過後，天邊才開始簇湧着美麗明朗的雲霞。吳素芬由於天色的轉變，忽然笑靨迎人。那天下午，當她接到她表哥伍志强從廣州寄來的信後，她便恢復了青春的熱情，毅然決定投奔到光明的彼方，去接受一個重新建設人生的召喚。……

小牛聽完了我以上所說的故事以後，他忽然這樣問我說：

『表叔，以後我呢？』

『你嗎？不久也該到你媽那個地方去。』

『那我媽走了，你呢？』

『我……』

我惘然地停了一陣，但最後我終於以堅決的口吻對他這樣說：

『我也將跟着你們一起學習。』



一九五六，六，十六稿於海外

後記

校完本書的最後一頁，我感到非常的快慰。因為幾年來想印行的書，終於付印了。

本書雖然是寫兩對男女大學生的戀愛故事。中心內容却着重在反映抗戰到勝利這一過程的後方社會；表現中國人民生活在抗戰時代中的意識形態，怎樣由積極而轉成低沉，再由低沉而趨向積極，可以說是八年對日抗戰中的一段插曲。

大學生之一的方向，看來好似是作者的化身，其實是個塑造的人物。我所以要塑造這個人物，原因是在抗戰的過程中，我也跟諸如方向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始終未逸出集體的軌道，所以爲了適應題材的措理，我便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反映這作品。

好多人認爲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屬於「慘勝」的，我却認爲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的團結一致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一定還要經過百幾十年的歷史，才會有今日的輝煌的建設。

於是爲了紀念這段由同胞用血寫成的歷史，便成爲本書的寫作動機。

一九五七年三月廿日